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891/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一)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一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一)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荆川先生自序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去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去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札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王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誣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

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為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晟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左編附去

左編附序

歷代史纂左編凡例并引 東浙龍溪外史王畿撰

古今論治者唐虞而下曰夏曰商曰周三代而下曰漢曰唐曰宋二者純駁雖殊均之為膺歷數之傳主持世教而天時人紀方域之故咸賴焉治必有法如方圓之於規矩平直之於準繩斷斷乎不可以無者也時有古今而治乘之治有因革而法紀之道則貫乎治法變通以趨乎時者也夏商周之法備於六經漢唐宋之法備於諸史六經尚矣自漢而下紀載浩穰茫無端緒所謂汗牛塞棟雖強有力者不能徧其說而殫其義學者病焉吾友荆川子乃取歷代諸史纂其有關於治者分為若干類間次錯陳披抹點竄比事以聯畧加標括曰君曰將相名謀言乎摠與輔也曰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纂莽亂方鎮夷狄言乎支也師儒繼承道脉講明治典所係尤重纂諸儒傳而經生訓古文詞筆禮次之言乎儒之餘也隱逸所以風世方技所以備物纂隱逸傳方技傳言乎以無用為用至曠而不可惡也二氏與儒者之學所爭毫髮而迭為盛衰老子沙門之紀蓋基之矣不可以異端而廢也故纂二氏傳終焉其無關於治者盡削弗錄不以為寡其尤有關於治者旁取諸家百氏稗官

野史蒐羅綴輯類以屬之不以爲贅其有一行一節之奇足以爲勸亦錄而存之不以爲瑣噫可謂備矣經二十餘撰凡七易稿而始成編初名史大紀更名史纂左編上下二千餘年世運之興衰人才之淑慝民命之休戚地形之險易利害歷歷如指諸掌不煩探索而得其用心亦良苦哉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時之趨也荆川子是編益求其簡而不可得而意則遠矣其第六稿好事者嘗欲以數十金購而弗與荆川子特挈以授予洎念菴子各藏其半以見生平交誼且識苦心手墨宛然何可忘也第七稿則荆川子所家藏今督府梅林公購梓以傳於世也予與荆川子又慶山中是編每從商訂得其筆削去取之故間亦有折衷之助焉承督府之委每類詮纂數語發以見例用存揚摧王子世新左子升甫博雅好古荆川子入室同志友也督府開館延致屬以校讐之役編中間有訛舛與披竄未竟而辭不相比者二子悉從釐正始復爲完史云世之有志於治者得是編而考鏡焉真如規矩準繩之在手方圓平直有不可以勝用者矣若夫神而明之以幾於道由史而經進於三代之治則存乎人

焉此固荆川子意也

君

荆川子纂帝紀詳於開創之君畧於守成何也重作法也守成非畧也其實散見於各類非關於治者弗錄也纂漢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統也魏與南北朝纂也吳蜀鎮也五胡遼金夷也秦纂列國亦鎮也隋纂外戚亦纂也元纂狄亦夷也纂各從其類也夫創守之君或以恢度或以慎猷或以宏畧或以淵識恭儉果敏明智仁慈未嘗無善而亦未嘗無疵也鑑其善可以明治法鑑其疵可以窒亂源於已取之而已矣嗟乎後世之君未能純於三代皆其天資之相近而未嘗知學也知學則可以語道而三代幾矣三代之學原於危微精一之傳心學也是乃出治之本而凡後世一切之務法術之把持名義之崇飾與夫儀文之表章不與焉此法外意也

相

相之纂有四有開創之相有中興之相有守成之相有被難之相才之所用有小大君之所任有淺深時之所遭有常變而要其業之所就卓乎皆有足觀者然而樂諸古大臣之義所謂斷斷無他技者未知何

如耳夫宰相謂之調和鼎鼐譬諸庖人之治庖五味
備於主人庖人特從而調和之非有所挾也苟挾一
味以與之爭能則反淆矣是故不挾一味者庖人之
職也不挾一技者大臣之業也故曰元首股肱宗子
家相謂股肱則君臣一體矣謂家相則天下一家矣
一體則忘其身一家則忘其家忘身忘家則忘其技
矣此大臣之所以爲大臣也若夫後世之相恃其才
智以與天下爭能至於媚嫉而不能容亦獨何哉

名臣

名臣有五曰節義曰正直曰刑賦曰循良曰能吏此

史纂九例

天

由

皆扶植治體綱維治法宇宙間不可一日無之才也
夫節義正直治體之基刑賦循能治法之幹基鞏則
渾厚之體成幹立則精明之績著治之全也雖然是
猶有迹也有迹猶有待也使其煥然文之以禮樂而
盎然出之以中和并其名而忘之則幾於化矣其進
而擬於三代之英何以加諸

謀

謀之於人大矣哉天下之事未有弗謀而能成者也
謀有善惡君子用之以成其善小人用之以成其惡
謀發於機機者謀之朕也機善則謀臧機惡則謀否

譬諸谷響之應聲有不期然而然者善惡之辨辨諸
此而已矣是故神聖有神聖之機盜賊有盜賊之機
神聖之機則亦神聖之謀也盜賊之機則亦盜賊之
謀也故機慎則謀審機藏則謀深機密則謀不踈機
圓則謀不滯或握其機或竊其機神聖握之以妙應
盜賊竊之以神奸舉不能外也是造化之陰符未嘗
輕以示人故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
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可謂微矣荆川子纂謀臣
自漢留侯而下凡若干人縱閉翕張倚伏變化謀之
臧否言若人殊要皆有得於陰符之髓所謂竊弄造
化者也或者以爲神聖盜賊之機混而爲一孰從而
辨之是不然必爲善必不爲惡人之本心而天之機
也由君子以入於神聖其握而用之乃其天機之自
然而不容已彼小人之爲盜賊則所謂失其本心竊
之而已矣此又古今學術之辨也

將

自問陣之對出於孔子學者遂分俎豆軍旅爲二事
不知此特有爲而言耳觀夫文事武備之請豈真未
嘗學者耶聖人之學不傳儒者徒以雍容肄習盤辟
委蛇爲文而抱桴鼓揮長戈專爲武夫之所守儒者

益損而不講不知雍容盤辟非所以議俎豆而抱鼓
揮戈亦非所以盡軍旅之事也兩失之矣荆川子之
纂將傳也有四自孫武以下凡若而人爲開創之將
皇甫嵩以下凡若而人爲平亂之將庶幾以下凡若
而人爲分鎮之將來護兒以下凡若而人爲禦夷之
將噫凡若而人豈皆武夫盡爲儒者之所損者乎其
間固有委身殉義不二心之臣儒者反有所不能及
者矣孫子十二篇兵家之六經也其言必原諸天而
曰將之道智信仁勇嚴斯五者是即吾儒之德行也
治心治氣即吾儒養心養氣之旨也無智名無勇功
即吾儒忘己之實也其君信吾說則從不信吾說則
去即吾儒進退之節也審若是將之爲將是即吾儒
之俎豆也顧可專以軍旅之事少之乎獨其所謂詭
道之說爲儒者所不恥不知詭者詭秘不可測之義
非若後世欺幻險譎有如狙詐之術也但孫子之書
專務用兵一事而發而吾儒之學則爲經世大全耳
學者試觀諸將之用兵而恭以吾儒之所學設若身
當其事周旋於軍壘鉅犖之間千百年得失成敗之
故可指諸掌而得矣

石

婦人之道以順爲正不順則逆而入於邪嘗觀自漢
以下歷代之后其輔理承化而賢者皆其順而正者
也其篡弑亡國奸婢淫縱廢立專制而不肖者皆其
逆而邪者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其賢其不肖豈皆
婦人之自爲哉其機亦係於所感而然耳男牽欲則
失其剛女狙悅則忘其順由感之不以正也爲人君
者可以鑒矣

戚

自古人臣未有無功而能久叨祿位者也庶民以力
代食工以事稱餼况於人王之恩澤可無故倖致耶
外戚之家素無累積憑藉椒房之寵窮富貴而不以
功謙盈之戒道家所忌也間有賢者懷托舊恩不敢
縱恣競競自持得以保全其身家幸矣若夫假竊主
威以行其篡奪之計不至於流竄誅滅特湏時耳

儲

儲爲天下本不可無素教豫養之術其法肇於虞而
脩於周虞周之法命典樂以教之立師傅以諭訓之
擇左右以維翼之養其中和之德示以仁愛孝敬之
道不使有技能之雜異物之遷所謂童蒙之吉也代
理承化綿歷有道之長其機實原於此自漢而下此

義不明一切教養之具廸輔之人與古法正相反而欲望化理之隆國祚之永是歟其本而求枝葉之茂也豈直氣數之使然哉為人君父者觀此可以為殷鑒矣

宗

後世宗室即古同姓諸侯之義以分則親以位則尊以体則神明之胄也夫分親則易以挾位尊則易以抗神明之胄則材智易以有為勢使然也自漢以下之宗室其賢而有禮如劉章劉德劉向劉倉司馬承李石趙汝愚輩能幾人哉夫以可為之材智憑挾抗

史纂九例

八

八

之勢而乘之以不肖之心寵之過則為惡為亂為擅權為篡繼懲之過則抵於難亦勢之所必致也夫虞之於有痺周之於魯衛封同姓之律令也使吏治之命卿以佐之其賢也使之夾輔王室而不過於寵其不肖也親愛之以富貴防之以禮使不得有為於其國而不過於懲不廢法不傷恩庶乎其可也已

宦

宦者之設其來尚矣閹人守禁寺人守宮職主掖廷永巷之間安其分之所為未嘗使之與政三代以上無閹宦之禍者以此後世人主視為私家之人悅其

媚已也故忘其言是非利害之機不惟任之以政且授以兵權而不疑口含天憲身寄國命忽其無能為而不知擅權逆節之漸無窮之禍其端實肇於此其間豈無挾然自愛不緇於習如呂強馬存亮張承業輩之賢者乎譬諸烏喙之液雖時有活人之功終非常服之劑要在人主過防其漸有以制之而已雖然此輩雖非全氣類亦相同利害未嘗有異於人特膠於夙習偶未之覺耳人主苟視以為同類不忍過為之防慎選師模朝夕以訓迪之擇其左右常侍之可與言者開其是非之本心使脫然知安分之為利而擅逆之為害此輟禍為福之機情志專良不為私媚人入務為自愛固將進之以稀苓也豈曰烏喙視之已乎

史纂九例

八

九

幸

孟軻氏有云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歷觀漢唐宋幸佞之臣重有感焉人情之好必有所溺則因其所好而投之况人君之情投之者衆或以嬖或以權或以方術或以聲玩事雖不同一有所溺其為喪善均也故古之賢君慎選綴衣常侍諄諄於警御之箴其慮遠矣

奸

荆川子纂奸臣之傳有七有深謀秘計移人之柞於枉席之間者有逢迎主上之惡以至於喪亂者有竊主上之威福而私便其身圖者有志於私交希寵以妨嫡嗣者有導主上以侈而竭民之財者有道主上以暴而戕民之命者有視君爲奇貨挈以授人而陰享其利者斯七者人主之蠹也夫國之有奸猶木之有蠹木之腐也生理先蹶而後重生之國之弊也紀綱先瀆而後奸入之勢使然也夫勢有輕重力有難易不能審勢量力辨之於早而徒欲反之於既重之

纂

後亦見其難也已

十一

纂

自古篡弑之臣其初皆有大功於王室而卒至于亂者何也說者謂功高則忌勢逼則危機會相軋動于利害之私相激以至於此非其本心也是不然當其始事之時已萌覬覦區區建立藉以壓服人心正欲遂其僭竊之圖耳豈純心於王室者哉不原其心而泥其迹使此輩得假之以文奸可嘆也已

亂

亂之生必有所從始兆於微而成于著蓋由上下漸

於晏安互爲蒙蔽小盜不輟馴至於大或藉奸妖或假符命跨都越郡充斥郊畿卒至於蔓延而不可救譬諸水火不能塞於涓涓熄於星星及其燎原赴海之勢已成乃欲從而遏滅之不可得已知微君子尚知所慎也哉

莽

天道後舉者勝莽者草昧之豪傑此皆關於天道先時而躁動者也

鎮

分鎮即古封建之遺故諸藩諸侯纂爲一例夫爵祿

纂

後亦見其難也已

十一

纂

廢置生殺予奪先王所以馭諸侯之八柄也魯自唐室中衰德威不競世主務爲姑息偷取一時之安几節度使易置委使境上徇之行伍而授以節鉞八柄遂移於下至使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不惟不治其罪因以其位畀之甚至諸鎮連結以拒朝命莫敢誰何積衰之敝至此勢殆不復可爲矣然一旦世主念其下移思欲挈以還之於上赫然整兵不挫於群議諸鎮莫不帖然効順或興疾討賊或歛手削地奔命乞生之不暇數十年竊據之區悉歸版版此豈諸鎮之有異叛於前而服於後哉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故耳嘗聞之封建不可復而封建之意不可不知也夫鎮一也或以叛或以服或以逆節或以順軌治亂之機係於人而不係於法由於所處而不由於所制此封建意也論者不揆其本而泥其迹故謂封建為私郡邑為公至援衰周問鼎中肩之事與漢唐晉魏延促之故以實之使先王至公至仁之心反蔽於卑瑣之私智是何異優寸木而劣岑樓懲干戈之害并欲銷刃而弭兵也

夷

中國之有四夷如陰之有陽晝之有夜惟視其消長

聖賢九例

天

主一

之漸以為盛衰固不能子然使之盡無也陽者陰之主也晝者夜之主也中國者四夷之主也得其主則安不得其主則危得其主則治不得其主則亂是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程物貢嚴內外或脩政以禦之或昭德以綏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使中國恒為主以賓四夷此制禦之常道也苟忘內外之辨失賓主之義而昧於治亂安危之機過者窮兵以勤遠畧不及者弛備以召內虹或失則暴或失則靡強弱雖殊其為失策均也古云禦戎無上策周得中策秦無策焉夫天子有道則四夷為之守所謂上策非耶有天

下者尚知所從也哉

儒

孔氏儒之宗也及門之徒雖同尊孔氏同志於仁而其所從入之途不能以皆同有從德性而入者有從聞見知識而入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已孔門好學莫如顏子其曰不遷怒不貳過若無以異於人然聖人之蘊賴之以發何也夫道在反求而學貴於未發於意即覺而能不貳不遷不貳不遠之復聞見知識皆此心之應逮所謂從德性而入者也子貢子張之

聖賢九例

天

主一

三言主

徒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竊於外助發以求其至所謂從聞見知識而入者也顏子譬之自寶其所有諸子則未免從旁求丐於人也夫子獨以仁許顏子而於諸子未嘗輕以與之非優於此而劣於彼質有相近而學亦因之無言之警闕疑闕殆之誨固將以要其所至也粵自顏子歿而聖學亡聞見知識易於秦泊子貢子張一派學術遂流於後世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反為儒者之所病蓋千百年於茲矣沿至有宋真儒迭興濂溪以無欲為學聖之要明道以兩忘為定性之則可謂載發其蘊矣龜山上蔡豫章延平諸

儒求觀未發以前之旨淵源相守以為學脈傳至考亭學始一變為學之方在於讀書窮理而居敬以為之地槩諸濂溪明道之所傳未知何如也考亭以象山之學專於尊德性而畧於道問學而疑其入於頓悟象山則以為既無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而疑其流於支離同異毫厘之間虛心以求必有能辨之者矣伊川之方嚴橫渠之妙契多得於明道之益然皆未免以質之所近為學堯夫經世之學可謂安且成矣而要其所至亦教外之別傳也夫千古論學以孔氏為宗善學以顏子為的所謂師道也達之則為

史纂九例

天

甫一

經史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經與史一也義皇之世事尙無為堯舜之時人文始著三代之隆治化熙洽列國之統名分垂滴自漢以下純駁雖異而道未嘗亡故易即義皇之史詩書禮樂即唐虞三代之史春秋即列國之史而後世之史亦即漢唐宋之經也儒者之學根於心率而由之之謂道舉而措之之謂事道與事

一也傳經纂史之士不得於心汲汲於訓詁敘論之間以自附於文學之科則亦枝葉而已矣儒者不貴也

漢儒傳經綴拾補輯於煨燼之餘說者謂六經賴之以明殊不知千古精義潛以世儒之臆說讀者眩於疑似無所折衷六經反因之以晦夫人心自有全經無明無晦祖龍之火所不能焚至於今未嘗亡也苟有見於三代之學雖無春秋亦全也有見於唐虞之學雖無詩書禮樂亦全也有見於義皇之學雖無三聖之易亦全也先儒謂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噫安得

史纂九例

天

五

忘言之士與之共語六經也哉

執權衡然後可以較輕重未有是非不公於已而能辨乎人之是非者也孔子作春秋以其是非之公加以筆削所謂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我無容心焉後世之史取法春秋而遷史為之冠觀其叙孔氏世家胥屑於商羊洋實枯矢專車之辨以為聖之為聖止於該博而已故其為史亦惟務於該博而於先後進退貴賤之間是非頗謬於聖人多失之誣罔史以下是非之謬太畧類此是徒知輕重之當較而不知由於權度之當否也雖然諸子亦皆史才千百年行

事之迹賴以考鏡儒者所不能廢也顧可少哉

文詞 附字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椀華爲鞠莫不有法而况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乾坤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三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曆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韓柳歐蘇諸君子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用其

要義備

天

志

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大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此荆川子意也

言之精者爲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叙述論議之文揆事證理臺臺諄諄千百言而不能盡者夫詩之爲教抽微繹眇托諸形容繞以數語發之而千百言不能盡之意已躍然得之於諷詠之餘所謂以神用也原其本在於陶寫性情而要其所至可以輔相皇極而乎格鬼神小技云乎哉苟徒辨體裁工鍛鍊拘拘於

四聲八病剛柔輕重之節技而已矣非深於詩者也字心畫也八卦肇始六畫闡義群籍賴之以傳萬民賴之以察字之爲用大矣况夫點畫含性情顧盼存血脉穆穆熙熙之道儒者亦有取焉顧可少哉故曰游於藝

隱逸

隱逸所以風世仲連而下諸君子或默或語或遠或近或閉而縲或混而潔雖所趨不同要之皆有入聖之資得孔氏爲之依歸當不在雍閔求賜之下惜乎聖遠教衰未免各就其資之所近以遂其冲虛恣縱高尙之志螻屈於野而龍光於朝所謂以無用爲用止於風而已矣可爲世道深慨也

史纂九例

天

志

烈婦

婦人未嘗學問知禮義而一念從容之死不變其全節懿行有士人所不能及者何也夫禮義根於心學問之道非專於讀書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要其至察乎天地而已矣知此則知古人之學矣

方技

荆川子意若曰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

也說者猶以為折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為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箴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牀碎細皆儒者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為贖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畜德不善學者因之以溺心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以為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纂方技傳

釋

史纂凡例

六

大

佛教之盛由於聖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經常道也其在於人謂之恒性乃上帝所降之衷人之所同有無有不善者也蘊之而為四德發之而為七情施之而為五倫參贊天地發育萬物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盡此者謂之聖復此者謂之賢悖此者謂之不肖同此則謂之同德異此則謂之異端一也以其無思無為故謂之寂以其不可觀不可聞故謂之微以其無物故謂之虛以其無欲故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故謂之覺而要其所歸不

出於無之一言曰寂曰微曰虛曰靜曰覺皆其異名也天下之有皆生於無無者有之基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聖學之宗也是故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應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學譬之規矩未嘗有方員而天下之方員皆從此出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孟軻氏以反經為已任發明性善之旨正人心息邪說自謂有功於聖門軻死而其傳遂泯異端起而大義戾矣漢之儒者昧於自反徒以訓詁為學補綴張皇考訂於形名器數之末掇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為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為世法不知以無為用群然自信以為聖人之學在是矣而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可復見是蓋泥於方員之迹遂以方員為規矩不能適變而規矩亡矣彼佛氏者窺見吾儒學術之弊奮然攘臂其間竊取吾聖學之精義據之以為已有凡古聖賢已行之迹一切掃歸於無將并其方員而棄之而為吾儒者齟齬自守拘滯於形器之中終身煩苦而不自覺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殊不知佛氏所謂虛寂本吾儒

史纂凡例

六

九

之故物彼特竊而據之爾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畧
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
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瓊宮瑤宇耗財蠹物以爲
家國之害者韓愈氏歐陽氏原道本論欲以虛聲嚇
之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儒之學主於經
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辨者矣有謂耽
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於斷滅者
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夫佛氏
慈悲喜捨普度無邊衆生雖身命有所不惜未嘗自
私也偏於虛靜乃二乘見解上乘之禪從塵勞煩惱

史纂凡例

六

三

中作佛事於衆生心行中覓佛法未嘗厭動而有所
偏也最上乘之禪亦以斷滅爲外道於念離念即情
忘情不即不離是究竟法未嘗欲絕而去之也經有
何過何妨於誦只此不立便是文字之相出息不泯
衆緣入息不居陰界是爲轉經要法不能心悟反爲
法華所轉始落言詮耳其也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而
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有其國弁其神聖之法而
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國而不知神聖之法固齊國
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何以異此善乎文中子
之言曰佛爲西方聖人中國則泥戾幾足以盡儒佛

之辨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
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
相生所謂方員之至也佛氏之教名爲無不周偏實
則外於倫理欲使萬物同歸寂滅并其方員之迹而
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所謂泥也其理
彌近則其辨彌微所謂毫髮之差存乎心悟非言說
知解可得而議其崔畧也彼佛氏之精義皆吾儒之
所有而佛氏之病則吾儒之所無使爲吾儒之學者
明於虛寂之體以無爲用盎然而出之修四德和七
情叙五倫人人務爲聖賢不忍安於不肖之歸正吾
之經以興民行萬物訴合天地將爲官焉此千聖經
綸之實學萬有生於一無萬邪歸於一正雖有佛氏
之教將如燭火之於日月無所用其明矣又何暇與
吾儒爭衡而迭爲盛衰也哉故曰佛氏之盛由於聖
學之不明非佛氏之罪也

史纂凡例

六

世

道
性者靈虛寂照之體生天地宰萬物歷萬劫而不壞
者也性無方所善於隨物必有術以攝之始能固而
常存命者升降消息之機所以攝性而全其不壞之
體者也性非命則蕩爲精魂命非性則滯爲幻魄未

常相雜一也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之一之宗也復曰常常曰明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是義也大易言之詳矣要其所歸不出於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幾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修身邊事所謂觀竅也情歸於性是為還丹所謂觀復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於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夫老氏雖以鍊養為宗其微辭原於大易未嘗詭於吾儒之教孔云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孟云善養浩然之氣無者無聲無臭之密機善養者勿助勿忘之妙用是即吾儒之藥物火候所謂極臻乎性命之奧者也後之養生者雖皆本於老氏未免似是而非并老氏之旨而失之下者往往旁門曲見狗象執有講張變幻以求長生而其上者以無為為宗得其神氣出入之機守之以至於忘而後為妙雖非旁門幻術要亦所謂衛生之經而已其於老氏之隨得與否未知何如也荆川子纂道術自尹喜而

下凡若干人大都制鍊魂魄出入有無皆彼家所謂得其術者叙其遷化之期多者百餘年少者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而止了緣修幻住世和光幻滅緣消超然而逝如此而已矣雖彼家有五品仙道之說要多寓言未足據也然則所謂長生久視之道果何所指耶列子曰天下治亂古猶今也五情皆樂古猶今也四体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恨其多况久生乎此古今一大疑事噫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不壞之旨也哉

釋道

自聖學無聲無臭之旨不傳於世世之為二氏之學者往往徃徃狗象執有墮於一偏之見并老與佛之旨而失之非特儒者為然也無中生有範圍三教之宗道之奧也今之儒者類能主張是說以為聖學之旨在是矣而復泥於無方無體之見措之應感徃徃蕩而無歸其與所謂沉空罔象者亦無以異聖學何由而明乎夫道雖無方所而實有專翕之體以為直闢之機所謂有無相生也譬諸日月運行精華所聚實有貞明之體始能得天而久照而本無方所之可求也知此則知聖學之宗傳而二氏毫厘之差始可辨矣

歷代史纂左編目錄

第一卷

君

漢高祖 附田儋 盧綰 彭越 陳豨 吳芮

第二卷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秦左編

目錄

一

李

第三卷

光武

附隗囂 公孫述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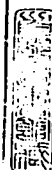
靈帝

獻帝

第四卷

唐高祖

第五卷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秦左編

目錄

二

李

第六卷

宋太祖

附李筠 李重進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顯皇帝

第七卷

相之一 開創

漢蕭何

東漢鄧禹

曹參

諸葛亮

第八卷

諸葛附傳

張溫 杜微 法正 關羽 孟達
彭萊 蔣琬 廖立 李嚴
諸葛瑾 來敏 費禕 董允
許靖 劉巴 李鴻 何祜
魏春秋 諸葛亮 諸葛瞻

隋高頴

唐劉文靜

房玄齡

杜如晦

卷之八

目錄

三

四

第九卷

宋趙普

元耶律楚材

廉希憲

劉秉忠

第十卷

相之二 中興

漢周勃

霍光

晉謝安

郝鑒

王導

第十一卷

唐朱敬則

婁師德

張柬之

李昭德

狄仁傑

房琯

第十二卷

唐李泌

附記多

陸贄

附記

第十三卷

宋李綱

上

第十四卷

宋李綱

下

第十五卷

卷之九

目錄

四

五

宋范宗尹

朱勝非

呂頤浩

趙鼎

第十六卷

宋張浚

附李寶魏勝

虞允文

第十七卷

相之三 守成

漢申屠嘉

公孫弘

魏相

丙吉

東漢伏湛

宋弘

馮勤

帝昞

第五倫

袁安

黃瓊

晉王處

何充

蔡謨

第十八卷

唐魏徵

王珪

馬周

郝處俊

魏元忠

第十九卷

唐姚崇

宋璟

張說

蘇頌

史纂要編卷

目錄

五

部

盧懷慎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楊綰

崔佑甫

姜公輔

第二十卷

唐杜黃裳

李吉甫

李揆

武元衡

裴垪

裴度

李絳

李藩

韋貫之

第二十一卷

唐李德裕

鄭榮

第二十二卷

宋沈倫

李昉

宋琪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李沆

向敏中

畢士安

寇準

第二十三卷

宋王旦

李迪

史纂要編

目錄

六

王曾

呂夷簡

第二十四卷

宋杜衍

文彥博

范仲淹

第二十五卷

宋韓琦

富弼

第二十六卷

宋王安石

附呂海

鄒俠 唐介

第二十七卷

宋司馬光

呂公著

蘇頌	陳俊卿
杜範	元哈刺哈孫
康里脫	
第二十八卷	
相之四 <small>被難</small>	
漢蕭望之	王嘉
後漢楊震 <small>附奇秉賜 疏修</small>	李固 <small>附子燮 王成</small>
第二十九卷	
後漢陳蕃	王允 <small>附王宏 趙載</small>
晉張華	宋袁粲
唐褚遂良	杜讓能
鄭畋	
第三十卷	
宋范純仁	韓忠彥
呂大防	文天祥
家鉉翁	元脫脫
太平	
相之五	
宋徐美之	傅亮
謝晦	
第三十一卷	
名臣一 <small>節義</small>	

漢蘇武	龔勝
晉周處	唐安金藏
顏真卿	段秀實
劉蕡	宋劉安世 <small>父航</small>
鄒浩 <small>附田哲 曾美</small>	王回
第三十二卷	
宋陳瓘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第三十三卷	
名臣二 <small>正直</small>	
漢汲黯	魏陳群
杜畿	山濤
北魏高允	高閭
唐白居易	
第三十四卷	
宋錢若水	王禹偁

張方平	范鎮
范祖禹	崔與之
遼耶律屋質	
第三十五卷	
名臣三 刑賦	
漢張釋之	唐徐有功
魏李悝	漢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史纂要編	九
第三十六卷	
名臣四 循良	
漢文翁	龔遂
黃霸	韓延壽
東漢卓茂	魯恭
名臣五 能吏	
漢張敞	尹翁歸
趙廣漢	尹賞
北魏李崇	宋張詠
第三十七卷	沈括

謀臣一	漢張良	北魏崔浩
符秦王猛		
第三十八卷		
謀臣二		
楚伍員	秦商君	
燕樂毅	東周蘇秦	附代厲
秦張儀	陳軫	
魏犀首	趙虞卿	
秦范雎	韓韓非	
史纂要編		
第三十九卷		
漢陳平	酈食其	
陸賈	婁敬	
叔孫通	賈誼	
晁錯		
第四十卷		
魏荀彧	附記	子粲
荀攸		
賈詡	鍾繇	
程昱	附孫臏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吳魯肅
蜀龐統	法正
第四十一卷	
晉江統	溫嶠
宋劉穆之	齊蔡興宗
北魏李元忠	北齊杜弼
第四十二卷	
周蘇綽	後梁敬翔
後唐郭崇韜	後唐龍敏
石晉桑維翰	後漢安重誨
史纂要	太昌錄
後周王朴	元郝經
第四十三卷	
將之一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魏吳起
秦王剪	齊司馬穰苴
漢韓信	東漢馮異
第四十四卷	
唐李靖	金宗翰
宗弼 附阿骨打子	元木華黎
伯顏	阿朮

第四十五卷	
將之二 平亂	
東漢皇甫嵩	唐李光弼
郭子儀	張巡
許遠	李晟
馬燧	渾瑊
第四十六卷	
唐韓游瓌	高駢
宋趙范	元察罕子擴廓 附汪同陳生疏
董搏霄	
史纂要	太昌錄
隋周法尚	唐高仁厚
第四十七卷	
將之三 分鎮	
山趙廉頗趙奢 附蕭相如	秦白起
西魏韋孝寬	宇文憲
唐李抱真	
虬齊田單	東漢耿弇
第四十八卷	
河漢周亞夫	東漢寇恂
唐李愬	李光顏

元阿禮	
東漢吳漢	蜀關羽
張飛	姜維
魏鄧艾	宋王全斌
吳玠	吳璘
余玠	元來阿八赤
拖雷	
第四十九卷	
湖廣後周于謹	唐李孝恭
宋孟珙	
魏張遼	吳周瑜
呂蒙	陸遜
第五十卷	
南齊吳陸抗	晉羊祜
杜預	王濬
謝玄	隋賀若敦子弼
宋曹彬	
湖廣元阿里海牙	
雲南元兀良合台	
浙江元唆都	

東元李恒	
第五十一卷	將之四集夷
東隋來護兒	唐劉仁軌
魏牽招	
北夷趙李牧	漢衛青霍去病
隋長孫晟	唐郭震
裴行儉	王陵
張仁愿	
第五十二卷	
北夷宋李允則	高瓊
种師道	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劉錡	
第五十三卷	
西夷漢張騫	李廣利
陳湯	東漢王超
元巴兒朮的斤	
第五十四卷	
西夷漢趙克國	東漢鄧訓

虞詡	
晉馬隆	唐王忠嗣
韋臯	宋曹瑋 <small>附孫樵書田將軍事</small>
第五十五卷	
西夷宋种世衡	王韶
南夷東漢馬援	宋狄青
第五十六卷	
后之一賢	
東漢馬后	鄧后
唐長孫后	宋杜后
史纂要編卷 八 目錄	
曹后	高后 <small>附郭二主</small>
后之二 <small>纂就</small>	
漢呂后	唐武后 <small>附吉頊</small>
韋后	
第五十七卷	
后之三 <small>如悍</small>	
漢趙后 <small>附張放</small>	唐張后
宋李后	
后之四 <small>亡國</small>	
陳張貴妃	北齊馮叔妃

唐楊妃	
元奇后	後唐劉后
后之五 <small>廢立</small>	
趙倡后	漢王后
傳后	北齊婁后
隋獨孤后 <small>附陳夫人</small>	
后之六 <small>廢繼</small>	
晉賈后	後魏胡后
元順宗后 <small>附卜魯罕后</small>	
后之七 <small>專制</small>	
史纂要編卷 八 目錄	
後漢梁后	宋劉后 <small>附劉妃</small>
第五十八卷	
后之八 <small>被難</small>	
晉褚后	漢許后
魏毛后	晉羊后
唐王后 <small>附武妃</small>	郭后
宋孟后	
金徒單氏 <small>附定哥阿懶等海陵混亂</small>	
公主 <small>一賢</small>	
宋荆國主	

公主二 <small>惡</small>		宋江敷讓婚表		唐太平主 <small>附楊后</small>	
安樂主		第五十九卷		戚之一賢	
漢竇長君		史丹		馮野王	
陰興		東漢樊儵		晉楊琇	
庾亮		褚裒		唐吳淑	
宋楊次山		李遵勗		第六十卷	
戚之二 <small>集</small>		王莽 <small>附元后</small>		第六十一卷	
隋楊堅 <small>附子廣李密機</small>		第六十二卷		戚之三 <small>極權</small>	
漢上官桀		東漢竇憲 <small>附竇后</small>		梁冀	
晉楊駿 <small>附齊王攸</small>					

唐楊國忠 <small>附哥舒翰</small>		遼蕭胡覲		金唐括辯	
戚之四 <small>被難</small>		東漢竇武		何進	
宋王景文		唐王同皎		第六十三卷	
儲之一賢		東漢劉疆		唐李憲	
元甘麻剌		儲之二 <small>過</small>		宋劉劭	
後魏拓跋紹		唐李建成		第六十四卷	
李元吉		儲之三 <small>難</small>		漢劉據	
吳孫和		晉司馬遼		唐李承乾 <small>附李泰</small>	
隋楊勇 <small>附楊秀</small>		李忠		李弘	
李重俊		李瑛		儲之四 <small>危</small>	

南齊蕭贍見荀伯玉傳北周宇文贇

第六十五卷

宗之一賢

漢劉章

劉德

劉向

東漢劉蒼

晉司馬承

唐李石

宋趙汝愚

宗之二寵

漢劉武

魏曹植

賜曹幹詔

史書左編卷

八目錄

九

史書

第六十六卷

宗之三篡弒

宋劉彧

齊蕭鸞附諸王

陳陳叔陵

遠察割

宗之四惡

漢劉襄

劉非

劉越

劉旦

劉胥

劉宇

劉欽

東漢劉荆

劉英

第六十七卷

宗之五亂

漢劉濞

劉將閭

劉長劉安

附伍枝

第六十八卷

晉司馬亮

瑋

倫附石苞于崇

罔

又

穎

頤

越

宋劉義宣

唐李重福

史書左編卷

八目錄

千

史書

李璘

元海都督娃

未察傳

第六十九卷

宗之六掃權

吳孫綝

晉司馬道子

宋劉義康

宗之七繼統

漢劉賀

劉興

魏曹宇

附魏明帝詔

宋趙宗實

趙子偁

宗之八

漢劉勝	齊蕭晃
宋趙佖	
宗之九難	
北齊高浚	高百年
高儼	唐李上金
李素節	李俊
李係	李輝
李湊	李溶
李成美	李永
李滋	李裕
史纂左編	主
宗之十異姓	
梁蕭綜	
第七十卷	
宦之一賢	
後漢呂疆	唐馬存亮
後唐張承業	
宦之二擅樁	
秦趙高	漢石顯 <small>附孟充饒</small> <small>京房</small>
後漢孫程	單超
侯覽	曹節王甫 <small>附李膺</small> <small>朱穆</small> <small>范滂</small>

張讓趙忠	唐高力士
宋閻文應	任守忠
梁師成	楊戩
第七十一卷	
宦之三禁兵	
唐竇文場霍仙鳴	俱文珍
仇士良	
宦之四逆	
後魏宗愛	唐李輔國
王守澄	劉克明
史纂左編	主
劉季述	韓全誨張彥弘
田令孜 <small>附崔胤</small> <small>韓偓</small>	
宦之五外兵	
唐楊思勗	魚朝恩
程元振	吐突承璀
楊復恭	宋王繼恩
童貫	
第七十二卷	
幸之一嬖	
漢鄧通	董賢

唐張易之昌宗

幸之二權

宋戴法興

阮佃夫

齊茹法亮

茹法珍

陳施文慶

北齊穆提婆

隋裴矩

封倫

宋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第七十三卷

幸之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史纂左編

八

三

何思芳

唐蘇嘉慶等

宋林靈素

元八思巴等

幸之四聲玩

唐樂工

蘇佐明

五代伶官

宋王黼

朱勔

第七十四卷

奸之一潛集

秦呂不常

楚黃歇

奸之二亡國

秦李斯

漢張禹附朱雲

孔光

劉歆

魏劉放孫資

晉賈克

齊褚淵

王儉

蕭詵

江祏

蕭坦之

第七十五卷

梁沈約

范雲

北齊王晞

周鄭譯

劉昉

隋楊素

史纂左編

八

三

何思芳

唐許敬宗

李義府

李勣附子敬業

裴炎

元燕帖木兒

第七十六卷

奸之三擅權

吳張布

唐李林甫附韋堅 杜有鄰 楊慎矜

元載

盧杞

王叔文

李訓

崔胤

第七十七卷

宋丁謂		夏竦	
王欽若 <small>附卦禪</small>		呂惠卿 <small>附陳升之</small>	
蔡確		邢恕	
章惇 <small>附記</small>			
第七十八卷			
宋曾布 <small>附陳次疏</small>		蔡卞 <small>附陳次疏</small>	
蔡攸			
第七十九卷			
宋黃潛善汪伯彥		秦檜	
湯思退		韓侂胄 <small>附華岳王居安并附論記</small>	
第八十卷			
宋史彌遠 <small>附楊后鄧若水</small>		賈似道	
史嵩之			
奸之四 <small>害儲</small>			
漢江克			
北齊祖珽 <small>附斛律光</small>			
第八十一卷			
奸之五 <small>聚斂</small>			
漢孔僅		唐裴延齡	

皇甫鏞		元阿合馬	
盧世榮			
奸之六 <small>酷吏</small>			
漢張湯		唐酷吏	
吉溫			
奸之七 <small>賣國</small>			
三國譙周		晉王衍	
五代馮道		宋陳宜中	
第八十二卷			
燕子之		漢曹操 <small>附子孫</small>	
第八十三卷			
魏司馬懿 <small>附子孫</small>		諸葛誕	
第八十四卷			
宋劉裕 <small>附子孫</small>		齊蕭道成 <small>附子孫</small>	
第八十五卷			
梁蕭衍 <small>附子孫</small>		王僧辨 王琳	
陳陳霸先 <small>附子孫</small>			
第八十六卷			
北齊高歡 <small>附子孫</small>		北周宇文泰 <small>附子孫</small>	

第八十七卷

梁朱溫

南唐徐溫李昇

周郭威柴榮

第八十八卷

亂

漢董卓

附董卓部

呂布

晉王敦

附甘卓

桓溫子玄 附王恭

第八十九卷

北魏爾朱榮

梁侯景

隋宇文述宇文文化及智及

中附雲定興

史記卷

八

毛

列

第九十卷

唐安祿山

史思明

第九十一卷

唐僕固懷恩

附來瑱 梁從義

李希烈

朱泚

附李忠臣

李懷光

第九十二卷

宋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

吳曦

元李璿 附王文統

李羅

漢莽何羅

金大興國阿里出虎僕散忽土

金訖石烈

元鐵失

第九十三卷

莽

秦陳勝

項籍

隋李密

竇建德

東漢劉盆子

張角

張魯

晉孫恩

後魏破六韓

隋宋子賢

第九十四卷

史記卷

八

天

夏

唐龐勛

黃巢

宋李全

嚴實

第九十五卷

鎮

燕 附荆軻

田齊 附孟嘗君

魏 附信陵君

第九十六卷

趙 附平原君

韓

楚

秦

第九十七卷

東漢公孫瓚

袁紹

劉備 附子禪

第九十八卷

東漢孫堅 附子孫

第九十九卷

唐李懷仙朱滔

劉惔濟總

張弘靖

朱克融李載義張仲武

劉守光

成德

李寶臣子惟岳

王武俊孫承宗

王廷湊孫銘

張孝忠

秦左襲

八

无

烏仲胤

楊朝盛

王處存

石晉安重榮

第一百卷

魏唐田承嗣 附悅緒季安

田弘正 附子布

史憲誠何進滔

羅紹威

后梁楊厚

石晉范延光

附錄 唐蕭俛鎬兵失策 蕭遘召朱攷失策

第一百一卷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石晉楊光遠

宋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義昭唐劉悟 附從諫誄

附錄 杜牧上李德裕書

太唐李克用

第一百二卷

原太唐李存勗

第一百三卷

河唐王重榮

石晉李守貞

鳳唐李茂貞

淮蔡吳少誠 附子元濟

秦左襲

八

手

徐州張建封

王智興

華州韓建

襄陽石晉安從進

淮唐楊行密

南江李景 附宋齊丘

第一百四卷

夷

東朝鮮王

高麗

烏桓 附蔡彤

北匈奴

第一百五卷		北	南匈奴	劉淵	子聰
第一百六卷		北	石勒	附劉琨	石虎
第一百七卷		北	慕容廆	符洪	符堅
第一百八卷		北	慕容垂	慕容德	兄子超
第一百九卷		姚弋仲	于襄	婁	于
		索頭	虜	附文帝	弘
		等	子孫		
		契丹			
第一百十卷		北	女真	上	
第一百一十一卷		北	女真	下	
第一百一十二卷		北	蒙古	上	
第一百一十三卷		北	蒙古	下	
第一百一十四卷					

突厥		西	回紇	吐谷渾	薛延陀
第一百十五卷		西	吐蕃		
第一百十六卷		西	西夏		
第一百十七卷		南	諸蠻		
第一百十八卷		南	南詔	南越	
		黎人		閩越	
第一百十九卷		安南		日本	
儒之一		道學			
宋周敦頤		程顥			
第一百二十卷		宋呂大臨	楊時		
謝良佐		譙定			
張載		邵雍			

羅從彥	李侗
第一百二十一卷	宋朱熹
蔡元定	胡安國
張栻	張九成
陸九齡	陸九淵
楊簡	
第一百二十二卷	
儒之二	呂祖儉
宋呂祖謙	陳傅良
陳亮	真德秀
葉適	吳澄
元許衡	
儒之三	湛董仲舒
周荀卿	隋王通
楊雄	
第一百二十三卷	
儒之四	易漢田何孟喜
宋胡瑗	晉王弼

書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後漢歐陽欽	孔僖
詩漢申生	韓固
韓嬰	衛宏
毛萇	附論
春秋漢胡毋生眭孟嚴彭祖	
瑕丘江公	張蒼等
東漢丁恭	何休
賈逵	鄭眾
晉范甯	唐啖助
宋孫復	
第一百二十四卷	
禮記漢高堂生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五經後漢馬融	鄭玄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	劉炫
宋陳暘	梁陸澄
唐孔穎達	元黃澤
第一百二十五卷	

儒之五史

漢司馬談子遷

東漢班彪子固

宋范曄

晉陳壽

習鑿齒

北齊魏收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劉知幾

吳兢

宋宋祁

鄭譙

元歐陽玄

第一百二十六卷

儒之六文

史纂

大目

唐韓愈

附李翱

張籍

皇甫湜

孟郊

柳宗元

宋歐陽脩

附梅堯臣

第一百二十七卷

宋蘇洵

蘇軾

蘇轍

曾鞏

張耒

元姚燧

虞集

第一百二十八卷

儒之七詞

周屈原

漢司馬相如

魏王粲

阮籍

嵇康

晉陸機

左思

陶潛

宋謝靈運

顏延之

鮑照

齊謝朓

第一百二十九卷

唐陳子昂

李白

王維

杜甫

韋應物

宋黃庭堅

陳師道

史纂

大目

儒之八字

晉王羲之

附諸子孫

唐懷素

元趙孟頫

第一百三十卷

隱逸

周魯仲連

漢王貢兩龔傳敘

梅福

後漢嚴光

郭泰

黃憲

徐穉

袁閔

陳寔

王烈

管寧	田疇
龐公	晉孫登
劉伶	皇甫謐
宋陶弘景	隋王績 <small>附負苓者傳</small>
唐武攸緒	孫思邈
司空圖	宋种放
林逋	張壘
蘇雲卿	元劉因
獨行	
漢楊王孫	後漢李善
史纂左編卷八 星鑑	
范式	趙苞
第一百三十一卷	
烈婦	
漢班婕妤	鮑宣妻
王霸妻	後漢曹世叔妻
陳文矩妻	曹娥
陰瑜妻	皇甫規妻
吳孫翊妻	魏龐涪母
貞女兒氏	晉羊耽妻
姚氏婦	隋南陽公主

譙國夫人	劉昶女
唐宜都內人	李新聲
楊烈婦	宋王貞婦
謝枋得妻	
第一百三十二卷	
方技一 天文	
漢李尋	東漢郎顗
蘇竟	張衡
梁庾季才	唐嚴善思
宋周克明 <small>附賈儼 劉敞</small>	胡宿
史纂左編卷八 星鑑	
金馬貴忠	武元
方技二 曆法	
南齊祖冲之	隋張胃玄
唐傅均	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第一百三十三卷	
方技三 雜占	
漢京房	翼奉
眭弘	魏管輅
晉郭璞	戴洋

史纂左編		方技六 <small>占夢</small>	第一百三十四卷	宋震	劉義叟	宋穆脩	方技五 <small>易數</small>	唐李虛中	方技四 <small>星命</small>	桑道茂 <small>附楊筠松</small>	隋蕭吉 <small>附北齊趙紹</small>
元		方技七 <small>相計</small>	魏周宣	晉索統	邵伯溫	李之才				元張康	唐呂才
魏朱建平		王遠知	方技八 <small>聲律</small>	唐袁大綱	廖應淮						
唐杜夔			宋魏漢津	萬寶常							
方技九 <small>醫</small>			秦扁鵲	魏華佗							
唐許胤宗			宋龐安時 <small>附論</small>								

史纂左編		方技十一 <small>巧匠</small>	晉馬鈞	元藝元	蜀黃筌	五代郭忠恕	唐張僧繇	方技十 <small>畫</small>	朱震亨	元張從正	金張元素
釋		方技十二 <small>巧匠</small>	宋李公麟							李杲	劉完素
第一百三十五卷		佛祖釋迦	郭熙								
諸祖		文殊 <small>附善才</small>									
寶誌		鳩摩羅什									
慧可		達磨									
道信		僧燦									
慧能		弘忍									
神秀		法融									
宗密		慧忠									
青行思 <small>曹洞宗</small>		法眼宗									
雲門宗											

希遷	寶通
道悟	天然
尸利	惟儼
長髭曠	善道
慶諸	道虔
宣鑒	義存
宗一	元安
師彥	太原孚
第一百三十六卷	
良价	本寂
道膺	匡仁
居迺	德止
文偃	實性
澄遠	雙峯欽
文益	清律
道恒	道潛
玄則	德韶
第一百三十七卷	
南懷讓	道一
法常	知藏

慧海	法惠
惠藏	洪恩
惟寬	自在
太毓	道通
石臼	亮座主
利山	水滌
龐蘊	懷海
大安	志勤
法真	普願
雲際	希運
楚南	陳尊宿
從諗	善信
玄真	常通
第一百三十八卷	
靈祐	智閑
慧寂	義玄
紙衣	繼成
龍牙才	師遠
宗杲	張無垢
知覺禪師塔銘	斷崖和尚塔銘

悟道因緣	
第一百三十九卷	
道	
老聃尹喜	列禦寇
莊周	魏伯陽
鍾離權	呂巖
韓湘	譚峭
藍采禾	何仙姑
陳搏	
第一百四十卷	
史纂左編卷	
不日每	
劉玄英	張用成
馬自然	石泰
薛道光	陳楠
白玉蟾	彭邦
朱橘	王嘉
馬鈺	孫仙姑
譚處端	劉處玄
第一百四十一卷	
丘處機	郝大通
王處存	王喬

司馬承禎	
李筌	
張繼先	
第一百四十二卷	
許遜	
張正常	劉德仁
趙元陽	莫月鼎
周顛仙	周玄真
潘辰	張三丰
史纂左編	
不日每	
葛洪	
張道陵	
張宗演	
附正一教其大道教 大乙教傳派	
歷代史纂左編目錄畢	

史纂左編後序

荆川唐子資材卓犖問學閎奧寔有志古
名宰良將之業他日讀史病今昔將相經
營之跡錯出散見罔以徵稽考鏡廼取漢
史而下諸書旁及稗官野乘若諸大家文
集百氏傳記罔羅蒐獵貫穿屬比人以類
分事從人繫直迄金元而止蓋宇宙上下
數千百年成敗利鈍治亂興衰是非得失
之跡爛然目睫無煩汎覽戊申冬余東游
吳越訪之荆渚出以相論勸令脫藁已又
重念師儒隱逸方技巫史與夫二氏者流
亦皆所以羽翼左右為有國者之不可缺
則畢採錄焉積久成帙為卷百四十有二
蓋凡國家什起理亂之原民生休戚安危
之故良臣偉將經略制置之軌天人庶徵
休咎之應與其善惡之可為著察殷鑒者

昨次虎分辭諸發寄取物應手而是蓋其

心力殫矣昔司馬溫公退居洛陽十有五
年意不忘國竭其平生之力脩成通鑑二
百餘卷用資治理期見之行晚年獲見柄
用世方庶幾復見雍熙慶曆之盛而不幸
老病以卒使紹述紛然迄靡有定千載永
嘆志士深悲荆川志行清約無謝涑水其
編纂此書情更苦而意至切若曰如有用

我持此以往末年偕余蒙

恩起廢驅馳南北真有夙夜匪懈自靖自獻
之志而務劇身殲功業弗就亦略與君實
等海內有識之士盡然傷之昔康節邵先
生經世觀物揆化撫運謂世無百年之時
時無百年之人而深慨夫時之難人之難
君子蓋為之痛哭流涕厥有感於斯為已
嗟乎嗟乎天下事夫豈人所能為也與

大司馬督府梅林胡公君所與戡亂共事
友也傷君齋志以卒而為君刻此編以嗣
君之志於無斃意謂有能神明其言而發
揮事業蓋不必自君躬矣而亦君所以萬
目憂世鞠躬報

國之心也顧中多衍文譌字或時弗屬知君
門人王子世耕左子升甫為君所善厚嘗
共討論乃微令即國子生趙氏國賢別院

校讐是正卒為善本蓋其為勞居多矣二
子以余嘗與聞君採輯意也屬使序著余

重傷君之志而幸此編之猶傳也且深致
望後賢君子云爾若乃程梓敦事則都指
揮戴子冲霄臬司經歷鄭子憲咸與勤為
嘉靖辛酉秋浙江右布政使滁上友人胡

松序

陸士

陸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漕揚魯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基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童興王 革

武進左 孫校正

君

漢高祖 附田儋 彭越 黥布
盧縮 陳韓 吳芮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媼嘗息大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父
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帝從王媼武負貫酒
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惟高祖每酤留飲
酒讐數倍及見惟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負高祖常
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
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
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
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
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曰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卽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

卷一百一十五

漢高祖

二

陸賈

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

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

卷一百一十六

漢高祖

三

劉邦

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蕪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畧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曹蕭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

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使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惟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繫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史記卷之六

漢書

四

史記卷之六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叩距破之秦二年冬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爲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畧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

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春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叩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居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

史記卷之六

漢書

五

史記卷之六

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章叩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秋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叩圍田榮於東河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叩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叩戰又破之章叩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叩兵九月

章却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爲魏王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爲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章却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取進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陽城與杜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秦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以破東郡尉於武城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却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度過高陽酈食其爲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爲廣野君以其弟商爲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夏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騶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犍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齕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升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毋得鹵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却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一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軍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却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

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待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十

卽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詎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不省汝屬且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

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噲斬彊勝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十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當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爲遼

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

史記卷之六

漢書

三

信

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大策東向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卬迎擊漢陳倉雍丘敗走還戰好時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爲齊王時彭越

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賢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

史記卷之六

漢書

三

信

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畧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池令民得田之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

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施恩德賜民爵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修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十四

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之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

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嘗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十五

十五

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魏王豹謂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即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

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願

卷一

漢書

七

七

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輒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生得周苛羽謂苛爲吾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卷一

漢書

七

七

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亭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軍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鉅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餉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大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羽當以救趙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榮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爲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韓信與灌

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瘡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筭賦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卷一 漢書 三

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令項氏故臣稱藉名稱者拜大夫鄭君不從逐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爲王不降遺盧縮劉賈擊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令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

卷一 漢書 三

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
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梁王
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甚今天下事畢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
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
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
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
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侔亡

史纂左編卷一

漢書

王

五

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
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
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
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勅海內又
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
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
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
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
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
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

于汜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
媼曰昭靈夫人初季布爲項藉將數窘辱帝藉滅帝
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
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
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
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
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
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
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

史纂左編卷一

漢書

王

李

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
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詔曰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
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
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
芮爲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
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
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
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肯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救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爲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藉召之而利幾恐反後九月徙諸侯于關中治長樂宮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旣安豪傑

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王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信封爲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

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四

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傳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是年命叔孫通起朝儀七年冬十月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置宗正官詔獄疑獄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

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相貫高怒陰有逆謀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爲合陽侯與匈奴結和親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八年春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紵操兵乘騎馬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九年冬十月淮南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屈景懷田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并捕趙王赦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是年蕭何爲相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赦櫟陽囚死罪已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國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

卷一百一十六

漢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八

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詔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

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猗將趙利守東垣帝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手

類

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

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

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瘝病勿遣三月

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詔曰擇可以爲梁王淮陽王

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

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

雒陽至今豐人徙關中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

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

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

文理中縣人以故亡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手

類

稱臣六月令士卒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執上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尉霸上布果如薛公

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覓鬼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漢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陳稀降將言稀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稀所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三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稀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二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有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

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帝病甚或言噲黨呂氏卽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行謀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類之夫有親且貴今上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

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三月帝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噲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俟幸上疾愈自入謝夏

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踰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羣臣反至大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陳國祥

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信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冷而召豪令弟子曰

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之項梁聞田榮之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來救趙

史記卷六

田儋

秦

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腹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益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史記卷六

田儋

秦

項羽既存趙降張郢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之齊人相聚叛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于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之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于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燕趙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敗橫之軍于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國

天

史記

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王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國

天

史記

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闢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人餘往從越請越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會後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

曰臣老諸君強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
不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陽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
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
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兵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
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漢王令越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
魏也乃拜越爲魏相國將兵畧定梁地漢王之敗彭
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
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
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取越所下城邑皆復爲
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下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粟十萬餘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
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
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

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早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
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
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睢
陽六年朝陳九年十年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
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
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
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
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
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
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
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
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
逐夷越宗族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
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輪輸驪山驪

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乃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氏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走死乃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王徙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秦本紀

卷一百一十五

秦本紀

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兵渡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以兵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

徙都長沙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秦本紀

卷一百一十五

秦本紀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王之三曰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恠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嚮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嚮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以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江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與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卿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不能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劔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

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併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拆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卒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使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人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乃

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怒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偏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侯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饋遺從姬幸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且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擊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

楚令尹薛公者其人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將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而會甄布兵精甚

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出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卒多以功封者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愛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盧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及虜臧荼乃下諸將相列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盧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悟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高祖使使召盧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

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俟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

陳希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

史纂左編卷二

陳希

辛

陳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陳希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代邊兵皆屬焉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希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希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希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希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希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復案希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希希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希希稱病甚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畧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希所誣誤劫畧者上自擊希破之語在高紀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郢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邪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今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

史纂左編卷二

梅鋗

至

絕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孝惠帝盈高帝子也母呂太后高帝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欲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鄆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來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犁明帝

卷二

孝惠

一

四

卷二

孝惠

二

四

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乃知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三年方築長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冬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帝恒高祖中子也兄弟五人長惠帝次齊王肥孝惠七年薨次帝次淮南王長次趙王如意為呂后所殺帝母薄姬少立為代王都晉陽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諸呂祿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因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諸

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變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戌余爲天王夏啓以先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命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鄩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頃王后與瑯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元年冬十月初呂太后剗齊之瑯琊郡以王諸劉遠屬營陵侯澤至是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瑯琊郡與齊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upper 曰朕旣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upper 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

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適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upper 方許之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及當稟需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耆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人或說周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父之卽禍及身矣勃謝病請歸相印 upper 許之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陀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卷之七

漢書

七

七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

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以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知大怒削去南越之籍

卷之七

漢書

七

七

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齊哀王襄薨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二年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詔列侯各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爲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
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
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類陰侯
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
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
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
郎將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賢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九

卷一百一十五

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
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
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
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悅召語
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上感賈誼言春正月
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

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然後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夏五月詔
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
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食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十

卷一百一十五

爲朕率列侯之國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以太尉
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初大臣之誅諸呂也
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
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
紕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
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聞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
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郝侯綰賀爲將
將軍榮陽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
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濟北王興居來

者赦之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四年春正月以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舅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史記卷三

漢帝

十一

漢書

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作頤成廟五年春二月地震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上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匈奴單于遺漢書

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後聽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史記卷三

漢帝

十一

漢書

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梁太傅賈誼上疏陳政事七年冬十月今列侯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恩災帝弟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遷之蜀憤恚不食死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諫不聽有長星出于東

方九年春大旱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帝從賈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始募民徙塞下詔民入粟輸邊得拜爵免罪出官女令嫁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幸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春詔曰朕親幸天下農耕以供棗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

卷之三

漢帝

主

高祖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曰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諸當髡者爲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右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爲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

卷之三

漢帝

主

高祖

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竇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前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樂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

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僭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初丞相張蒼以爲漢得

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十五春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此自絀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赦天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又分齊爲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器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冊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

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漢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朔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至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蓄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二年夏上行幸雍棧陽宮匈奴連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三年春上行幸代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

軍臣單于立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行幸雍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六年冬匈奴入寇上郡雲中以令免蘇意張武爲將軍屯飛狐句注北地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上自勞軍霸上棘門細柳還獨善周亞夫曰此真將軍矣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廩以賑民民得賣爵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地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惟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乃今幸以天年得獲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十母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
景美矣胡寅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
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
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
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惴失
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
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
傅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諧絀申屠嘉戮鼂錯
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
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

卷之五

漢書

三

漢書

稱哉

武帝微景帝第十子也母曰王美人景帝四年立子
榮爲太子帝爲膠東王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
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盼文帝時臧兒
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
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
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
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
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
帝嫌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趨大行請立栗姬爲皇

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于
是立徹爲太子景帝崩太子卽位帝次兄臨江王閼
早薨次魯王餘病口吃次江都王非少有才氣次趙
王彭祖心刻深好法律次長沙王發母微無寵次膠
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次中山王勝樂酒好內
孝武以英銳少年之姿雄才大畧得于所稟卽位之
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
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文武之才求之如不及以蒲輪迎枚生見至父而嘆
息羣士向慕異材輩出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

卷之六

漢書

三

漢書

嚮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卜式起于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
則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
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
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
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
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錄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
號令文章煥然可述然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盈成

富強之世懷薪積磅礴之忿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所謂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慾之戒不見納用於是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騫禾稼之地民為號呼罵詈鄧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內增七校外置樓船起上林苑建栢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作魚龍角抵之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戲以觀視之役費並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既事兩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門三出而昆邪降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威薊薈竹杖則開牂牁越舊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時厥後寶懷火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歌巴舞奇音異節之技列昌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呈表恠麗雕被宮幄焉當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兵甲轉漕之費稱是

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譴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明年有星于西北三年又明年有星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其者大饑至于人相吞噬帝於是時正宜恐懼以答天戒而方且信惑奇恠矯誣上天祭竈鄙事躬親為之元光二年戊申祠太一戊申如東萊元封二年如泰山太初元年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年壬申帝求神仙不死之藥至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主馳神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庫罄竭杼軸空虛乃鑄白金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筭六畜有租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因之凶年盜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方帝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桑孔禍及黎甿一喜衛霍禍及邊鄙一喜趙張禍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迨乎晚節血氣既衰翻然有悟乃知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云悔過而臍已噬矣夫武帝過失雖多然其天姿高足以有為使其即位之初即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數十年間輔

導建明諫止正救之事可勝筭哉而帝自建元以來
丞相多不擇人蒞政之始首相實嬰越明年許昌卽
代其位昌未四年復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
何人斯而可居此哉不四年而復用齷齪小廉之薛
澤未幾復以多詐之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
又三年而復用嚴青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子碌
碌亡足多者獨一石慶最號久任亦數被譴責繼此
則太僕公孫賀也涿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田千
秋也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驟遷數易有如傳舍
五十四年之間而爲相者十有三人一言寤意卽加

史記卷三

漢書

重

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劉屈小者獄誅李蔡嚴青
賀而被殺者凡五當時登相位者至于涕泣不敢拜
命公孫其視宰相爲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贊武
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
闕焉此意深矣丞相公孫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
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
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安
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
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
初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匈奴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

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
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
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出
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
有告丞相夫人祝詛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
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
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
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
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墜漢軍前
數尺從後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反覆武帝之所

史記卷三

漢書

重

爲大抵踵亡秦之覆轍而親履之鹽鐵權酷卽秦之
頭會箕歛也監臨部主卽秦之參夷相望也驃騎貳
師卽秦之窮兵黷武也文成五利卽秦之方丈蓬萊
也千門萬戶卽秦之宮室也酒池肉林卽秦之遊宴
也誅戾太子卽秦之殺扶蘇也其異於秦者無幾矣
夫如是奚而不喪曰秦用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來
積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改武
帝之失末不同二也秦皇蔽塞下情而武帝疏通言
路輪臺一詔處事曲折無不周矣秦皇焚書坑儒而
武帝好賢不倦雖用非真才而皆足辦事其所以爲

治之不同三也又况盜賊滿山終無豪傑橫斂四出不增正賦其異於秦多矣夫如是奚其喪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武帝末戾太子敗齊王閔早卒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不可立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而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霍光傳

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至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年十四卽位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領尚書事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年幼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

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昭帝既崩大將軍光立昌邑王賀以嗣帝位方王之在國也在縱好遊動作亡節及其來長安也求長鳴雞載女子於道中迫其卽位淫戲亡度浮於曩時不逾月間自取廢黜六月卽位七月廢在位二十七日

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獄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霍光傳

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旣壯爲要舉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濱中翁高材好學

然亦喜游俠鬪鷄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尋奏王
淫亂廢之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武帝曾孫病已有
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
儉慈仁愛人可以嗣昭帝後奉承祖宗子百姓奏可
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
軺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
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卽位帝起自閭閻
知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屬精爲治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二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官
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繫囚掠笞瘐死之禁遣使
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五日一聽事初孝武之世徵
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
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
罔寔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
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
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或寃傷之上在
閭閻知其若此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

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
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爲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
輒以璽書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
爲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
下至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是以
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之間
號稱禮遜焉至于講論經理帝每稱制臨決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中興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又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
漢嚴延年之屬皆知名當世麒麟之間表而揚之明
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時直匈奴乖
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權時施宜覆以威德單于慕
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比迹商
宗周宣矣然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
情之姦詐益甚滋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糴價者得
以逃其罪獻鵬雀者得以投其詐甚至上計簿者不

遇具文而虜入代郡始料環邊吏者反蒙恩職之褒其爲欺弊雜出而不可禁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楊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累卒以亡漢其弊皆原于初年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磨焉豈不然哉

元帝宣帝長子也立爲太子卽位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

史卷之五

不漢帝

三

夏

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且儒生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

率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爲太子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今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宣帝尤愛太子故

史卷之五

不漢帝

三

五

得無廢卽位數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關鷄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年三歲嗣立爲

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
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恠之以問定
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
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
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
賜食於前後飽起下戰係解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
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傳太后隨王來朝私
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昭儀及
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之計皆更稱定陶
王勸帝以爲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

卷之二

漢書

王

王

時年十七矣孔光等議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中
山王兄弟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不才又兄弟不
得相入廟不聽明年使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
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獎厲
太子專爲後之誼成帝崩太子卽位帝睹孝成之世
祿去王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
以寵信讒譖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母曰衛姬年三
歲嗣立爲王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
不合衆心其上卽綬罷賢卽日自殺新都侯王莽爲

大司馬領尚書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
節迎中山王貶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
帝母后傅氏退居桂宮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
免官爵徙合浦中山王卽位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
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褒善顯功以自尊盛
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
至于災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

卷之二

漢書

王

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

漢光武

附 公孫述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囂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

史纂左編卷三

光武

續

準曰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村官都試騎士日刼前

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

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西擊湖陽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悲恨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族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漳漢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即與秀

史纂左編卷三

光武

二

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餐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印言之丹印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

居業左編卷三

下漢光武

三

續

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引兵欲據宛劉

續與戰於涪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

居業左編卷三

下漢光武

四

續

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卽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設壇塲於涪水上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

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
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墨尉又驅諸猛獸
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
牧守自將走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
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
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
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
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
陽旣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
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

史記卷之三

漢書

王

卷

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
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
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
八九千人秀使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將軍李軼等
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
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
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
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
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
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

史記卷之三

漢書

王

卷

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輜撞
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諸將乞降不
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
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
守長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
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今舉大事當
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鄧
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
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
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
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
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
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
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
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
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
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
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

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水爲不流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

卷之三

八

七

七

畧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中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始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稭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以稭爲抗威將軍稭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稭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

卷之三

卷之三

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徒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

卷之三

八

八

八

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禹說秀延攬英雄秀大悅因令禹常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扣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又飢渴易爲克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立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中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還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弘農掾王憲自武關入長安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申徒建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旗鼓收斬之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倨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父吏驚愕相視李松與

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六人爲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張卬爲淮陽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軼爲舞陰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臨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雖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况

遣其子奔奉奏請長安奔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
王郎起奔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劒曰子與賊卒爲降虜耳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轡烏
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奔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
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
戶秀令功曹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
舉手邪掄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
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

史纂左編卷三

八漢光武

七

明

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
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
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
中以應邯鄲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
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
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蒔亭時
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
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
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詒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
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

入父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
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涿沱河候吏還白
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
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
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
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入道傍
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爇
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
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
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史纂左編卷三

八漢光武

七

明

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
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
道以迎之今上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
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
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
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
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
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

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乃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多張炬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

史記卷之三

八卷

主

餘萬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騎都尉宋子耿純詣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至是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祈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

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擊斬王郎將李輝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更始將擊降之有衆數十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貴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栢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兄因說兄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

史記卷之三

八卷

主

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寶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

生齋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闔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爾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弇彭寵大將軍封耿寵丹皆爲列侯更始遣尚書令謝射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嶽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父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

已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兵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乎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傳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護軍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克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桀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殺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克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

馬於鄒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
簾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
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
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
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
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
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
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
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
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
眾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大
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歸其營遂率
眾西攻長安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
又欲乘勝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
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
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僞將兵號三十萬與
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鮪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
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鄧禹禹薦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蕭王謂恂曰昔高
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

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
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
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糗糧治器
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劉永故梁王立之子
也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永據國起兵招
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
沛楚淮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
彊東海賊帥董憲瑯琊賊帥張步俱為將軍督青徐
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
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
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
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
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
見王或云已殺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弩力王
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
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
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
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
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
人堡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

上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是時赤眉立劉盆子爲帝焉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也軼字多詐人不能

史纂左傳卷三

八 漢書

九 晉書

十

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恠王宜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鮪自將數十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焉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

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焉異亦渡河擊

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盡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荀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

史纂左傳卷三

八 漢書

十

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召焉異諸鄴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請王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于鄆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軍攻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

書卷之五

卷之五

七

七

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九月赤眉兵入長安廢更始爲淮陽王尋殺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帝以關中未定而

書卷之五

卷之五

七

七

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與宋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兵黃防報曰縛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馮愔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初更始以鮪永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以扞并土至是帝遣劉延攻天井關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卽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鮪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詢問虛實永與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耳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二月宋弘爲大司空帝之討王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

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

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三

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惜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三年春三輔大飢赤眉東出馮異與戰於崤底大破之

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帝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二月先是青徐羣盜張步等降帝遣光祿大夫伏隆

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三

爲東萊太守會劉永稱帝于睢陽爲漢將蓋延所敗奔譙亦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遂執殺隆而受永封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寵寵自稱燕王劉永復入于睢陽睢陽人斬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王莽廬江連率李憲稱帝于廬江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隗囂秋七月上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圖劉紆於垂惠董憲將黃休以蘭陵降憲自郊圍之蓋延及龐

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郢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責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郢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郢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郢果不能克而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馬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伏湛請行鄉飲酒禮五年春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帝如魏郡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碎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

使妻縫兩縑囊昏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馳記持出城詣闕明日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遣將軍龐萌蓋延擊憲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延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計萌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萌攻破彭城楚郡夏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

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遮王梁馬武上
霸等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
萌蘇茂使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
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
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
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
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郟八月
已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狗彭城下郅吳漢
拔郟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
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實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
爲涼州牧冬十月帝如魯遣大司徒祠孔子耿弇拔
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自魯至臨菑勞
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立五經博士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
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春秋嚴顏禮大小戴十一月太
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十二月初安定盧芳
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
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
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

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
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
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
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
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
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
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黨等文不
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
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
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良後歷
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
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
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後徵不應卒
於家帝少與光同遊學及卽位光乃變姓名隱帝恩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使三反而
後至帝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光腹曰

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云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徭役比豐沛吳漢等拔胸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番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

卷之三

太康

七

七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者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復田租舊制三十稅一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七年春二月辛巳罷護曹都尉官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積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群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卷之三

太康

七

七

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與奏及之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隗囂反漢降蜀公孫述立晉為寧朔王帝將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行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初竇融據河西遣使來上書陳逆順之意至是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當降將王遵以書招囂將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囂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三

卷之六

其子恂使吳漢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父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勅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愛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窮困初帝敕吳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三

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
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置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
士疲役逃亡者多彭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文餘
會王元行巡將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
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
歸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
亦相隨而退冀出兵尾擊諸營彭爲後拒諸將乃
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返吳漢等復屯長安岑
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冀隗
死諸將立其子純公孫述兵陷夷陵據荆門吳漢等
擊盧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
屯長安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
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
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
八月歙等討隗純於天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
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置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
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京州部皆有降羌
胡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

小吏黠人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蠻夷寇亂皆爲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
校尉京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
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
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
明威防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帝如長安冬十月
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
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
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
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
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
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
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
郡棹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
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
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
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
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
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
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

者數千人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
自率輔威將軍臧官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
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縣行太守事彭若出
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
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
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
陵裴露橈繼進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欽攻
元大破之進兵下辨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欽詔以
將軍馬成代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卷一百一十五

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升率二萬
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官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
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襲擊侯升太破之因晨夜倍
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城
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
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
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
水城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
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
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
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縱擊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
其衆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
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
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
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宮冬十
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彭夜刺殺彭馬成等
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十二年春正
月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
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
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
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
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
來欽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述終
無降意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
攻成都九月入其郭臧官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冬十
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
蜀地悉平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述羞不能致使尹融劫之賜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
賢之名遣使弔祠贈賻百匹業子舉逃辭不受又聘
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以毒藥劫之巴郡太守自
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
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
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
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
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
死健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
任永馮信皆託青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
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
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
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
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
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詔
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實融
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詔曰往年已勅郡
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尊擇

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新其令太官勿復受明
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皆如舊制朱祐奏古
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是時宗
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以紹嘉公孔安
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
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威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
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
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
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嘗問攻戰
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
禹賈復知帝偃武脩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
兵敦儒學帝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
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
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
還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
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
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與功
臣諸侯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遇自度爵祿何
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

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爲不據功實
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
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濁
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
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
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
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省事文書調
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十四年秋莎車王賢都
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暴飲皆願屬漢後
賢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太中大夫梁統上疏云

卷之六

不義

其

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
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爲
常準故人輕犯法更亦殺人臣聞刑罰在衷無取於
輕高祖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肉刑相
坐之法至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日寡丞相王嘉
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
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
於左願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
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獨除苛政海內歡欣臣愚
以爲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

曰爰制百姓於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
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
報十五年春正月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
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
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
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
穀以成禮葬之二月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
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

卷之六

不義

其

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夏
四月追諡兄續爲齊武公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
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
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
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尅羸弱時諸
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
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詔吏由趣抵言於長
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
吏受郡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

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十六年河南諸郡太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帝大笑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

臣

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閭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旣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十七年冬十月郭后

寵衰數懷恨愬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鄧綰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化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不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憚善怨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太子彊以母故廢爲東海王立皇后陰氏子莊爲太子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

臣

趾女子徵側反以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趾馬援與徵側戰大破之斬徵側盧芳復反奔匈奴十八年罷州牧復刺史十九年春正月申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祀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董宜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侯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

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震慄秋九月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叩頭曰願賜復十年帝

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史記

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二十年春二月帝還宮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太守以狀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

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臧官官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

史記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史記

以立功名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是歲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綠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

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賁子歲時互市焉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詔曰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置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詔南單于入居雲中尋又徙西河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不許臧官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又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帝舅壽張侯樊宏爲人謙柔長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侍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

訪逮不敢聚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武二十八年春詔郡縣收捕侯王賓客秋八月先是上問趙惠以久長之計惠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南王延始就國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相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許之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亡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閏月帝還宮中元元年春正月帝東巡狩封泰山禪梁陰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重親封之訖太常命騎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載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遷呂太后廟主於園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相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恠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

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去爲六安郡丞道病卒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帝又思先漢之弊故每事而爲之

防鑒高帝之溺冠嫚罵而聘高人鑒武帝之千門萬戶而崇儉約鑒宣帝之不用儒生而愛儒學鑒元成之優游不決而吏事刻深昔也疏土太奢叛者九起我是以不封功臣昔也刑人弄權恭顯煽禍我是以不貴宦者昔也大臣執柄新室移鼎我是以事歸臺閣昔也尾大不掉七國稔彙我是以誅諸王賓客昔也外戚用事呂霍薦毒我是以不使外戚干政昔也不量事力納耻平城我是以卑辭厚禮而撫匈奴之使昔也好大矜功禍成虛耗我是以閉玉關而謝西域之質昔也務在奢廣費用不支我是以併官職而

卷之六

漢書

卷之六

漢書

省郡縣及崩太尉趙惠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僚無別意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佗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况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牢人主崩下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彊得書惶怖即

執其使封書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隗囂天人也少壯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於神者也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等皆稱臣執事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姙慮明神殛之移檄告郡國數王莽罪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攻安定安定降之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等囂

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蓋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蓋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其冬崔謀欲叛歸蓋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誅死更始感蓋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諸將欲劫更始東歸蓋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蓋蓋稱疾不入因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蓋蓋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蓋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向天水赤眉屯云陽禹裨將馮異引兵叛禹蓋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蓋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蓋遣將迎擊破之蓋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蓋乃上書詣關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籍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蓋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扶安王印綬授蓋蓋自以與述敵國

史記卷之三

八

季

戰

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蓋因使討蜀以效其信蓋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盧芳在邊未宜謀蜀帝知蓋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絀其禮正君臣之儀初蓋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蓋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蓋遣子入侍蓋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綽羗侯而蓋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蓋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盧芳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即還與蜥蜴同蓋心然元計雖遣子

史記卷之三

八

季

戰

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囂復遣使周游詣關先到焉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鉅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腹心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又多設支閼帝知其終不爲用巨欲計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卽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焉異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禹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

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關庭者則爵祿復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八年春來歙從關中山道襲得畧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將助囂攻畧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囂降將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歙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字牛邯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抗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

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親
危思變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思
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
為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餘日
乃謝士象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翫大將十
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書將
妻子奔西城詔告書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
佗也高皇帝云橫來滅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
者亦自任也書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
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圍上邽車駕東歸書窮
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
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數月王元行巡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
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夾
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書歸其會吳漢等食盡退去
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書九年春書病且
餓出城餐糗糲志憤而死王元周宗立書少子純為
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行巡趙恢等將
純降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徙弘農唯王
元留為蜀將及賊官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初拜

上蔡今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牛耶狄道人
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馬援薦之以為護羌校
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
至武威捕得誅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太守
居臨邛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
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畧漢中又商人王岑
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
成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
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

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
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
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
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
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
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殺成以其
衆降二年秋更始遣將狗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
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更始將大破走之由
是威震益部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
力精疆遠方士庶多往歸之叩竿君長皆來貢獻功

曹李熊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坵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建武元年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建元曰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穿南鄭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殿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出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

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畧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時秦豐據鄧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

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戎卑辭

史纂左編卷三

漢武

卷九

四

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傳

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踰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第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

史纂左編卷三

八

六

四

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事暴露而遷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育軍蜀地聞之恐動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據荊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戎等大破敗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中

郎將來欽急攻環安安使刺客殺欽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欽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破斬大司徒謝豐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漢軍至成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漢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臂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官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焚

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麇罔美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蜀忠節志義之士譙玄李業等並蒙旌顯李育以有才幹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兄三人長東海王彊初立爲太子後因母廢不自安備陳懇誠願守藩國光武從之次楚王英毋無寵故國最貧小次濟南王康帝十歲能通春秋始封東海王後立爲太子卽位改元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上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卽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卽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

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願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嘗詔禁章奏浮詞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詔子嗤也自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封諸子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帝天資聰察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書說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卽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閭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官親屬竟不用是以史得其人其業遠近畏服戶口

滋殖焉然而誅朱浮殺虞延杖藥松提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獄追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溢信取秉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燹開傷於徧察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天竺求浮屠書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凡數端讀史者每爲深惜焉

章帝坦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兄四人長千乘王建早卒次陳王羨次彭城王恭次樂成王黨永平三年立爲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卽帝位年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帝

十九元和間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帝尤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帝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永平建初之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

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東漢者然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寢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太子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不惟不復辨明又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此始矣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己子兄三人長千乘王伉次平春王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帝

全早卒次清河王慶卽廢太子建初七年立爲太子卽帝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衆與誅憲功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外戚宦臣迭爲消長始此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更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羗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在位十七年崩初帝失

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于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卽位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兄孫也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祐爲嗣

安帝祐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憚弘閭皆爲列侯騭辭不受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以冠職雨

史集卷之三

水

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三公以災異策免自此始宦官鄭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適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騭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永初元年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二年徵鄧騭爲大將軍建光元年太后崩永寧元年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請京師以河間王子翼

史集卷之三

采

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閭江京侯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憚弘閭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憚等大逆無道遠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敗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以耿貴人兄實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閭皆爲列侯閭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延光三年廢太子保爲濟陰王舉用賢士天下想望風采然宦官弄權外戚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歲閭后臨朝欲久專國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衰之閭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屬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北鄉侯亮閭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閭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

列侯

順帝名保安帝長子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碑以爲闇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慈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君臣朝覲卽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冲帝炳順帝子建康元年立爲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

史

六

卷

七

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時年二歲是年卽位三月而崩改元永嘉梁太后與其兄冀定策禁中迎續立之質帝續章帝庶長子千乘王伉之曾孫勃海王鴻之長子伉子寵改國名樂安父子薨於京師安帝崩鴻始就國冲帝不豫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與太后定策立之時年八歲帝聰慧嘗目梁冀曰跋

扈將軍冀惡之遂矯帝而迎立志在位一年半壽九歲改元永初

桓帝名志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至京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遂與兄冀定策立之帝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權上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以黃璽陳蕃一時名賢在位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歲改元建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

靈帝名宏河間王開之曾孫解瀆亭侯熹之長子也

史

六

卷

七

時年十三實后與父實武定策迎立之卽位好文學實后臨朝實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時宦官專權武等謀誅之事泄反爲宦官所殺黃巾盜起命皇甫嵩曹操等討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改元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年十四歲何太后臨朝袁紹勒兵盡誅宦官三千餘人董卓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卽位時袁術起兵討董卓卓既誅曹操爲相孫堅劉備等起兵互相吞噬已而操進爵爲魏王末年操子丕迫帝禪位以帝爲山陽

公劉備卽帝位于蜀不封孫權爲吳王天下遂三分
爲魏蜀吳帝在位三十一年壽四十一歲魏青龍三
年薨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

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後徙家武川其七世祖
嵩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至淵祖虎西魏時官至太
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
國家周代魏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淵性寬
仁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
祖相親愛事隋歷榮陽樓煩二郡太守召爲衛尉煬
帝征遼東遣高祖督運糧于懷遠鎮楊玄感將反其
兄弟從征遼者皆逃歸淵先覺以聞煬帝遽班師以
淵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詔關右諸郡兵皆受淵節
度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
嘗以事召淵遇疾不時謁淵有甥王氏在後宮煬帝
問之王氏對以疾煬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益懼因
縱酒納賂以自晦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
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
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王
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
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
射者伏爲奇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厥

敗走隋主以淵為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要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是年羅藝起兵承郡南寶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元朗兵起李密擊敗東都兵稱兵河西稱涼王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曰

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眾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司

鐵武士魏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將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官監而以官人待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閭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廩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鴈門郡丞陳孝意計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破之孝意奔還鴈門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

狼頭纛武周遂卽皇帝位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旣而外無救援屢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武周進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官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官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晉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

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龍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于坐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將軍王甫綰將兵一萬屯抱罕舉選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抱罕岷山羌會擁眾一萬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果為領軍元帥羅睺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洮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已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成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

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費之不足為汝費也淵命劉文静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帥甲士三萬發晉陽普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豪傑隨才授任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宋老生帥精騎三萬屯霍邑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静至突厥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

突厥始畢大喜是時李密攻洛陽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便爲我塞成車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蜂鵠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城亦以爲然淵不聽從令引發世

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不後死也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壑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壯士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乎用兵乎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

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
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
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
義兵瓌久在馮翊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
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
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汾陰以書招之
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
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不敢來戰
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
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絕
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時河
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
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
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
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
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
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
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
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

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
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
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
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渭北京兆內史衛文昇
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
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
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
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
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
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安
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
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
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
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
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遂攻之約毋得犯七廟及代
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
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
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
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

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
隋苛禁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
問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
源招慰山南山東諸州下之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
月餘復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
敗走通勢益盛或說通降不從及聞長安不守家屬
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
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琮顯和追之及于稠桑結
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命左右射之顯
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
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再拜號哭曰臣力屈
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兼
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下招諭通守亮君素君素曰
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爲人作說客耶通慙而退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文化及
殺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
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
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
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

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
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宇文文化及
發江都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建
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
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
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
之隋將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
二郡分兵守之而還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
色尚黃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
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
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
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唐脩律令置學校唐主待
裴寂特厚羣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爲裴監
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瑀亦孜孜
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
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
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
故臣每受一敕必勸當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
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唐
立四親廟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

為齊王唐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唐主淵廢隋主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云近世以來時運還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公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先是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墓實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世民擊仁果于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舉謀臣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師都等不納其使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舉進逼高塢游兵至于幽岐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得瘡疾委軍政于劉文静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挑戰慎勿應也文静欲耀武以威之乃陣于高塢西南恃眾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者什五六將劉弘基等皆沒世民引還長安舉遂拔高塢文静等皆坐除名唐詔廢隋離宮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舉卒子仁果嗣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

州手記
仁果

拜軌為涼王是時李密與王世充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寢弱世民至高塢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麗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數十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塢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

銜恩皆願效死師還長安斬仁果于市唐以世民爲
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
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
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
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
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
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
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
恩引兵圍之初字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
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
開道各遣使追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
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
管其將薛萬徹萬鈞亦皆授以官爵竇建德帥衆十
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鈞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
若使羸兵阻水爲陳彼必渡水擊我萬鈞請以百騎
伏于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破
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唐以西突厥曷婁那可
汗爲歸義王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高
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涼州李軌

郎二年二月唐定租庸調法先是李軌稱帝于涼唐
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曰隋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必欲
以小事大請依蕭答事魏故事軌從之遣其左丞鄧
曉入見奏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始議
討之王世充篡位廢隋主侗爲潁國公尋弒之初隋
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突厥煬帝立其質子順
爲主不果入爲中國喪亂伏允還收其故地唐主卽
位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
起兵擊軌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李軌將安脩仁
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阻兵悖險豈口
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
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軌聽
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矣唐主遣之興貴至說軌
曰涼地不過千里今唐起太原戰勝攻取此殆天啓
非人力也若往歸之則寶融之功復見于今日矣軌
曰吾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游說耳興
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城自守衆
潰興貴執軌以聞河西悉平軌至長安伏誅以興貴
脩仁爲武侯大將軍唐初置十二軍統關內諸府唐

以徐圓朗爲兗州總管八月唐鄒公薨諡曰隋恭帝
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洺相趙諸州唐殺其民部尚書
劉文靜是歲沈發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建號於
江都稱吳江淮渠帥杜伏威降唐唐殺西突厥曷娑
那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唐主不許羣臣
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曰人窮歸我
殺之不義久之引曷娑那入內殿既而送中書省縱
北突厥使者斬之三年二月突厥立楊政道爲隋王
后定襄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
結刀兒爲竇建德所圍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

史纂左編卷四

八書

本

隋

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
以軍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
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
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武周進
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命裴
寂討之寂至介休與宋金剛戰軍潰劉武周遂取并
州齊王元吉奔長安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進陷滄
州軍勢甚銳裴寂恒怯無將略惟趣民入堡焚其積
聚民驚擾愁怨悉起爲盜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
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

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
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
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
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竇
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徇地至滑
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渡河屯栢
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
情恒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
諭民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
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

史纂左編卷四

八書

本

唐

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
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
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
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
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
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
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
之于良美州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
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
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

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周武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于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俟兵糧畢集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市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戰

卷之六

入唐記

王

卷之六

平并
州劉

濁酒脫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至此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唐以善終命遷州縣舉骨帝聽妖人言立老子廟初王世克據洛陽所部降唐者相繼世克多方禁之不能止至是唐主議擊之世克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唐詔世民督諸軍擊世克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

卷之六

入唐記

王

卷之六

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內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轅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厥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錫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克師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

史集卷四

唐書

三

四

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是年李子通敗沈法興兵取京口杜伏威擊李子通去襲法興法興走死四年正月秦王世民擊王世充世充與戰敗走世民選精銳千騎皆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程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爲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狎遇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二月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總管李靖爲行軍總管使圖蕭銑秦王世民敗王世充于穀水進圍洛陽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帝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骨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悉衆而出微幸一戰今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兵五千渡水擊之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衆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衣甲袒示羣臣曰

史集卷四

唐書

三

四

懷文以樂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啓民奔隋頡利文帝之力有此字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兵十餘萬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

平都王
世充
河北
德

糧食故爲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蒲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失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山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繞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

公執舉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

史纂要編書

唐書

卷

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脩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

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鬪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

史纂要編書

唐書

卷

仗甚鮮迺出陳前以誘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

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梁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讓拔梁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歸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德彝甚慙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走襄陽諸將曰所恃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

史纂左編卷四

不唐書

卷一

唐書

等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辦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後李道玄以深入被殺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之以至于此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館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以歸殺之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饒李藝告羅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驟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

史纂左編卷四

不唐書

卷一

唐書

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洺水與藝營於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猶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

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樹領之金樹遣人入與假子游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九年夏沙汰僧道省寺觀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已未太白復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太子決軍國事罷沙汰僧道以故官臣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帝自稱太上皇太子世民卽位放官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苑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帥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皆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

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
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
不潰敗矣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遠唱名示之且
曰所敘未當容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准
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汝
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
義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寶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
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運籌帷
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
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

史纂左編卷四

唐書

三

論

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南王尚無私吾儕何敢不
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
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
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
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
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
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
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
天下也禁淫祀雜占上于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
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史纂左編卷四

唐書

三

論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
日宿衛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
事或至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
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君雖聖哲猶當虛
已受人故知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才自用
故口誦堯舜之言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
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孔穎達曰論
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
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
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
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降宗室郡王爲
縣公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
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知決天下
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
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
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御史前幽州記室張蘊
古上大寶箴擢爲大理丞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

⑩唐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武宗 宣宗 憲宗 肅宗 代宗 文宗 昭宗 哀宗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戴胄為大理少卿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燕郡王李藝初入朝恃功驕倨殿上左右至是將兵戍涇州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幽州涇州統軍楊茂勒兵攻之藝衆潰將奔突厥左右斬之傳首長安皇后帥內外命婦親饗分天下為十道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罷周公

史纂左編卷五

唐太宗

唐太宗

史纂左編卷五

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

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二年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關內旱饑遣使贖饑民鬻子者赦天下詔收瘞隋末梟骨遣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楊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流驩州怨憤而死又詔字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徙邊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上云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與人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遷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向祖尚雖失人臣

之義朕殺之亦爲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賞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國家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三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

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上皇徙居大安宮以馬周除監察御史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士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參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書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蔡公杜如晦卒以李靖爲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突厥頡利可汗入朝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榮紉

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厲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也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官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高昌王麴文泰入朝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初議者皆謂人主當獨運威權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五年

詔僧道致拜父母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方作興改用十月少傳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爲墳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柰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初上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今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勲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

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於是詔宗室勲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開竟項地爲十六州高州總管馮盎入朝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治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皇封禪而漢文不封禪後世豈以漢文不如秦皇耶羣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會河南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

史記左編卷五

入唐太宗

七

唐

止置三師官詔天下行鄉飲酒禮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果建德世克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常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以魏徵爲侍中造渾天黃道儀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盎子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

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階八年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孫耶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公輩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

史記左編卷五

入唐太宗

八

唐

窺竊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皇后長孫氏崩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詔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嘆曰真將軍也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

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以吳王恪等爲諸州都督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以王珪爲魏王泰師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始行婦禮敬直珪之子也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于一

史纂要編卷五

唐太宗

九

獸上悅爲之罷獵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神明臣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爲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其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以武氏爲才人十二年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爲婚姻必多責財禮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凌上惡之命吏部尚書高

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實史籍以考其真僞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衰替而猶卬然以門第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動勞文學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及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皇族爲首外戚次之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詔曰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宴五品以上于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珮刀貞觀十三年加房玄齡太子少師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癰瘻上流涕而撫之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充尚書

史纂要編卷五

唐太宗

十

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則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遣其沒官家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以堯舜爲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才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強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如九成宮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北走追獲斬之五月早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論十漸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

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恩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齋冊書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十四年帝詣國子監增築學舍增廣生員又命諸儒撰五經正義高昌王多遇絕西域朝貢及與西突厥擊焉耆上遣使諭止之不從上怒命侯君集擊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魏徵諫不從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設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氣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強而凌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爲櫟陽丞詔更定喪服之制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徒死罪者實西州括浮民附籍十六年以岑

文本專知機密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許以
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十七年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
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救八座議
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刑部之請
給事中崔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
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上從之太子承乾謀反廢爲
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制
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定太子見三師儀迎
于殿門外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
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上自立太子遇物則

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
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
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
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
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太
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
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
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上謂羣臣

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
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
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詔太子知
左右屯營兵馬事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陀延陀可
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
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敕夷
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
李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
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
愛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

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緒遂良上
疏曰往者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
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爲國家惜之
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此非所以服遠
人訓戎士也上不聽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歛諸
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薛延陀由是遠衰高麗泉蓋
蘇文弑其王建武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
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
且使契丹鞞鞬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
罪大畏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

安必更驕情討之未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爲遼東郡王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者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

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以所克高麗城置遼州巖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卽蘇文也上以

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念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水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二十一年申公高士廉卒諡文獻上將往哭之房玄齡長孫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爲宗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登樓望哭時李世勣

裴左編纂

不廢案

志

陸

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遺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太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

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瀚海等五府臯蘭等七州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

裴左編纂五

唐太宗

太

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全今日之功也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于太子太子聞之憂形于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四海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尺霧障天不虧于大寸雲黜日何損于明龜茲王寢失臣禮漁獵隣國上怒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無復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卽位已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盡善盡美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遣

卷五

唐宗

九

唐宗

右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上營玉華官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克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太白晝見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

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司空梁公房玄齡卒遺表諫伐高麗以李世勣爲臺州都督帝崩于含風殿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

卷五

唐宗

十

唐宗

子還宮發喪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二歲罷遼東兵高宗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文德皇后始封晉王兄八人長太子承乾以罪廢次楚王寬次鬱林王恪次魏王太次齊王祐二王亦以罪降封東萊祜廢爲庶人次蜀王愔次蔣王惲次越王貞太宗已立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太宗曰公豈以非已甥耶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恭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與承乾太俱長孫后所出故無忌力爭之然帝猶謂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爲宗社憂奈

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何維奴高宗小字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從幸翠微宮太宗崩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太子入於京師卽位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輔政數年之間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後武昭儀爲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三夫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稚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流毒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而相王貴賢聞惡之已而崇儼爲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詔朝臣雜治之獲甲數百首於東宮帝欲薄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而立中宗卽位改元嗣聖武后臨朝明年后廢帝爲廬陵王居房州立豫王旦卽相改元垂拱永昌使居別殿不容預政凡七年武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廢旦爲皇嗣太后殺唐宗室後復以廬陵王哲爲太子武后立國凡十六年而寢疾張柬之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立遷后於上陽宮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歲改元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中宗始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羸十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于前縱焰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庶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黎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于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述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

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后既醜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哲復位凡四年壽五十五改元神龍景龍睿宗旦高宗第八子武后生封豫王卽位宋璟姚崇爲政紀綱修舉當時翕然凡政事皆取太子隆基處分在位三年傳位太子稱太上皇壽五十五改元景雲太極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實后兄二人長宋王憲次撫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史纂要卷五

唐玄宗

華

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開元二年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獅子國求靈藥醫姬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

史纂要卷五

唐玄宗

苗

於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官縣贈弟子爲公侯伯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收提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自開元二十餘年之間姚崇宋璟韓休等爲相厲精圖治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綰匹亦如之海內富安

行者萬里不持尺兵刑部所斷天下死罪歲五十八人幾至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嬖妃子而飲鴆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癰疽結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籬而不知一旦勢闌運去兵起邊隅腥羶汚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瑛而父子之恩乖十年

卷之五

唐肅宗

五

子婦一朝奪之乙亥冊爲壽王妃乙酉爲貴妃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歎矣祿山反上幸蜀太子卽位復長安上還七年崩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改元先天開元天寶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楊后封忠王兄二人長靖德太子琮早卒次太子瑛被武惠妃之讒廢死立亨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清

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遣壽王瑁及內侍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遇潼關散卒以爲賊與戰多傷旣而覺之收其餘卒次平涼郡得牧馬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於朔方次豐寧見大河之險將保之會天大風迴趨靈武裴冕等請太子卽帝位於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于是郭子儀李光弼等兵擊賊克取兩京復興唐室然專務姑息藩鎮廢立因而授命自是而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崩壽

卷之五

唐肅宗

五

七十八改元至德乾元上元寶應

代宗豫肅宗長子封廣平王卽位命雍王适平安史之亂命郭子儀以卻吐蕃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內有宦官專權竊政外有強臣悍將廢立擅位自是而威權削矣在位十八年崩壽五十二改元廣德永泰大曆

德宗适代宗長子史朝義據東都乃以德宗爲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屯於陝州諸將進擊史朝義敗之朝義走河北遂克東都朝義死幽州將李懷仙斬其

首來獻廣德二年立爲太子卽位詔罷四方貢獻文
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
馴象出官女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
嘉祥以進賢顯忠爲祥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
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
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克軍儲先
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
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狃闢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又出官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

書卷五

唐憲宗

本

書

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
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
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
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
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
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
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
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
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
從之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

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
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
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爰建議作兩
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
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
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
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建中四年時
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
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出

書卷五

唐憲宗

本

書

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
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
纔出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六萬緡常賦不能供判
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
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五
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
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
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道路苛政日增根本
日削欲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強已而

李正己以淄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李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又叛賊車籍馬行齋居送舉令峻于誅求疲吐空于機軸故姚令言以孱卒數千張旗一呼莽為盜賊假息奉天困躓山南良由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于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于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遠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官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

卷之六

唐書

七

唐書

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使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繞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繼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繡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在位二十一年崩年六十四

順宗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后王氏立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學藝善書禮重師傳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郃國公主以盛事得罪

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為免後侍宴魚藻官張水嬉綵艦官人為權歌衆樂間發德宗雖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上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是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臥病不能得見德宗悲傷涕泣疾有加崩太子即位永貞元年立太子純為帝自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崩年四十六

卷之六

唐書

七

唐書

憲宗純順宗長子封廣陵王即位神武有斷以杜黃裳裴度等為相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浸事驕侈元和十三年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父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澄王憚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間計於其舅司農卿郭劍劍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舉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

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瓘及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千緡上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改元元和

穆宗恒憲宗第三子母懿安郭后兄二人長惠昭太子早薨次澄王惲惠昭之喪吐突承瓘議復立儲副意屬惲憲宗自以穆宗爲太子帝崩之夕承瓘死惲被殺卽位牛僧孺李宗敏等爲政各分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自是再失河朔在位四年崩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

瘵

唐書

卷五

藥

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壽三十歲改元長慶

敬宗湛穆宗長子爲太子卽位後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

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

草遺制以絳王惲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

唐書

卷五

韋

藥

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卽位更名昞是爲文宗湛在位二年壽十八歲改元寶曆

文宗昞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年十二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但受制宦官每憤然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後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三歲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成美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

幼且有疾矯詔立瀝爲太弟以成美沖幼復封陳王
瀝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
厚帝崩太弟卽位殺陳王成美及安王溶初劉弘逸
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
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
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又珣杜棕
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卽位事不宜
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
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
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
通藩邸

卷之八

唐書

通鑑

沈

竄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
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
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
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
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
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
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
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昇
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
實難知遠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初楊賢妃得寵于

文宗稍晚多疾妃陰請以安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
與李珣謀之珣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宗
欲重已功卽摘溶嘗欲以爲太子事殺之改元太和
開成

武宗瀝穆宗第五子兄四人長敬宗次文宗次懷懿
太子湊次安王溶帝初封潁王母宣懿韋后初文宗
有二子長太子永次蔣王宗儉文宗以敬宗長子晉
王生而謹敏欲引爲嗣會早夭久之立子永爲太子
復以失行暴薨立晉王弟陳王成美爲太子文宗崩
仇士良等矯詔立潁王以李德裕爲相上英姿特達

卷之八

唐書

通鑑

克振威權收復太原等郡然於宦官之害竟弗克除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
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旣平願
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天下
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疾久
未平以爲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炎初
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官中皆以爲不
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游處未嘗發言文宗好
誘其言以爲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
日不能言諸宦官馬元贇等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

皇子冲幼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在位六年崩壽三十三歲改元會昌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文敬武三宗之叔也母孝明鄭后兄十二人長惠昭太子天次澧王憚被殺次穆宗次深王琮次洋王忻次絳王悟被殺次建王恪長慶元年卒次鄭王憬開成四年卒次瓊王悅次沔王恂次葵王懌次茂王愔上明察沉斷節儉愛民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抉摘細微而大綱不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唐書

舉時宦官握兵柄制國命上欲誅之恐罪無辜遂弗果初上命裴休極言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遠爲間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上欲御樓肆赦宰相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崔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官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八月帝崩鄭王漼卽位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

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宦官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行其黨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遂卽位宣宗在位十三年崩壽五十三歲改元太和

懿宗漼宣宗長子封鄆王卽位奢侈日盛賦歛愈急百姓流殍所在相聚爲盜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唐書

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未幾帝崩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晉王儼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上崩太子卽位賜路巖死巖爲相與同僚宰相韋保衡爭權斥保衡出鎮西川旣而賜死巖因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懿宗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歲改元咸通

僖宗儼懿宗第五子封晉王母惠安皇后兄四人長魏王侑次涼王佖次蜀王偓次威王侃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政事一以委之招權納賄以致大亂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關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黃巢之亂帝出

幸蜀後歸京師右補闕韋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

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

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

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聚濬萬州司戶尋賜死自黃巢等盜蠡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遂不能制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已下就見之上崩遣制太弟卽位在位十六年

二十七歲改元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母恭憲皇后初封壽王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長而且賢欲立之楊復恭獨議以昭宗嗣徙都于洛乾寧二年上以郊畿多盜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尉藩鎮南北司用事之人恐其不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從之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鸞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

號爲定策國老斥帝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採藥終

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

內却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

事勢至此瓦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朱溫逼帝都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

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璩因此并譖遠損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爲相涉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璩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哀宗祝昭宗子卽位昭宗有子九人全忠以太子裕等已壯者盡弑之祝以幼而得立全忠自爲相國加九錫尋受禪而弑帝在位四年壽十七歲改元天祐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

⑦

宋太祖

附李筠
李重進

宋太祖趙匡胤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行班首拜滑州副指揮世宗尹京轉開封府馬直軍使世宗卽位復典禁兵北漢來寇世宗帥師禦之戰于高平將合指揮樊愛能等先遁軍危匡胤麾同列馳馬衝其鋒漢兵大潰乘勝攻河東城焚其門左臂中流矢世宗止之還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三年春從征淮南首敗萬衆于渦口斬兵馬何廷錫等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匡胤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匡胤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禽

之弘殷率兵夜半至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固親啓閉王事也詰旦乃得入韓令坤平楊州南唐來援令坤議退世宗命匡胤率兵二千趨六合匡胤下令曰楊州有敢下六合者斷其足令坤始固守匡胤尋敗齊王景達于六合斬首萬餘級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尋拜定國軍節度使四年從征壽春拔連珠砦遂下壽州還拜義成軍節度檢校太保仍殿前都指揮使冬從征濠泗爲前鋒時南唐砦于十八里灘世宗方議以橐駝濟師而匡胤獨躍馬截流先渡麾下騎隨之遂破其砦因其戰艦乘勝攻泗州下之南唐屯清口匡胤從世宗沿淮東下夜追至山陽俘唐節度使陳承昭以獻遂拔楚州進破唐人于濠江口直抵南岸焚其營又破之于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匡胤威名用間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白金三千兩匡胤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五年改忠武軍節度使六年世宗北征爲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却數千騎關南平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加檢校太尉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鎮定二州

言北漢會契丹自土門入寇周主遣匡胤率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布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是日匡胤率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第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遣牙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素歸心匡胤甲辰黎明將士通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匡義進曰夫王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

予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舍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遽還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閤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質以義讓匡胤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命周宗正郭玘祀

卷之六

宋太祖

四

卷之六

宋太祖

五

續修

周陵廟定運以火德王色尚赤服用戌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立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贈周韓通爲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貸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遣使賑貸于諸州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追帝其祖考帝親視學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上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洺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

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
言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
爲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
守節至汴帝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
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
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
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從
事間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
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
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
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
讐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
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
潞而身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
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
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
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
于洛陽仍命郭玘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
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

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
贊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
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
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
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
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淮
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
掌兵柄常心憚帝及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
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
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
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
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
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
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
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
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
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齊陵卽
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
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

親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

宋史卷六

宋太祖

八

陳綱

從劾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依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常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帝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

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

侍側亦不能害不應爲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若

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親軍校有獻手搏者

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撾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

引撾首視之撾首卽劍柄也有刃韜於柄中居常可

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

此物事將奈何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罷朝

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

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

宋史卷六

宋太祖

九

劉

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焉哉自是不復獵建隆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遠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每縣

定民爲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東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今州縣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唐徙都洪州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皇太后杜氏崩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后愀然不樂謂帝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

皇太后

宋太祖

十

對

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載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遂崩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帝用趙普謀罷石守信典禁兵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武義節度使孫行友鎮

皇太后

宋太祖

十

對

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卽位行友不自安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蒼黃聽命旣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李漢超爲齊州防禦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要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以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至山西威令嚴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餘人奏之上方閱武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小人小逆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壘種健兒亦不足供矣乃潛遣中使諭進曰待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教之是也進感泣

嘗有軍校自西山來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
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有膽
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敵兵當薦汝如欺可自投河東
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即以聞乞遷其職帝從之
東夷女真自沙門島入貢制宦官給事掖庭母過五
十人建隆三年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帝既廣汴城
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資董其役
營繕既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初
定百官輪對制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
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令藩鎮不得
專決死罪禁民火葬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
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緣延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
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
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
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
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
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郃中筦權之利悉與

史纂左編卷六

宋太祖

十一

制

平

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募驍勇以為爪牙
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
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
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知之預為之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
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以趙普為樞密使遷故周主
宗訓於房州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乾
德元年用文臣知州以革節度使專鎮之弊初湖南
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
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
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
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
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
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
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宴客醉被殺文
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
擊之且以求援于朝廷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
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
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
于粟歛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

史纂左編卷六

宋太祖

十一

制

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周保權已殺文表于朗陵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使奉表納之于帝帝受之以王仁瞻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千牛衛上將軍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禁民間童男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詔設通判于諸州以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普之言也帝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初帝旣至澤潞欲事河東問計於張暉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帝以爲然至是欲謀蜀乃以暉鎮鳳州暉盡蜀虛實險易以聞初帝爲周將張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卽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命訊之不伏帝怒令擊之漢卿奮撻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只有奴三人甚悔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皆安在漢卿曰瓊所養一直百爾亟命厚恤瓊家然亦不罪漢卿

荆湖之役李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賞其過止罪處耘責受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爲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天長令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參差左編卷六 宋太祖 十六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李沆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同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辰

州在唐分爲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湖南既平朝廷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壻捷如猿猴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襄無復邊患置權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珪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愾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珪爲招討使屯洗口朝廷既克郴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官殿以珠玕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全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搞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永安節度使折德良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卒帝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自是世襲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判太常寺和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台影表石尺製律呂音始和暢初帝欲伐蜀而無名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蜀樞密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內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以書獻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山川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俾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受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

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帥兵禦之蜀主命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士自方諸葛孔明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平進德與保正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等獲糧三十萬官軍至羅川蜀兵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兵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與萬友康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退保劔門初夔州有鑠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泝流至此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以戰擢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自焚死後數日光義收其骨以禮葬之全斌進師次于益光會

由不
道之

諸將議曰劔門天險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
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來蘇蜀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
里至青強與官道合若於此進兵則劔門不足恃也
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
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遠進次青強昭遠聞
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原坡以待全斌
未至漢原劔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
戰昭遠據胡林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

宋史

宋史

字

宋史

官軍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
峽中郡縣悉定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
屠戮以逞獨光義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
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
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趙劔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
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樂
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
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倉廩廬舍而去蜀主惶
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
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宋史

宋史

字

宋史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
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
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
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
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
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氍毹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
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
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
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
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
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
旋師全斌等不從旣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
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憤怨
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遠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
萬自號興國將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
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
愛女及囊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
稱興蜀大王開募府署節帥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
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進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縣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素服待罪闕下賜昶爵秦國公尋卒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以左散騎常侍歐

陽炯為翰林學士

宋史

手

五

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長笛上問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詔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嘗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

機

機

綠簾宮闈帝慕無文采之飾嘗出蔭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驍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既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餒饑之備帝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

宋史

宋史

五

五

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緡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始令婦為舅姑服三年乾德四年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求遺書帝聞兩川兵起命容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

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
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
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
於嘉州翰棄城走灌口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
鼓進攻曹翰謀知之堂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
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
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
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歸附先是
乾德三年馮瓚知梓州視事繞數日會僞蜀軍校上
官進囑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夜攻州城瓚曰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篳篥相擊必無固志正
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
分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等未夜分擊五
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降千
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韃靼入貢韃靼本
東北夷韃靼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五年帝自聞蜀
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
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命責降全斌從義節
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
並進爵秩仁贍等歷詆諸將以自免獨曰清廉畏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
衣衾又能載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
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
之常典又何辭焉罷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五星聚
奎開寶元年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
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蛇約長
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從之是何祥也帝
皆不荅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
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帝諭之
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
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朕
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
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郡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
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
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二年北
漢主鈞疽養子繼恩立帝嘗因謀者謂北漢主曰君
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
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

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至是聞鈞卒乃遣李繼勳等帥禁兵以伐之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雷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上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強市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上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黜之帝以暑盛詔諸州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北漢王遣使告即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王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宋主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北漢權臣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宋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鞠之無爲釋不問有李

超者知璘奸狀上告無爲怒并超斬之以滅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繼勳等既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二月至太原築長圍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趙贊曹彬党進各帥軍分守之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退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漢主出降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遂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帝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寶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逆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寶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寶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時契丹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戴瑋等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

亦屢敗夜半傳呼漢主出降將開壁門八作使趙遂
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
遣南大王者將兵援漢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
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
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
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
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于甘草
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
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
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
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
圍南城爲汾水所陷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
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赴無爲自臨送之無爲行
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關人衛德貴告其事
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踪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
漢主乃殺之以狗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契
丹韓知禧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
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
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
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

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
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
爲憲州刺史是年初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印契罷
王彥超等節度使三年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
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
欽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
風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
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言書于屏几帝閱進
士諸科得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心憐之並
賜本科出身特進名科自此始除河北鹽禁省州縣
官增其俸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
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
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詔修前代
帝王陵被發者初帝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
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禮畢行賞以
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帝怒
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豈有例耶斬其妄訴者四十
餘人餘悉配隸諸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內臣李承遠逮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

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禱秩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帝拊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劓耳十月南漢主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銀數出寇邊請伐之宋主未欲加兵乃令南唐主爲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地張荅書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

卷之六

宋本紀

三

南漢

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九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踉蹌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窮蹙不知爲計始令整廣州東濠以郭崇岳爲招討使統軍六萬屯馬徑以禦宋師四年春二月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徽以其衆降美進瀧頭漢主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舶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舶走漢主懼遣使奉表乞降美送其使赴汴漢主又欲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因亂而夾擊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明日銀用宦官龔澄樞李托計焚府庫而後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悉斬其宦者百餘輩九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夏六月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

卷之六

宋本紀

三

南漢

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
遂伏地待罪宋主命斬澄樞托釋銀罪賜襲衣冠帶
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
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
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
時多制醜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賜以卮酒
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至
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
太平之盛不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
中安有此

卷之六

宋史

三

謝河決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卽
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聞
者不卽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竟坐法誅投其尸
于河開寶五年春正月禁民鑄錢爲佛像浮屠大雨
河決帝謂曹翰曰朕信宿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
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
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爲災也帝又
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
政所關使之然耶趙普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
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

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
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
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
入宮中帝曰汝當以此與我今勿復爲此飾公主
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
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
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
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
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
四海之富官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

卷之六

宋史

三

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聞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
復言禁玄象天文圖讖禁道士不得畜妻孥開寶六
年尚故主鄭王郭宗訓卒於房州翰林學士李昉知
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擇終場下
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待進士諸科
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黃
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帝謂近臣曰昔科名
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禁銅錢不得
出化外封交州丁璉爲交趾郡王榮未交州土豪

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攝譚州刺史丁部領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洪既亡璉入貢于朝授璉靜海軍節度加封爵吳越事朝廷極謹帝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巨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因召吳越進奉使錢文質謂之曰朕數年前令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居之以詔示文質遣還諭旨趙普罷為河陽節度使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元勲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及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

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徽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殺之帝遣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今往必

物陳
平陳
故道

我設若困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
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
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
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加吳
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使入
貢帝謂之曰江南疆僞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
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尋密告以師期至
是加俶招撫制置使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
戰敗走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
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詰關上書言江南可取之狀
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
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
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
贊善大夫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
差尺寸潘美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
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自負聞兵興踴躍
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鄭彥華
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行江南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
戰艦鳴鼓汭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貞
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
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與官爵八年
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
水克之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
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
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遽涉水
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
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
陣者爭遁溺死千計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
權知國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
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
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
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
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
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答之江南都虞候劉澄
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
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
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

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戮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帝享年五十帝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爲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卽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來獻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呿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左右內侍李承訓卽引手採取無所傷嘗因御五鳳樓有風禽背東南角樓鴟尾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

纂要卷六

宋太祖

甲

影

衣攀屋桷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獻觀者膽落蓋試其趨捷也大祖始自總戎爲士衆畏服及踐祚善訓戎旅隸兵籍者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用力鬪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賴上軍十月後騎兵皆侵晨出城習馬至暮歸飼馬不令飽雖苦寒馬常汗洽耐辛苦不甚肥盛初議取蜀有文武軍主武起曰西川除在天上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耳士皆賈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纔七千人居常衛士直廬中咸給以棊枰令對奕爲樂曰此徒端居終日無他思慮以此使之適情耳上性寬仁多恕尚食膳有蠶綠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刑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寬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爲太常寺太樂署令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程頤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

纂要卷六

宋太祖

甲

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地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不賜士卒至有題詩于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于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

卷六

宋太祖

三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因以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晉開運末契丹犯汴京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死樂城延壽至常山爲永康王所繫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衮以千騎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雜解里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衆皆菜色筠乘其怨

建謀約諸將同力逐去卽送款漢祖以其子赴朝漢祖深賞之授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周祖起兵入汴筠同郭崇從與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彥超東奔以筠爲昭義軍節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福進皆創業功臣故並加恩焉筠在鎮擅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而已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宋祖建隆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偏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

卷六

李筠

三

周祖畫像懸壁滄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旣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間丘仲卿獻策于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

懷孟寒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脩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脩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遣判官孫平銜校劉忠送於劉筠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筠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筠兵衛寡弱其悔之而業已然矣筠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寤筠與周祖

卷之六

李筠

五

有世仇鈞默然遠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與贊不協鈞復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筠有馬三千匹闢鞠場習日夜謀畫爲寇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將兵討之敕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監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懷德會破筠衆三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使盧

贊擒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列柵圍之筠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水死獲筠相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爲單州團練使筠雖性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毋屏風後呼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諠初名榮避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

卷之六

李筠

五

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旣發不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何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旣購得之果生子焉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

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爲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旣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

史記卷六

李重進

一

上

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爲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懼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又刻木爲戟形立陣前號捷馬牌皮囊貯鐵蒺藜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晟師朗數十人降三千人獲戈甲三

史記卷六

李重進

一

下

十萬世宗大悅詔書褒諭以重進代穀爲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玉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主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爲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黯號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舉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酌親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肝腑相與戮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永德意解二軍皆安李景知之密令人齎蠟書誘重進啗以厚利重進表其事世宗幸壽宴從官召重進賜戎服玉帶金銀器繒綵鞍勒馬及克壽錄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改天平軍節度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尉改淮南道節度太祖卽位加重進中書令旣而移鎮青州加開封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爲左右所惑猶豫不

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授李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爲重進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爲衆所拒踰城得脫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卽日拔之

史記左傳卷六

李重進

史記

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太祖入駐城西南閱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原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

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亦如守珣所云揚州旣平購得守珣補殿直俄爲供奉官

史記左傳卷六

李重進

史記

史記

宋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景宗 恭宗

太宗吳初名光義宜祖第三子太祖弟也太祖因杜太后遺命傳位於弟開寶九年十月即位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懷海國王俶朝于京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條歸其甲兵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餘兵十一萬餘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俶為懷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内官吏凡千四十四艘至京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曰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雍熙四年錢俶卒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特保

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于戈不息天災方行饑饉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敗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閑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惟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初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往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大王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遠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

堽見謂辛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堽引其手以上鉉力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既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蓋餌其藥則病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真宗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李后長兄漢王元佐嘗因

宋史卷六

太宗

幸

夕

內宴不與發忿縱火焚宮廢為庶人次兄昭成太子元僖淳化三年得暴病卒真宗初為太子兼判開封府故事殿廡帷次在宰相上官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階及門開封政務填委帝留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大宗屢詔嘉美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瀘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

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鴈鵠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覲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禎真宗第六子也兄五人其四信王祉餘四兄皆早亡母李宸妃章獻劉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

宋史卷六

宋宗

幸

夏書

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帝衾綢多用繪絕宮中夜因不寐而甚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大辟疑者皆令上獻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晉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是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

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養宋三百餘年之基于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

英宗曙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母任氏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奏十餘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既爲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仁宗崩卽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

宋史

宋史

書

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神宗頊英宗長子也母宣仁高后母弟岐王顥嘉王顒帝天性孝友其入侍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卽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老病憫乏不

治官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倖倖自信知祖宗志吞幽冀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常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旣立而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朱后兄五人皆早薨元豐八年神宗寢疾宰相王珪早乞建儲爲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后權同政事神宗首肯太后垂簾於福寧

宋史

宋史

書

宋史

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書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極端謹珪等稱賀遂奉制立爲太子神宗崩卽位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帝兄十人哲宗行六已立爲帝申王伋行九哲宗崩太后垂簾訓宰臣曰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

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長以禮律則同母之第簡王當立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知樞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太后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爲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卽位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宣和七年金人陷京師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崩於五國城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穀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穀金雖強何繫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譏諛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動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自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

得諛諸數哉

欽宗桓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帝受內禪靖康二年金人入京師以帝及后太子北歸紹興三十一年帝崩問至自金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祚聲板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施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至父子淪胥社稷蕪芾帝至於是蓋亦異懦而不知義者歟高宗構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使幹離不軍金兵歸未幾幹離不復陷真定帝奉使河北至磁州守臣宗澤請曰金兵已北復去何益請留磁知相州汪伯彥以蠟書請還相州帝盡起河北兵入衛初朝廷聞金兵渡河欲拜帝爲元帥至是御史胡唐老復申元帥之議欽宗遣人齎蠟詔至相拜帝爲河北兵馬大元帥使者于頂髮中出詔帝讀之咽嗚兵民感動帝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分爲五軍欽宗復遣人齎蠟書詔帝盡起河北兵帝乃引兵渡河次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先諸軍至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繼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

稍振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輕動汪伯彥等皆信和議惟宗澤請直趨澶淵為壁次第解京城之圍伯彥南仲請移兵東平帝遂遣澤以萬人屯澶淵揚言帝在軍中自是澤不復預府事謀議帝決意趨東平建炎元年正月帝至東平初帝在相州京城圍久中外莫知帝處及是陳請四集取決帥府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中亦部兵數千至東平命潛善進屯興仁留惟中為元帥都統制金人聞帝在澶淵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激來召宗澤命壯士射之激乃遁伯彥等請帝如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而諸路勤王兵不得進二帝已在金人軍中三月金人立張昌邦為帝稱大楚幹離不退師徽宗北遷夏四月粘罕退師欽宗北遷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為請邦昌遣使持書詣帝自言從權濟事又將歸寶避位之意聞資政殿大學士李綱在湖北遣人持書訪之又諭宗澤等以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可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起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不可不斷門下侍郎呂好問亦以蠟書來言帝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命宗澤先勒兵分駐長垣韋城等縣以備非常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至濟州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以兵來會帝發濟州鄆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帝次虞城縣西道都統管王襄自襄陽來會王至應天府張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張邦昌及應千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叙內外大臣限十日各舉有布衣材畧者一人如故事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遣使通問二帝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郡三十八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二將造舟江淮諸路十月帝如揚州安置李綱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千萬安軍三年正月帝奔鎮江亟如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二月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粦四月張浚等會兵討賊帝復位立皇子粦爲太子粦卒九月女真陷南京帝如越州女真入建康帝如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北還紹興元年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二年帝自紹興如臨安八年以秦檜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十年秦檜主和議遣使諭岳飛班師十一年秦檜罷諸將兵權下岳飛大理寺獄殺之三十二年帝傳位于太子時年五十六孝宗乾道七年正月上太上皇尊

孝宗左編卷六

孝宗

孝

號孝宗尋諭近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崩年八十一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庫難哉其始惑于黃汪其終制于奸檜恬墜猥懦坐失機事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悲

夫

孝宗睿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生子僖是爲秀王帝以建炎元年生于秀州之官舍高宗未有後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于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于藝祖可以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過堯舜甚遠高宗曰此事不難行朕于伯字行中選

孝宗左編卷六

孝宗

孝

擇庶幾昭穆順序紹興二年選帝育于禁中二十四年衢州盜起秦檜遣殿前司軍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帝入侍言之高宗大驚明日以問檜檜謂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侯朝夕盜平則奏矣檜退知爲帝言忌之及檜疾篤其家秘不以聞謀以燬代相帝又密啓高宗破其奸三十一年金人犯邊高宗下詔親征而兩浙失守朝臣多陳退避之計帝不勝其憤請帥師爲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在告聞之亟入爲帝言太子不宜將兵乃爲草奏因中官以進請衛從以共子職高宗因亦欲帝徧識諸將遂扈蹕如金陵三

十二年立爲太子改名昀初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宰臣陳康伯求去高宗復以倦勤諭之中書舍人唐文若聞而請對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儲之詔內降御劄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帝又推遜不受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面諭再三乃止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淳熙十四年大上皇崩帝號痛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祿在官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于是服喪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十六年下詔傳

卷之六

宋孝宗

三

影宋

位太子後五年而崩卽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虞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事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光宗循孝宗第三子也母郭后初封恭王長兄莊文太子早薨次魏王愷當立孝宗以帝英武類已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七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是時虞允文相因請彙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不勤于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七年正月孝宗上兩宮尊號冊寶禮成丞相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

卷之六

宋孝宗

三

影宋

神代典禮允文尋以聞二月乃立帝爲太子兄魏王
愷爲節度使淳熙七年魏王薨孝宗曰向所以越次
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未幾孝宗禪位紹熙
五年孝宗崩太后以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卽
位于重華宮後六年崩年五十四歲光宗幼有令聞
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
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官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
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寧宗擴光宗第二子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出宰臣
請立擴爲太子以安人心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

歲久念欲退閒宰臣留正以疾辭去太皇太后垂簾
樞密趙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
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
奏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曰內禪事
重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
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
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太皇太后覽畢
曰甚善汝愚出以指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
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
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

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
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
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至慶元五
年八月帝始朝上皇于壽康宮明年八月上皇崩帝
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
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冑用事羣奸至指正
人爲奸正學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
函侂冑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旣而彌遠擅權幸
帝髦荒竊美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
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理宗昀初名與莒燕王德昭之後而希璠之子也家
于山陰母金氏景獻太子薨寧宗未有儲嗣而帝弟
沂靖惠王亦未有後史彌遠在相位久欲借沂王置
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
慶元余天錫告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
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行於全保長家見與莒
而異之還告彌遠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皇子竑
立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以嗣沂王會竑與彌
遠相失遂成廢立之謀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帝爲
皇子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

以皇子竑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位理宗十四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勿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美威福與相終始蔡州之役與元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繫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邠邠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自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

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度宗襟父與芮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為太子耽于酒色杜絕言路賈似道專權誤國以致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五歲瀛國公焜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焜降封瀛國公二王昀昀者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等入官議所立昀以為是當立似道主立嫡乃立焜而封

是為吉王昀信王德祐二年文天祥請以二王鎮閩廣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昀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昀為廣王判泉州楊亮節等奉之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遂入閩宜中等乃立昀于福州以為宋主策揚姁妃為太后同聽政以宜中為左丞相文天祥自鎮江亡歸為右丞相元兵至建寧府昀入海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文天祥兵敗于贛州陳宜中入占城昀至井澳颶風壞舟幾溺死遂成疾旬餘諸軍士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昀欲往居占城不可遂駐礪州未幾殂眾又立昀為主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徙居廣州厓山是時文天祥被執于五嶺坡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昀投海中後官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月尸出于海十餘萬人楊太后聞昀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宋遂亡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糧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修撰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宜興王 革

武進左 孫校正

相之一

漢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

史纂左編卷七

不遺餘力

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諒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

不死爲何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漢王令引兵

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

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

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

東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

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

數失軍趣去何嘗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

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問上數使使勞

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露數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上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

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

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酈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

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

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

示默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默耳功徇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定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捷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

卷之六

本義

三

漢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嘗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參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當縣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上自洛徙都長安陳豨反自上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

卷之六

本義

四

漢

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張敖買民田宅數千入上

至何謂上笑曰今相國遇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
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
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
受賈豎金爲請吾死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
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
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穉黥布
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
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
國爲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
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
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
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惠帝二年何

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
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
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
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
與爲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
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
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
孫慶爲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
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
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
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爲鄼侯傳子至孫獲坐
使奴殺人城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
喜爲鄼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漢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攻之豐反爲魏擊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封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之陶取臨濟南救雍兵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崩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

史記卷之七

不義事

七

五

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于是乃封參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咸陽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咸武南擊王離軍咸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西攻陽武下轅轅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鄆與南陽守龔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龔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敗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

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雍聚擊

章平軍于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

東及高標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

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

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

邑於寧秦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

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津東擊龍且項宅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

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于昆陽

史記卷之七

八

八

五

追至葉還攻武疆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于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

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澤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于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卽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軍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闕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榮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旣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親參執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且陛下蕭何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密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魯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木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史纂左編卷

漢書

十一

四

東漢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荐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懼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普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番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勦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折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難之勳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曰鄧將軍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于清陽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遣王匡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衆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

楊寬中郎將弭疆皆斬之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於鄴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欽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賦克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都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大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亮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

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拘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等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出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還勅曰赤眉無殺自當來東吾折橋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微戰輒不利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諸將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

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四縣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薦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年五十七薨諡曰元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

人固
知易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徵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一有知人之鑑同鄉龐德公素有重名徵兄事之亮每獨辟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撲鉢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徵重之德公嘗謂亮爲卧龍統爲鳳雛徵爲水鏡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

知彼
知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
劉表爲荊州牧備在荊州衆力尚少備性好結讎時
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
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讎而已邪備乃投詵而言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
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
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
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
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
可語劉荊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
也備從其計故表衆遂強劉表長子瑜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瑜不悅於瑜瑜欲與亮謀自
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
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
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
既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與劉表相聞表自
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俊傑歸
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

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追
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
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
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
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子琮
代立遣使請降于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
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
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
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此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
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
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
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
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
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
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涉過表
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
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衡地
合交

善

善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索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速事之呼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此
何之
也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網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也亮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公安辭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顧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

鎮中成都足兵足食郭冲叙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覆所以致敗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

此不
能
分

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父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離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

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米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簫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初漢嘉太守黃元爲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軍虛元益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胥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將吳求活但敢負於南

無人替得

安峽口遯進卽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胥生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笑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蹕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諷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董和字偉度亮主簿吳濟也有忠盡之效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顧卒亮垂涕三日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殞恐有異計未知所知如尚書鄧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主兄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踴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初益州郡耆帥雍閬殺太守附于吳吳以閬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

史士閉境拒守閬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閬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閬亮以新遣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上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述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餘于昆陽之如大據道討潘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自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遠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潘次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蘇張說靡之說奉進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誑誑唐帝詭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誠曰萬人必死

此將亮
無人替得

亮營
法

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其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閭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抵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張

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干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爲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盡忠言則攸之禘兄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禘兄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諸葛亮集載後主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殞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 遐俎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求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農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志身憂國先帝

史集左編卷七

東漢書卷之六

三

汗

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

電

年工朴山尹院韓濟號令明肅如劫以漢昭烈殷死

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舊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遇事多闇春秋責歸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怏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武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

若成不未若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驚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胞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勢如破竹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于和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驥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雲馬玉閭芝丁立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于和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斬許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

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于是以火
 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
 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
 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
 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
 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
 于方城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
 運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
 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卻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
 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
 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
 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
 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
 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
 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繫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
 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
 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
 也頃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笑之上者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
 益非匹夫之爲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

亮傳

亮傳

亮傳

亮傳

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
 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
 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
 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
 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
 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
 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
 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
 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
 懿派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
 或由武成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
 天大雨三十餘日懿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
 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
 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
 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應亮先是魏鷹
 門太守張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
 騎狡猾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
 會亮時在和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
 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漢南

亮傳

亮傳

亮傳

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

史記卷之

卷之

三

三

三

三

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郭攸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曰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

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史記卷之

卷之

三

三

三

三

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時有大星墜營中後主聞亮病篤遣僕射李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文偉費禕字也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初漢前軍師魏延勇

征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揚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

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

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戚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撻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還逆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謖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

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
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于巧思損益
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
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詔
爲亮立廟于沔陽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
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
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
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
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
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
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
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
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
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於是始從之魏征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
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黃承彥者

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
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
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
醜女亮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
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晉史官陳壽等言臣前在著作
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
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
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晋光明
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
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
謂備雄姿傑出遠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錫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立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
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
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二

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論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爲上壽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闇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實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五事見前袁宏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

卷之八

八

三

四

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

八

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開三郡及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開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不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開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圃藩籬障幙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

卷之八

八

三

四

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專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庫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大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

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懿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一歷前世以觀近事一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費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 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九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四 卷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二 卷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五十九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六十五 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六十八 卷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七 卷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八 卷一百八十九 卷一百九十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 卷一百九十七 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九 卷一百一百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伏兼井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至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京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已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關閉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

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竿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竿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舍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疆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地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上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

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言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
乎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

卷七

七

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

傳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

諸葛附傳

張溫

法正

關羽

孟達

黃權

李適

李適

許都

許都

劉巴

魏延

美維

諸葛

諸葛

併尚

劉巴

魏延

吳張溫使蜀溫至蜀諸關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貴其
才還頃之權既陰銜溫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
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溫才多智少幸而不留然
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及溫放黜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
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即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
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為用云唐太
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以正為蜀郡太守揚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
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亮曰法正於蜀郡
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
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
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

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裏心常
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亮與正雖好
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
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
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操爭勢有
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
正乃往當先主前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
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
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
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
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
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將軍黃忠勇冠三軍破斬夏侯
淵先主欲用為後將軍而以羽為前將軍亮說先主
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
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
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即
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
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

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
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
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
與君侯辟為一體同休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
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感悟遂即受
拜
二十五年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
協封侵陵之達叛降魏封本羅侯冠氏之子漢中王
初至荊州養之為子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
難制御勸先生因此除之遂賜封死達既叛歸魏朝
遇之甚厚司馬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
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
潛圖中國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降人李鴻來詣亮
亮見鴻時蔣琬與費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
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
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始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

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徽遺是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會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嬖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

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到城下何其神速也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先主據漢中皆將軍黃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

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主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彭萊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于州牧劉璋璋見鉗萊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沂流北行萊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萊非故人又適有賓客萊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萊坐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萊遂並致之先主亦以爲奇數令萊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萊爲治中從事萊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器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萊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萊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萊行事意以稍疎左遷萊爲江陽太守萊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萊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萊

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辭於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自辯已而竟死獄中

杜微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譚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妙簡舊人以秦宓爲別駕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猥以空虛統領益州德薄任重慘慘慮憂主上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

嘉善編卷八

六

季興之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不篡弒自立欲與君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山野不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固不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大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姚仙爲廣漢太守亮屯沔陽辟仙爲掾仙並薦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今姚掾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

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廖立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

嘉善編卷八

七

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措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琰具白其言于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賊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

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誠真偽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李嚴為劉璋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嚴與孟達書曰吾與

卷之八

八

八

八

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方正其見貴重如此八年曹貴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為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

卷之八

八

八

八

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于豐督主江州隆樂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敢言多增咎亮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吳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保何圖中平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

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史集卷八

不第書

廿

柯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爲太子家令後主卽位爲郎中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人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

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官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愼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

李邕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邕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邕曰匪不助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謖邕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兢失亮意還蜀及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邕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金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亮兄諸葛瑾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亮弟誕亦仕于魏兄弟分仕三國人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遺

先主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
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
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
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
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
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
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且弟隨兄于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
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子瑜荅言弟亮以失身于人
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

卷八

下

主

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率五
萬人拒漢

蔣琬零陵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
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
大怒將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也其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
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遂不加罪但免官而已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遷為參軍及
亮往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後代裔為長史
諸葛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
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遷大將
軍錄尚書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
漸服初楊儀為先主尚書琬始為尚書郎已而俱為
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後隨亮出屯谷
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勲
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
在蔣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
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

卷八

下

三

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
不節莫敢從也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
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
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
表其言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
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延熙元
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
乘其費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
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
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

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奸義存道皆此類也

費祿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祿與董允俱爲舍人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祿右而

裴在卷八

不事

古

亮特命祿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祿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祿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祿匡救之力也亮卒祿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祿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日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遠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祿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祿至許別

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祿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祿至敵遂退祿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祿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祿歡飲沉醉爲循所害謚敬侯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祿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祿但顧俯蹶蹶而已初丞相

裴在卷八

不事

主

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祿不及焉祿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以選爲舍人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上疏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廢

允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蔣琬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

去矣

允嘗與

去矣

去矣

自屈方展閣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熙七年以侍中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向寵宜城人爲先主牙門將桡歸之敗寵嘗特完建興中爲中郎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後主營中之事請悉咨之遷中領軍後征漢嘉蠻夷遇害張裔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也亮以爲參軍嘗稱亮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嘗北詣

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君嗣裔字也初丞相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問蜀郡太守楊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羌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嘗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于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計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

裔

裔

裔

裔

我矣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有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徙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元儉述字也何祇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

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棄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言笑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尹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笄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

桑差端卷八

不請辭

大

何

山太守民夷信服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祇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避難交州轉入蜀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藉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

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

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

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

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

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可已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

追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就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在猜嫌恭嘿守靜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其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

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大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輔吳將軍張昭對孫權論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譙周西充人也耽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

節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後姜維連年攻魏百姓凋敝作仇國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主出降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諸葛亮出軍祁山維乃詣亮亮見大悅與俱還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爲大將連年用兵攻魏蜀亡降於鍾會被殺

諸葛喬亮兄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拜爲驃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

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與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胷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諸葛瞻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

卷之六

六

三

史

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

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其蜀中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郎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郎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知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頸又云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頸雙者為牛角橫者為牛領轉者

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

國牛頭動牛動三動者相激而五動

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戴剋去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扛耳

卷之八

詩考附錄

11. 11. 11.

隋高穎

高頴渤海脩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尋被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爲僚佐賜姓獨孤氏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公楊惠論意頴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彌屬

曰蘇威高蹈前朝頗能舉善言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頗復位俄拜左位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頗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頗頗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頗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頗以禮不伐其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頗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頗以取陳之策頗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頗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頗及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頗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金

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頗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頗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頗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頗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嘗從容命頗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頗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時榮感入太微犯右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頗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頗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頗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頗欲反帝未有所得頗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頗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頗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頗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大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壯士此及弊法如我意者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頗子表仁要小女故上以此言防之獨孤皇后知頗不可奪陰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金

後士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
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
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誦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
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
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
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
疎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爲元帥
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
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
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
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於后
曰免頰殺幸矣帝聞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
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
罪以此大驚時賀若弼宇文弼等明頰無罪帝愈怒
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
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歎悲不自勝獨孤
寡居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
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于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
臥自前自其解落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
受弟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

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
過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因頰於內史省而鞠之
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有
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
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
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
耳頰與子言自此晉帝此何心乎有司命斬之帝曰
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又誅頰天下謂我
何於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諫之曰汝富貴已
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
歡無恨色以爲得免禍場帝卽位拜太常卿時有詔
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
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修
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寔病之謂太常丞李
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豈可復爾時帝
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
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
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誚詭朝政誅之
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又蒙任寄之後
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公揚素等若

弼韓禽虎等皆類所荐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政昇平類之力也論者以爲其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類皆削稿代無知者

唐劉文靜

劉文靜世居京兆武功儻有大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大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扇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

姁相愛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李密倡亂兵填河洛賊盜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其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楫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此城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祖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圓全今部將敗方

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馬精彊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軍使囚乎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偽為詔發西河太原鴈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可帖帖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即委文靜張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偽作符敕

卷八

入劉文靜

三

發官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惟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訖謂威等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話曰友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方開大將軍府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後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賊懼毀王室不忍坐觀成敗故起兵無不當立者願

與突厥共定京師土地入唐公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疋公喜曰非君善詞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尚數萬欲引兵而東之文靜命將追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禍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

卷八

入劉文靜

三

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命秦王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秦王不豫委于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誠之曰舉糧少兵眾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甚無與夾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劒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

憂召巫夜被髮嚙刀爲禳厭文靜妻失愛告其兄上
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蕭
忸爲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
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
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
決非常計成事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
宜賜全宥帝素疎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
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
憂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
臨刑撫膺歎曰高鳥盡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
裴寂妻裴氏

二貞觀三年

追復官爵

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

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
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世
民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

唐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
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
白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
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消置嫡庶競侈相傾閹
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步頃也彥謙驚曰
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
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
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
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

軍公爲秦王

即授府記室

封臨淄侯

征伐未嘗不從
衆爭取佐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
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
馬卽辨文約理盡初不著案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
委任每爲吾兄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
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
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
大事計累進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苛譖於
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

君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
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
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
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封爵韓國公食邑千
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
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
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
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
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
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

裴李集八

卷一

金

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祿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
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扈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
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
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
目訪賢材比聞閣課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
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謂創業守文孰難玄
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
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鼎殆天授人
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儒役毒之世方
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

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
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
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加太子
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
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
累表辭位詔不聽久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
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
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齡以度支
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爲
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

裴李集八

卷一

金

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
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
外夷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治
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
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
於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
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
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
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
束手弛辯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

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連命莫克窮計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大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存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怠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貴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牧中國爲舊王雪耻新羅報仇非所爲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波陵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其帝命鑿死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曰文昭陪葬昭陵高宗詔

配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殫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謫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背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敕子弟汎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蕭瑀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相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長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是初帝討遼玄齡守京師上命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在帝聞留守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片令腰斬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

專決之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
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
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
爾宜師之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
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壻絕
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
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
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
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鞠治乃得主
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

史纂要卷八

唐書

四

陵尉詔停配享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時有司以
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詔八座議咸言漢魏晉
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崔仁師曰父子天屬累其心
此而不恤何愛兄弟玄齡曰舊制兄弟異居廕不相
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
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
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律五
百餘條立刑名二十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
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繁變重為輕者不可勝
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刪武德以來敕格

定留十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鑊杖笞皆有
長短廣狹之制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
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
仆值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
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
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
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
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
以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
齡許與及帝所親欵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

史纂要卷八

唐書

四

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助不
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
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
房杜之細耶

唐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後如晦既得志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從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

卷之八

唐杜如晦

聖

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尚書右僕射領選與玄齡共覈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領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奉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衛兼尚書

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瓜每輟其半莫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撰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卷之八

唐杜如晦

聖

當世語良相必曰杜房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構以累貶死嶺表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性通
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
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都郎中上黨縣
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延齡謂無忌
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
所以細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
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
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
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
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
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平之王爲太子授左
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
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
之帝顧歎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
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勢最兵待
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
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
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

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與
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問舊之謂不順朕
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
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
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
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
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
昵厚以子女王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
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荅曰黃帝得力牧爲
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
長朕得公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
無忌以免作威風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
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
公國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拔荆棘事陛下
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
徙等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
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細惟三代習俗靡
常爰嗣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
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爾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燭

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紊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涉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夜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褻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曩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于後一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曆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為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改張封植兒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詞同于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疆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家家人姻姬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

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乃止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尊官罷太子太師過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致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許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斛人酒杯不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儒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

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饒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疑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官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于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諠言如或杜言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

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毋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端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乃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字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命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

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舉訊無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弟思于檀口大抵其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真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增於聽受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

一

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營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代史纂左編卷第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堂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援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區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實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

風雪懷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克實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時不克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篋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

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屯田員外郎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闡入之罪黜焉為商州司戶參軍刺史頗賔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訕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紿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鼎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會崇矩客上書告崇矩陰事遂罷崇矩普由是見疑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

利廬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亂法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頗爲廬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

普爲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爲子弟求官上特命之

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

四

普

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

遂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極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蒼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

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

普

五

普

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是河東既平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臣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京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

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奸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寨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師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極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旣至慰撫數四普鳴咽流涕籍田禮畢太

卷之六

六

六

六

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驟加恩遇遂恣橫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制于是普廉得專殺不法事力于上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且伏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先是普遣吏甄從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圖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

卷之六

六

七

七

右感動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
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
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遊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
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為相於廳
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
卽焚於通衢其多得謗咎殆曰此也太祖嘗與普議
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普曰惟翰愛錢上曰
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
破屋子矣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
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
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
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
天下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
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其官太祖不用普明
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
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
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選
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
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
怒甚起普亦隨之大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
竟得俞允一日太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
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
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懷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
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弭德超
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
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
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奸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
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貪暴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
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
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
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
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命普即榻前誓
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載之金匱故帝即位之初命廷
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
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
罪是時盧多遜為平章事遜轉涉經史聰明強力文

辭敏給奸任數有謀畧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豫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太祖時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奉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慙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慙之事上于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尙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丞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

奏廷美多遜詛咒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眷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五月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東廊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熙元年廷美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實爲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

史纂要

人學

主一

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一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

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釐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諸州監輸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督丁壯塞之後有譖其私取親兵爲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贊

史纂要

人學

主一

以譖誅卽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贊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已卽詣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贊爲彰德節度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一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符彥卿父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疆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上場

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橫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普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晏之于后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又臨劇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贊等各陳攻戰閭閻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

以辛仲甫爲西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二也太宗初卽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號州刺史所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尋獎王室亦彊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弭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一日詎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

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德超屢稱其
寃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
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
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至是卽
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悟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
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
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
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
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
過此上由是釋然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

驛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

去

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
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
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
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
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期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
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

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
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
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
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
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
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
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
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
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

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

休衆心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主

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
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踰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
門以入旣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援甲與太祖巷戰三
縱而三擒之旣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
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
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
州旣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

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於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而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金者大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金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卷之六

六

大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尙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已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檣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

卷之六

六

九

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

卷之六

大業

手

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諭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

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今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

卷之六

大業

手

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待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九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

聚歛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送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

田西域與栽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必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大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其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減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

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桴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

史纂左編卷九

八 帝紀

四

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譴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

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

史纂左編卷九

八 帝紀

五

四

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秦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九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

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
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
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券
度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
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
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
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
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
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
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

宋史卷之六

宋史卷之六

共

宋史卷之六

爲帝寧無過舉卽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
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者殿最均科差
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
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抵罪帝貴
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
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
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
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
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
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

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
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爲平平
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
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
酒槽鐵口進曰趙蕤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
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此吾圖撒合
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鐘而止自庚寅
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
至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與
都刺合蠻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

宋史卷之六

宋史卷之六

七

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
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
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
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
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
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
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
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
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
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

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
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焚惑退舍請赦天下
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
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
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
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
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
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都刺合蠻以貨得政柄
庭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
之癸卯五月焚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
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
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
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
御寶空紙付奧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
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
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
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
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
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五
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復有譖楚
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
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
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謀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

知且殿下收召家僕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將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而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構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勝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啓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覲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父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聞世祖已立命阿藍荅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置將佐

散士卒資金帛又命太平魯海拘收關中錢穀不可
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
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
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
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
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
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里於成
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奧魯
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
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爲今日
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太平霍
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遣劉黑
馬誅密里摠師汪惟正誅乞台具以驛聞時關中無
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
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
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
兩以克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
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入春將之
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
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

卷之九

宋書

三

三

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
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
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
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
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渾
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
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
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
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
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
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
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大喜過
望切論其屬出兵效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
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
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
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
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
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
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懼希憲威名
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

卷之九

宋書

三

三

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入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

卷之六

六

書

三

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敗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輦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效宋將家屬之在北者

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璫叛亦脩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

卷之六

六

三

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慮從諸臣曰吾安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

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經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手

四

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願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

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尙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手

四

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廢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出辨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

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旣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能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邦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事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有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毋以常道啓朕及鄂漢

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遼寧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千城西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飲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托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

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欲

卷之九

唐書

平

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憤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

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

卷之九

唐書

聖

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卹輸

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命卿
門下省無憚群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所沮初
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
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
畧不荅希貢出整復免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掖
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
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
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
襤褸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耶掄之希貢復爲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於世祖皆遂其請是夜諸兄
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又菲薄之江
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
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頻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
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
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
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
儒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
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

卷之八

八 康憲

星

卷之八

八 康憲

星

君天下在用人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
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
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
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
已謂臯夔稷契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
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平梁
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
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
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
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劉秉忠

劉秉忠初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濶爲都統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

卷之九

八

事

卷之九

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癸丑從世宗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

卷之九

八

事

卷之九

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年翰林學士丞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官籍監戶給之秉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世祖嘗問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滛遂定都燕之計他

頌章服舉朝儀給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命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歛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謚文貞成宗時更謚文正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日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閑澹類其為人有文集十卷

史纂左編卷九

八 制集志

碑

李綱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

相之二 中興

漢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酈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略定魏地攻轅成東緝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新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

史纂左編卷十

六 漢周勃

陳留

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張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于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于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北擊趙賁內史保于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

陽園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
燒欄擊項籍攻曲陽最還守教倉追籍籍已死因東
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
賜與類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
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
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
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
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于砦石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
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于樓煩破之得豨
將宋最鴈門守圉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肆將
軍博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
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
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
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
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

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
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推少文
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
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
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
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于
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
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
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
呂臣無功請得除官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
皆什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
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
曰就今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
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
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
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

邸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
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
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
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
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
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
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

史記左傳卷十

漢書

四

勃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
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
絳侯結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顧欲反邪文帝旣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
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
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豔
曰武侯子勝之嗣尙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
年弟亞夫復爲侯亞夫死國絕一歲更封勃他子堅
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

免官後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世復封玄孫
之子恭爲絳侯千戶

史記左傳卷十

漢書

五

勃

漢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趣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

霍光

霍光

六

霍光

霍光

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柁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

霍光

霍光

七

霍光

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

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

桑弘羊

不棄光

八

陳

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賓服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

桑弘羊

不棄光

九

陳

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還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詔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

光不立於此
立於彼
於彼
於此
於彼
於此
於彼
於此
於彼
於此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主持而為好言于下蓋其
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以為丞相久
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
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
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
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持論
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
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
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
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
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
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

本
為
立
行
後
假
霍
也
官
者
太
后

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光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
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
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
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誼常為孝者以
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
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
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
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
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
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
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
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入如是光使盡驅出昌
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
光敕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克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

臺左編卷十

不書光

主

一

初

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綬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

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園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鍾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璣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官

臺左編卷十

不書光

主

一

初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

十七日使者劾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于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

奏案左編卷十

霍光

十四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

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十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

奏案左編卷十

霍光

十五

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軺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是年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爲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爲云云本始二年初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田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

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悖謝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宜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

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梓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比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家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霍氏

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能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聞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今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

霍光

霍光

霍光

霍光

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仲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官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詩史子第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房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窺人干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

霍光

霍光

霍光

又娶
后太

卷之六

八書

十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譽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災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殺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

霍氏

卷之六

八書

主

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鶚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

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警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左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

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

徙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惲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初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姦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

晉王導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人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刁協爲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壹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于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繫于安息遂使奸人乘機以虧至道然否終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六

斯奉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于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之天官混雜朝望頗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泰曩典謹送鼓蓋加崇

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從之拜
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
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
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
談世事還謂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
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顒中坐而歎曰風景
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變色
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衆收淚而謝之帝卽晉王位導拜揚州刺史陳頤遣
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

晉書

晉書

王導

王導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言重者光顯言輕者
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
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
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
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
不能從及帝登尊號百官陪立命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帝乃止進位侍中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以刁
協爲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爲
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爲王

氏所疾諸刻碑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
公卿見者側目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
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
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
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
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導能任真推
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
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爲導
訟屈辭語怨望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

晉書

晉書

王導

王導

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
惑疑似之說放遂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
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會太山太守徐龕反
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監旣而
監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
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于是典籍
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
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太子副貳宸極普天
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

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顥將入導字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顥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顥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顥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導守尚書令敦據石頭衆軍呂猷說敦曰驃騎將軍戴淵僕射周顥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顥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于帝時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琅琊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請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還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奉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于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

東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二千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八月侃兵斬峻峻眾立峻弟逸為主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四年五月以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泰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之重大姦不掃

東晉書

八晉書

三

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濠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荀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溫嶠卒導欲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紀綱頓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時為平南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酣樂不恤政事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

東晉書

八晉書

三

默將赴召求資于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
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販繼
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
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忌郭侯一人
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劉胤首至建康
導以郭默驍勇難制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
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
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
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荅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
有船艦成資故包容容忍以候是下豈非逆養時晦
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
縛默以降侃斬之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無下拜
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
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
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太旱導土疏遜位
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慾食無儲蓄衣不重
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病不堪朝會
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朝其見敬如此石
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是歲夏曹氏卒贈金
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三

晉書

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
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
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
物惟有短轅轅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
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
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
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
事之于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
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平常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
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
一崇造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
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賜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
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
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三

晉書

晉郗鑒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午以鑒有名于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賴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

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于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

左承制假鑒充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

用兄子演並為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閬州編戶

莫知所適又徐兪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

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尚書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枕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

實豈勝滿武秋邪彥輔樂廣字也廣與王衍俱宅心

王樂為稱首武鑒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

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

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

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

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

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

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

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

鳳攻逼京師議者以王含錢鳳眾力百倍死城小而

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

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舍等號令不一

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

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不突一戰曠日

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

彊寇決勝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雖有申胥之徒

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帝從鑒以尚書令領諸屯

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

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秦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導不從鑒于是駭之曰敦之逆謀優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都督徐充青三州軍事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卜壺溫嶠庾亮等並受遺詔輔少主咸和初

晉書

卷八

三

王

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于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師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四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道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笱子浦鑒築白石壘

晉書

卷八

三

王

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恩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時賊帥劉微聚衆數千浮海抄

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于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東晉書卷十

都鑒

手

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謚曰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行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

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東晉書卷十

都鑒

手

晉謝安

謝安字安石

人也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拒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潯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

卷之六

謝安

甲

七

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丹陽尹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

卷之六

謝安

甲

謝安

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就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護軍中書侍郎郗超初爲桓溫參軍每與溫密謀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曰吁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溫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却起卧帳中聽其言論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中書事時王彪之爲尚書令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

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官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官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桓冲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却超亦深止之冲皆不聽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尋詔安以甲杖百人入殿太元元年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封之二年以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冲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却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于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

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
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展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時符堅彊盛疆場
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
討所在克捷八年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
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
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

裴鑒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甥年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
各當其任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
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
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
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
已可知吾其左社矣玄等旣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
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
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
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
太保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充二

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
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城走玄進據彭城
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
崇棄野城奔燕牢之據野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
保安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
黃鉞是時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
而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
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
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

裴鑒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謝安

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
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
輔莽喪之慘不廢絲竹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
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
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屬
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
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時會稽王導子專權而奸諂頗有相扇搆安出鎮廣
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

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
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
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
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
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
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慨然謂
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
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
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

卷之十

謝安

四

數

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
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時年六十六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百萬安乃
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
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
及或手掩鼻以敬之及至新城築塼於城北後人追
思之名爲召伯塼半壘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
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
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壘悲

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
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唐朱敬則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賑其急難不責報于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李敬元所毀故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流言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費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

然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一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唐朱敬則

劍擊柱豎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聖人之遽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述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豪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歛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五言排律 五言長句 五言歌行 五言雜詩 五言小詩 五言雜體 五言雜言 五言雜體 五言雜言

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
頗怙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果毅
鄒汪又著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逢弘敏
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宰相姚璹曰誠如所言昭德固
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
天二年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誣以謀逆旣而俊臣
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二年贈左御
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
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
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
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
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
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
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褌士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
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在邊
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
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
王孝傑拒吐蕃於洮河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
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
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
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
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
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沉
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遷客色嘗與李昭
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悲曰爲田

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撲忠心無適莫

史集左編卷十

八 襄陽德

七

高

方酷吏殘鷺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山及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誠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稱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相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

史集左編卷十

八 狄仁傑

九

王本立恬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雖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緣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梟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旬枚左右丞相不判從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胥子數千凡幾詔邪爲定今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目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卽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

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階苦爭必欲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西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磽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士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浸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役行既久怨曠日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冰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歛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昔漢元帝納買損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都部貳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追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于遠方并甲兵于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蹶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饒以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

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

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剝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此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脅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在山東羣盜綠林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警蹙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簪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計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

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絕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翠裘主大雀雀主主

主

表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雙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唐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柬之爲第一授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忤旨出爲合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疠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龜鬬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關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藏其食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歎今滅耗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婦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軍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技惟詭謀狡筭恣情割剝扇動會渠遣成朋黨折支詔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取提挈子弟嚆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通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

卷之六

六

七

八

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太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責討擊兵無唯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會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慶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却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藩國

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募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難覓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遲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

卷之六

六

七

八

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贊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剛性焉會漢水漲留城郭東之因憂爲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龍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初贈中書令謚文貞授子一官束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唐房瑄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少好學風流沉整與呂向休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安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貶睦州司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東泉爲華清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詔總驪山疏巖剔數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斥爲宜春太守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卽拜文部尙書同平章事

唐房瑄

唐房瑄

九

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一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卽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

唐房瑄

唐房瑄

十

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衍爲相祖習浮華故至于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疎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于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劔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卽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尙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揚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惔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

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革癸丑率南軍復戰
遂大敗希文悲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
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髀
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
纔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使哀哀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
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
瑄每咤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
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本蜀中拜相帝至扶風始來
朝謁瑄意以爲圓纔到當卽免相故侍同禮薄圓以
金昇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瑄瑄又多稱病不時
朝謁于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
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瑄爲宰相略
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
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
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廷蘭以見瑄自是亦大招納貨
賄奸賊頗甚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
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
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
蘭藉瑄勢數招賅謝爲有司劾治瑄訴於帝帝因震

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
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
瑄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又招納賓客朝夕盈
門游其門者又將瑄言議暴揚於朝瑄方日引劉秩
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軼執挾
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爲邠州刺史逐秩
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諭敕中外始亦以武將領
刺史故綱目廢弛卽治府爲營吏擾民居相清議瑄
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禮部尚書爲
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
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
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
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文知人不明
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按史之評瑄當矣然進明之讒謂帝太子也而置之
朔方河北河東空虛之地則未然也朔方河北天下
勁兵處厥後收復兩京卒賴朔方士馬爲瑄之謀其
可謂不忠哉進明小人奪顏真卿軍權坐視張巡急
不肯救其言何足深信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以諸
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笑驚語雖不見於史圖

言必有稽據蓋當艱危之時以宗藩近屬分布外鎮使股肱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肅宗果復大業我朝靖康亦以親王為大元帥賴以中興此蓋瑄謀之驗未可以迂闊目之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房

主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二

唐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潯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因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泌得奇童帝大悅因是子精神要太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儼共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倭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儼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議請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

詔斥置斬春乃潛遜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卽位震
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
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
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
除皆與泌參議權踰宰相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
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
嘗曰卿事上皇中爲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
子資卿道義云帝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
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詎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
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
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
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
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
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
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
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
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來
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
光祿稱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賊必勝
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
所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礮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
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
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
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
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
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
天子父遽下詔戒行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
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
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
知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泌嘗語肅宗曰臣
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
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夜
坐地爐燒二絮以賜泌穎王侍寵固求上不許曰汝
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職句穎王曰先
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養和九仙骨朝披一
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

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必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曜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必才以試秘書少監克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關守張盛言南方凋瘵請輒浚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早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必破一桐葉唐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

實爲驅服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恭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必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凋耗員何可復必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陪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叅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叅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若是也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必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欽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必以爲外大重內大輕

乃請隨官開廟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辦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既復置人心欣然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猶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闕泌必請天下供

卷之三

六

七

八

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俄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後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歲百穀瓜果種相間遺號為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賀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

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譴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泌在衛徽有僧明瓚號懶殘必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謂之懶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妖人王瓊執政或命巫媼行郡縣以為厭勝大抵與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常使禁工駢珠刺綉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褻褻德宗素不為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祀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輟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誅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落塞從時何魁罡為巫詔葬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唐連范蠡云

舊唐書曰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

與赤松王喬安期美門將處故為世所輕雖詭道求
密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惟誕之士
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
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
至大用時論不以為然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
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誚
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
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
二十卷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引薦
處士陽城為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已深德之及
泌歿戶部尚書裴延齡巧倭奉主德宗信任竊弄威
權舉朝側目城中正士尤忿嫉之城一目盡疏其過
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為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
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
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
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為妄不之省泌與右補
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詣肅潤色
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
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服積年委棄後起為
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府士曹掾

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
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
章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
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與繁等
三人抗浮圖道士譙論除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
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為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羣
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次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
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
聞康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興按
問元興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宿銳於生事乃盡反其
微辭以為繁濫殺無辜狀奏敕於京兆府賜死時人
究之其後元興祿禍人以有報應焉初泌流放江南
與柳渾顧况為方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
復得入官於朝
郭侯家傳云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竹葉籠
上立有異人云此兒才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
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導引
骨節珊珊然人謂之鍊子骨
顧况者蘇州人能為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
交者必戲侮之然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柳渾端山

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
官久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羣
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
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
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
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
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
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
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

李泌

李泌

李泌

李泌

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
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
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
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
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
泌曰此固倓之心也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
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
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
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
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

不宜乘此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
娣自閭中言曰隣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
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廡下聲聞于上上
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
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
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
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
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
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

李泌

李泌

李泌

李泌

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
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
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
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
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憚萬一感憤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上流涕
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日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
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

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宜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至德二載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湏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倓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聞書紀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倓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

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斯告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去則倓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倓入長安城留三日引大軍東出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官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慈晨昏請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審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必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必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又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述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賦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所讓臣安得復言

且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曩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尤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於心何必

形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婦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代宗大曆三年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躡履過之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同平章事泌固辭上曰機務之煩不得及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畧教為宰相邪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曩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制追謚曰承天皇帝葬順陵德宗貞元中張延實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路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與相與蓄臂為盟更轡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郤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郤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

上曰卿勿問第爲朕言之必必惡賞也上曰何以知之必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願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鄒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必固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嫌以昇爲詹事郎國蕭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皆上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必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何得聞入父子

蕭宗

卷之三

十六

諸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夫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免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曾使海

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蕭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必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觀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蕭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

蕭宗

卷之三

十七

者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蕭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三三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

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曩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必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

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代宗時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巳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善待之元載誅上召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識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報政而用之以泌為澧州刺史
德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

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頗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惟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草制諫官亦上疏論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餉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歛繼以未訖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訖就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法應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通負可徵者徵之不可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號爲徵匿非推鞠不能

得其實且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勾勘兩稅錢帛使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而不敢言德宗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泌傳

三

三

合

軍遽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糜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資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李泌傳

三

三

合

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陝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湏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父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絲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千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關請募人入粟以補之

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
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
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
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
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

吐蕃

不棄

市

陳

田者什五六

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
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
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
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
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
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端功

臣居太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邊國務乘一時之權以
邀利無所不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
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
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
豈難制哉於人臣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討李希烈
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累兵萬人潰圍出
東保睢陽累表乞自貶詔罷勉都統節度使檢校司
徒平章事如故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
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
用兵非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
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
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
命勉復其位

德宗貞元三年泌爲同平章事初視事與李晟馬燧
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
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
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
皆害臣者今日薨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
多榮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

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必
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
馬燒有大功於國聞有譏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
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
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
不日復生也今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
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
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
所親見也今晟雖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
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
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遂皆起泣謝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為天子結
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
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滅族矣必問
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
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必乃密奏大獄一起所
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惴惴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

緒奏天功區遊瓊千世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
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瓊委軍
詰閣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故遊瓊又械送欽緒二
子上亦有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
大赦以安之明年春正月朔放天下咸陽人或上言
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隣正月吐蕃必大
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
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
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
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
方幾立巫風今杜郵舊祠請教府縣葺之則不至驚
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
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
也陛下儻不之情則神亦不為禱矣上從之
肅宗王鳳翔郭子儀自洛京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
朔逆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
兵皆會江淮肅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
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
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鳩檀南取范陽上曰
今大衆已集肅調亦至當乘兵鋒擄其腹心而更別

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孰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熱官軍必困於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塞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慮不能待此決矣

德宗興元元年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

李泌

三

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以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以對朝野皆屬目附之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不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未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憂魘之人耳但恐不

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陝號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約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爲陝號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湏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

李泌

李泌

三

李泌

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機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

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
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
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
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
可相躡而來則吾不得入陝矣朝臣以受詔不敢
去泌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
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
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
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
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

卷之五

唐書

三十一

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
到自受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
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
故勾汝餘生汝爲我資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
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
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
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
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
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初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上以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及懷
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
爲之備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
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爲朕討之對曰陛下未幸梁
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
可復立於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
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
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亦不足貴也及
懷光死瓘先殺其二弟乃自殺

卷之五

唐書

三十一

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
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
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
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臣敢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
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
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

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泌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泌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泌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上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泌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

卷之三

不盡

三

五

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與卿父宜速置之臯至潤州泌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泌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還之既而陳少遊聞泌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泌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

而致請從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穉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卷之三

不盡

五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貲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鴻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

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先是

卷之三

不羣

三

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允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卽引從官韋少華等一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耶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

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逆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將

卷之三

不羣

三

軍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

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必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羈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荒旁警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平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必所以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必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曉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領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闐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唐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
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
哥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
日贄費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
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
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登傳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療五要簡官事五術
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買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
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
戶口豐耗以稽撫宇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
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
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益
四賦曰閑稼以莫稅度產以衰征科丁壯以計庸占
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
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遵其言遷監察御史
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
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

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觀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輒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
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
少夫互相制切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
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
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
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
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宋必爭之
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
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元河陽以
振東都李懷光解襲城之國尊以太原澤潞兵抗山
東則梁宋安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費言皆効從狩奉
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
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釋孰復人人可曉旁
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帝
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
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
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
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憐人賣

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
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
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
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
乘輿播越大憊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
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從之會與
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
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意卽建言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
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愛生京師盜據
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暨其他顧瞻懷貳不
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
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
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
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私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
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夫感者誠發於心而
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三者相合乃可求威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
可行者而宜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
納之興元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
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
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
言思咎期在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
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
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
昧省已遂用典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軍籍馬遠
遞然行齋居送累廢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
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
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昨空於枵
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煙斷絕天譴於
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禍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痛
心醜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隆皇谷自今中外所
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
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以乖方致其疑
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小君人則何罪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師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覲間架竹木茶漆推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時朱泚更國號漢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赍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三庫別藏貢物費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帝悟即撤其署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克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潯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從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會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僭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且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李懷光既膺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

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歛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陣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

可曰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二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粟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俟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

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而會
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如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
救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
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
橋時廊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
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獨管師徒足以
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
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
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
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
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
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逼恐分
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
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
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
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
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
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
圖亦恐不能自拔極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
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所邀誘

此兩軍迭爲犄角仍令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
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爲先人有
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問不可以不離救
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
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
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時李晟以
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
以裨將趙光銳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
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
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
懷光大懼反謀益甚又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投
鐵券於地辭氣益倖未幾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
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行
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授以試
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
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
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
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貞外試
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
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彼志軀命者

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也若草木
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心欲得其穀心厚賜之可
也俄以勞還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
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
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
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
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
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
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
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倡在南塞要衝

史鑑左編卷三

唐虞贊

四九

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
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
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初上使諭吐蕃遣兵同收京
城吐蕃聽命五月渾瑊奏吐蕃尚結贊屢遣人約刻
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
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
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
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
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
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

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
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
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
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監今懷光別
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晨諸
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
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
情也上復使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晨諸
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宜審細條陳

史鑑左編卷三

唐虞贊

四九

以聞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遷爲規畫未必合
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
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
悅智勇得伸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夾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
藏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傳聞與指實
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
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
奉行罰從命者又未常合宜徒費空言抵勞眷慮匪
益其損實多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

乃能用入六月上問陸贄今望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宜臣竊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

卷之六

六

手

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是時李晟已復長安車駕將發漢中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不可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白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

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期遺一不取惟韋阜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忌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

卷之六

六

手

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唐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東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當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

練戰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廢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消偽冒蒙貞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梳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

事鑑卷三

八

三

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弊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

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龍元帥自涇龍鳳翔薄長武城蓋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選揀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敗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匹巽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

事鑑卷三

八

三

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眾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况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

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驪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舊唐書云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參絹數千疋湖南觀察使李異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十一月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軍

卷之三

不虛筆

書

卷之三

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士寧率衆敗于野萬榮分兵閉城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入朝宜速卽路上聞之使問陸贄贄奏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彊失其人則危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彊弱之機也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後圖冀免差失上又遣人諭贄除一親王為節度使且令萬榮克留後贄奏臣性習懦鈍待罪宰司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

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萬榮所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悛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債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

卷之三

不虛筆

書

卷之三

側而益疑善之則觖望而肆惡去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今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衆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感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殷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迂闊有異軍機請指陳汴宋一官近代成敗之迹皆陛下所經見者以為鑒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

皆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潁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澤隱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觀遘厲不還先皇帝貪因循之便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殲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動身節用畢力竭才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淦代之士寧兇頑輒敢耽睡素非得衆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取指顧可平陛下深念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堅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染之俗追思至是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識君臣之間執必憊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

史記卷三

不虞

五

但選能臣命爲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班宏判度支卒于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文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贊貸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狩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千金賞久之上謂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割拂帝短惡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既放荒遠

史記卷三

不虞

五

常聞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瘡癩祗爲
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三

綱宋李綱 上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也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
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
綱上疏曰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
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
道入寇其一以王子幹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敗
燕山諸郡皆陷遂犯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
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
懼不復議守矣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

卷之三

宋

一

宋

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
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太
子爲開封府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
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募下計
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綱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
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
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
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
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
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

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過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

宋孝宗三十一

二

三

感悟歎息二十三日上帝玉華閣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取仲南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顯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皇帝旨也

大赦天下... 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綱敏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隨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

宋孝宗三十一

三

四

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

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說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綱爲參謀官團練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屢燒橋而遯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出通津門東下道君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

李綱

李綱

四

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綱侍對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竊思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於殿廷問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對綱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

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使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既被旨同懋良弼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爲不可守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

李綱

李綱

五

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簪以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戰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關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關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

而賜袍帶并笏綱致謝且敘所以方時之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正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綱留守以李稅副之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卽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

宋史卷之三

六

六

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母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綱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

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振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官襍被皆將升車矣綱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從濂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

宋史卷之三

六

七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樓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千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綱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瑗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

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命親征行營使
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
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
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
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
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
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
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
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櫓樓掛毯幕安砲
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
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往
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
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廬端同行傳旨如
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
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
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
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
細俾驗認卽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
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
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綱與官屬數

卷之三

八

九

十

卷之三

八

九

十

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擣木
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
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
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
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首十數級皆耳有金鏤是日
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于
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
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碗綵絹等以頒將士
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
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使人李鄴請和抵城
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
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
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
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
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綱因請行上不許曰卿
方治兵不可命李稅奉使宰執退綱留身問所以不
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今虜氣方銳
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
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不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
懼李稅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

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就款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覲覲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爲然綱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稅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者南嚮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燕人王洵等傳道言語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

卷之三

入李綱

十

思莫大也今議和須餉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絲各一百萬匹馬馳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奪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之心十一日稅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綱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克其數況

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澤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倍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

卷之三

入李綱

十一

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欺我此徐議可也綱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下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高宗方在康邸俾同

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綱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以收簇稿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揭長勝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

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

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

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

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綱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勝毋得告許綱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塞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

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裨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暉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救兩

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闕報行營司自金人議和誓書

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醢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綱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戒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綱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

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

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綱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克憚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綱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陷阱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撤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

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重賞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康王以歸雖種師道宿城中勿知也綱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綱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驕監分命諸將解潛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塵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虜復犯中軍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旣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執臺諫閥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來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宋人論以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

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綱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綱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綱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拊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及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綱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綱及師道入對綱閉命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

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綱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綱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綱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綱旣罷乃遣宇文虛中齎金人軍中復差秦檜爲剗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綱旣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付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有變綱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遂去明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

載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綱晝夜巡視有盜柵
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姦
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
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孽者至是始紛擾數
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
王叔父不韋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
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勇膂力善射居
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有驚怖及
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
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鄂
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
退師十二日賜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綱奏
上曰澶淵之役雖與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
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令三日
矣初謂其以船批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
遣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之宰執皆以爲太早綱固
請之上以綱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
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
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
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

史記卷之三

李綱

本

九

少宰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取南仲左丞
李昉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旣爲國人所
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
彥懋孝迪俱罷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
恪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
州奏金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觀察使
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
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
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
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
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旣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
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
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
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綱盡遣城下兵以追
幹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綱曰幹離不之師旣退自
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
聞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
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
無他慮而宰執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
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追及幹離不之師於邢

史記卷之三

李綱

九

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綱聞之上前方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遣使再議以租稅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知青州李梈罷右丞與官觀以翰林學士何鼎爲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知大明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皇帝廻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

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憇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公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主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

李綱

李綱

李綱

李綱

書乞誅六賊謂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綱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顛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帝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

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官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綱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綱力請乃聽上令綱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官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

史鑑卷三十一 李綱

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口遇道君皇后船綱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皇后艤舟令內侍傳教旨勞問綱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台具奏知乞依趙野例俛前奏事復傳教旨允綱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艤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皇后親加獎諭綱再拜謝訖道君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綱對曰朝廷見以擢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皇后蓋遵稟道君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綱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

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方得因汎語他事綱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侁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璫也以綱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綱對曰道君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綱以前語具劄子奏知具云道君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綱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綱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寧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艤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

史鑑卷三十一 李綱

廬之意遣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綱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

史家左傳卷三

八李綱

書

後

攻圍都城守禦次第綱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綱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綱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綱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

以置夾城之意否綱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綱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官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拆去使與官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

史家左傳卷三

八李綱

三

書

皆逐一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鑒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

魚袋古象簡賜網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綱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綱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屨不可缺之人綱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重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祗應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二十三日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綱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受命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子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物進納有旨不允三十七日率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殿迎奉道君儀

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勝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綱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唐忌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綱奏曰臣適與耿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爲國家非有私意而仲南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鑒與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如此臣

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
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臣所洞知卿不須如
此南仲猶論不已綱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
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
道君以四月三日入國門綱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
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
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
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
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遠欲捨朕何之
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綱不得已再
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
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
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
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
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
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
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
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莊襲之制
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
頭目竊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

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泺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固險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

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因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

史纂左編卷三

李綱

手

年雖行加撻糧草鈔而足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官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遺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綱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將兵二日不係將兵三日土兵四日民兵五日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官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濬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綱然

史纂左編卷三

李綱

手

後寤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
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
以徐處仁吳敏及綱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
敏乞去不果綱奏上曰陛下卽大位於國家艱難之
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
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
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
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綱條具
以聞綱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
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
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
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
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
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
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
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
未嘗給卸甲錢也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綱得都城
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
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
專權浸不可長之語綱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

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頭文武
官告敕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
而已此二人者乃齋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
回報卽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
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
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
有他意綱退待罪乞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
使押入綱不得請卽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
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旣歸府復鎖府門綱翌日
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
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綱自
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沒於軍前种師
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綱爲宣撫使代師道
者初幹離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
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
卽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
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
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鏖城法
以困太原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堽環

絕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
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
之圍於是詔种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
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
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
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
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
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
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綱宜撫兩路督將士解
圍一日召對府思殿論所以欲遣行者綱再拜力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本紀

綱

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
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死
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令面受綱奏
曰籍使臣不量力為陛下下行亦須擇日受敕令拜大
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敕綱退即移疾
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
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
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
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
言者許翰謂綱言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

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
護者益得以行其說且上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綱
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綱入劄子具道吳
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
侔而臣才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
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
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
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靈政
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言甫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本紀

綱

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
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煇耀圖史君子小人之
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
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
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翁訕成
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
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有不難也今
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
優詔寵答宜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綱白上曰戎
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

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匹上以爲然令條具以聞旣而勝於開封府曰宜撫司括馬事屬撥授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榜同綱竊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幹時劉幹除宜撫副使乃唐恪所薦綱初不知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方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宜撫司兵凡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綱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告敦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巡邊便可還闕綱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鄆州

見呂夷簡語誓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旣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卽須告陛不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錫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綱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驟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相授以至陛下適值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譴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

所依賴天下幸甚初綱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
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
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
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起
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
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肅然無敢犯者嘗以爲必不
勝騎騎不勝車余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
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
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
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
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
所起之兵悉罷減之綱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
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
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
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侯既陷
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
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金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
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
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
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

奏案彙編卷三

李綱

奏

奏

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
勞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
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
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
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
揆爲陛下措置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
不過十餘萬而欲分於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
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
河一帶控扼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
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
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
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消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
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
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
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
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
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
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
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
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

奏案彙編卷三

李綱

奏

奏

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以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切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

奏差卷三

六李綱

甲

獻

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懷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弋仲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軀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

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宜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

奏差卷三

六李綱

甲

簡

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義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

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大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幹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幹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分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進退自如宜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綱奏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

史鑑彙纂卷三 入 李綱

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綱極爲上諭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旣出境卽遣王雲曹曠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民兵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

也朝廷信之取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龍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山陳過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綱於外則處仁敏龍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綱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綱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

史鑑彙纂卷三 入 李綱

且得昏憤之疾不能決誤國并敘曩日楊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綱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綱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綱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時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虛

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
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
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
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
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綱專主戰
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
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復舊
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
久之聞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
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
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得高宗
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
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
劫掠官民士庶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
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綱遣使臣齋文
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
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
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誅其首惡四十六
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

卷之三

八李綱

星

綱

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
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
擇帥以撫鎮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
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
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穀熟御史中丞
顏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綱不
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
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爲金人所
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官使兼
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
示綱欲綱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
獨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威懼或勸
綱不若遂留綱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
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過如此得一望清光
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其言何足惜會復
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
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
彥同與卽具奏辭免次金果園學士董耘來見傳上
旨嘗遣從事劉黶齎御書由湖北往近卿書中有學

卷之三

八李綱

星

綱

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趨見進對於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却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偽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兵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絲縈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愛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以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靖康時宣力

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敗如此朕嘗欲言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耿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臣愚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邪其所惡者爲趙氏邪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踈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綱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

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歸且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綱面奏曰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人

卷之三

李綱

天

七

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趣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念臣亦

卷之三

李綱

光

七

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綱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居官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佞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行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

室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士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網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畧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大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

卷之五

李綱

手

卷

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綱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

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欵曲商量綱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官禁者月有餘日虜騎

卷之五

李綱

手

卷

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大臣統兵戰輔趙野翁彥國等皆資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怒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怒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秦

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臣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

史鑑卷三

八李綱

卷一

李

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

近之說。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綱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

史鑑卷三

八李綱

卷一

李

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常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綱拜謝。旣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

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綱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訪優加贈恤如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

宋史綱目

李綱

書

忠

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賊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富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官觀執政退綱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

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萎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勵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羣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

宋史綱目

李綱

書

忠

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一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安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綱退因批

旨置登聞鼓院於左掖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
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
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
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訟公狀六月六日同執政
對于內殿綱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
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羣臣輯睦
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
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
寇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
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
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
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
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
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
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
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
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
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
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而已皆
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彥質

卷之三

八

李綱

奏

遜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濟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
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
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
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
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
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
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
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獪者
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穉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
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
授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怒朝廷使金人
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
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首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
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
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
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
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赦有功
者卽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
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
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

卷之三

八

李綱

奏

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會議頗以為然。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奏曰：陛下僅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選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綱亦頗聞其為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當靖康間為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欲割棄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滿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都勤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請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網尚未至行在也。故眾謂招撫河北非所不可。然網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雖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

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幾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家後私怨，為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齋劄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發，足見其子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眾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為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詣行在

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
屈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
疏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
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爲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
亮憤懣而去綱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
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真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
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
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
前疏中語綱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
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謫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

史纂左編卷十三

八

李綱

約

其所以如果出於謫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
則必怨之以來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蕡之答武
帝皆人所難堪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
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含容之
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
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
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璣袍帶賜
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敕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
詔京西陝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四

宋李綱

下

初綱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官
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綱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
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
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
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
心而勤王之師雖不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
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
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
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

史纂左編卷十四

八

李綱

約

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
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
兩路已陷州郡及解救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
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
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
使臣齎夏藥偏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
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
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
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

與輜糧管以待兩路支使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殲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瀋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爲斥埃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綱曰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關者不搏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竊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瀋衛懷三州士氣既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綱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綱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綱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

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中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綱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怒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奸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取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倖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綱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頴昌挈家

趙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使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綱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開封府與歸守缺官綱薦宗澤于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淵東人自爲小官卽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以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卽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旣而除知襄陽府綱到行在澤適至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綱

四

綱

語褒褒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綱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綱奏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綱薦杜充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

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綱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綱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叅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綱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綱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關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綱

五

綱

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關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僮僮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哀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旣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雖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擄擾

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亦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

卷之六

六

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數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

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春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

卷之七

七

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搔擾者重寘於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健忠勇義武龍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關領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者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

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為陝西經制司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遼鄆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遼鄆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為三等格尺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匹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梅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撥擾者命官寬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綱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

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叢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于手足不足以捍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廝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關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剛剗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實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衝勦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

無不運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

宋孝宗皇帝

大書

十一

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罰凡士卒有功者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之敗衄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

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恤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革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綱又具劄子于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

宋孝宗皇帝

大書

上

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京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隨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

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接應以違而逃亡死傷皆可知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過蘇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綱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心腹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湮廢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諸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

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嘗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人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錡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能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續加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于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鑿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

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為利已博況勝之哉為今日之計莫若于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為精兵則所以固吾國者莫要於此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齋空名告

奏差端卷五

李綱下

西

奏

身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而軍器桷換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桷缺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為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畧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綱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

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東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三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平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綱草表并致意二虜首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為二聖通問使齋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

奏差端卷五

李綱下

主

奏

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為虛文務施實惠以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為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綱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

又俠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郎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克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

卷之六

八

宋

史

赴行在凡十餘人綱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務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衝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卽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太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克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克部隊將及擇有才力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

官於他統制下克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綱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雖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斬杜用李昱獲甲馬

卷之六

八

宋

史

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極京西湖北綱建議遣范瑗討之范瑗者在建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閭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瑗所殺上卽位瑗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閭畧之以責後效瑗尚反側至是綱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瑗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

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資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其來救父母綱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綱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綱奏曰淵聖在東官十餘年今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衡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綱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者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

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宜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

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症候旣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綱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

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環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於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渰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聞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問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是極渡源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罷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城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追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宣撫司人與知州軍差遣等

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便占射綱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為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議論輒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劉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狂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偽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臺鞠明白齊愈欺罔衆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奸惡等語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果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摘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剽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知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于內東州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

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官禁
寢殿私官人可見其情狀綱奏曰邦昌既敢僭
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
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宜諭王時雍逼迫
道君出郊之狀綱奏曰人臣不能仗節死義而不顧
君父一至於此雖犬豕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嫉
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
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刻東
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刀弩手法養兵於農籍陝
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文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
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以遠近相
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呈取旨其後遂置諸
路制置使而餘事以綱羅政皆不果行初綱嘗從容
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
籬其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
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
原者天下形勝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
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
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裏鄧示不去中原以
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

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
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
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
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官往東南
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庶都
城可守而金賊可戰矣綱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
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屢艱
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拔甲
胄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
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
爲經畧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儻論取一時目前之
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
上乃命綱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
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
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綱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
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
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
於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
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

翠華儻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蠡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關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湘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楚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指畫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楚幸東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皋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進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患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官室官廨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備時糧草命運發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

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水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發運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於外客或謂綱曰士論洵洵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蓋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儻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祿為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匹綱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綱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降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南並落職與官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綱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官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為不足用綱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

冷委彥國以修城又新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悉給錢十萬貫誠為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為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方國修城等擾擾如此之類內批出者頗多初綱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綱固知諫之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非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馳勉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奸邪無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敗方陛下勵精圖治枕

戈堂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綱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能傅亮綱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濟三州解邢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搖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若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為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綱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搖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

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今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河北行下州縣出勘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網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爭於上前綱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是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苟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

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轍之轍耶伯彥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即不得逞爲傅亮之事初王瓚傅亮既受命爲經制副使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解州亦爲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又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重賞總兵賞罰不明皆募於民間不出身應募者皆其家人也故樂於欲厚資給以募之皆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

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璣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即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綱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軍旅未集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遠遼前議敵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之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跋之若是之遠而潛善伯彥青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綱曰兵事不可過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跋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

逗遛如趙克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綱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三

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之也綱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上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綱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卽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

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傳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于此尚容臣得待罪宰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綱奏曰臣嘗欽與亮語觀其謀略智勇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得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

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何亦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綱既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綱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綱留身止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綱奏曰人生之職在論一宰相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忝仰荷瞻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爲有繫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某媿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

相所以譖想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羣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晚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必爲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樑設

臺案編卷五

李綱

言

冰以事撐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易棟樑又撐柱之具悉拔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軍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搖動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

天下人心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去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顧諛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禍患非所卹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八月十八日

臺案編卷五

李綱

言

也麻制中乃以綱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爲黨庇姻戚爭議傳亮渡河爲沮格主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綱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綱傾家貲以備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遺第近賊陰與之通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先是靖康二年金人入京師吳玠莫儔自唐州投文書至令依戎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

從軍備禮冊命於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當勉強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下先開傳房中已定立張邦昌為楚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虜意所主齊愈寫邦昌二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建炎元年齊愈為右諫議大夫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筭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不可得江淮之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貢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爲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悲且怨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齊愈既論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遠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申之遂

宋史左編卷四

李綱

綱

腰斬齊愈於都市齊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願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僞命臣僚之北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爲冤時張浚爲御史故善宋齊愈又黃潛善客也疏論綱罪章再上綱落職提舉洞霄宮張浚等又論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籍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命李綱鄂州居住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黨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浚又上疏論秘書省正字胡珵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爲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闕然幾致召亂按理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爲臣子立黨不忠之戒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毋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

宋史左編卷四

李綱下

綱

中原盜賊蜂起矣紹興二年除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賴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掠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

奏

入

奏

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屯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視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

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

奏

入

奏

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須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
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
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
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
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
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
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淮南為
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
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
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
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
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
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
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
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
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
者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能制
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
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區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順
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

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
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辦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
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
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
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
日忘宋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
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地予以
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
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
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
迄今九年國不開而自處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
御幸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
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
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擢之臣
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
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
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
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藥必先
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
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自易一臂無補于病從

加痼而已大槩近年開賑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平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憂勤而終逸樂也若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淮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務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執糧積

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解復遣使豈不以費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以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于事祇傷國體金人造孽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遺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之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倖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庫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

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強敵近而偽臣國家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日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寬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

奏集卷之六

六

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得衆矣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盡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于人材而創舉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其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雄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黨聞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寧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

此非

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親親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攻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顛倒是非致

奏集卷之六

六

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誠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誣人之罪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苑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違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

繼務至於攻謀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乎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餘孽迎還兩官必有日矣何謂實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

六書

史六

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維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鄭瑗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復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資求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從有退避之名不宜輕

六書

史七

勤復其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取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闔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

李藩

李藩

李藩

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摧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署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

業自我視彼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令欲朝廷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

李藩

李藩

李藩

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且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

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絕
生靈之屬望勿慮勿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
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
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
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
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補拔昇以
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
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
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

奏

奏

奏

間亟奮亟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于國
體詔以綱果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
八計聞上為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
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
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
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著易傳內篇十卷外
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
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
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朱熹曰姚平仲出城劫寨不勝或問計於种師道曰
再劫時不能從使再劫未必不勝也因論姚平仲劫
寨种師道令更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劫却是
因說虜怕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
人輕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喫
火燒之類此半日不食便斃了後魏帝嘗言吳兒長
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斫營便是劫寨是
最怕此也逆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去用兵汪丈問云
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虜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
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去矣蓋此中只有些精銳

奏

奏

奏

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三四陣已困於彼矣汪丈
云劉大將如此說了却如何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卽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
駐蹕郡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
宮未遷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官媼并有職
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
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
享客殺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
也張浚被召馳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鍍妝飾

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願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相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相死諸大將競以厚賂謀取願浩用數千緡得二人號曰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於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在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十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

上卷左編卷第十四

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臬累章數千言而乾

三

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不辯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五

宋范宗尹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願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并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可以漸制乃奏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衛王室較之棄地夾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除茶鹽之利國計所係合歸朝廷依舊制官提舉他監司並罷財賦除納上供外並聽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後通奏朝廷審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召擢更不除代如有捍寇之功當議特許世襲紹祚之初擬世襲上曰若世襲恐太重當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然李成孔彥丹桑仲輩起於羣盜

上卷左編卷第十五

宋范宗尹

二

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多不能守其地上謂宰執曰昨令西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先是宗尹嘗造膝有請於是宗尹曰此陛下萬世根本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艱危零落可憫又曰朕亦令選於伯宇行中庶昭穆順序富直柔曰宮中有人可託否上曰朕已得人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深慮至此實宗廟無疆之福及明堂覃恩宗尹初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同知李回亦言宜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卷削秩罷政上曰宜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藉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獎上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同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又詔武臣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命旣下上終以爲難後二日注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可月下寢

宗尹堅以爲可行卽力求去初檜自虜歸獨宗尹力薦其忠宗尹始建此議檜力贊之至是上意堅反以此擠之上亦惡宗尹與辛企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宋朱勝非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服而諸夏寧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

史家左編卷十五

宋朱勝非

四

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宣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上嘉之二年除尚書左丞時宰執陰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父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正輔

史家左編卷十五

宋朱勝非

五

白時中蔡卞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常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使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斬淵及內侍康履作亂劫帝殫位勝非委曲區處語在苗傅傳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紹興二年呂頤浩力引其入薦都督江淮諸軍事拜右僕射平章事勝非再相奏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兵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繻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虜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旣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萬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

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趨京師而實取陳
蔡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
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毫豫必成擒矣三慮虜
賊併力南寇今虜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
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
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
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二三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初
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勝非始
議分遣諸帥各據要害遂置公邊諸路沿海制置司
使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諡忠靖勝
非張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
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
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
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問宜撫
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
耶蓋因事出聘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閒居錄
亦多其私說云

卷之五

宋勝非

六

七

宋呂願浩

呂願浩字元直齊州人進士第河北都轉運使代
燕之役願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旣得燕山郭
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願浩爲
燕山府路轉運使願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
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
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馬
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願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
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除戶部尚
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
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隨進吏部尚
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
去留願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勝
渡江事愈急矣諫官袁樞乞誅黃潛善等高宗不可
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邪願浩曰本朝輔弼大
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威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
此言願浩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駕幸錢塘拜
江淮兩浙置制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知江寧
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願浩至江寧奉
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是必有

卷之五

宋呂願浩

七

七

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卽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願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

卷之五

宋史

八

張浚乘輕舟近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願浩曰願浩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願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羣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

可矣

卷之五

宋史

九

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願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願浩同平章事兼御營使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欺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泮戰沒王瓌擁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如何願浩奏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狄旣登海舟之後虜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虜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上遣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日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已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叅知政事范宗尹曰虜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上次定海縣願縣爲金虜所焚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綱曰臣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

江不幸充堦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日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材可濟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爲失體纔置良弓利劒議者將以爲謀叛綢繆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於行自非陛下棄瑕錄用則舉世無全人矣初建炎御管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中軍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玠關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玠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玠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爲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頤浩嘗

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兩路位選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左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虜諸路先定他時併之似未爲晚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除廬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千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左僕射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論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

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
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
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
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
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壽林待聘
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願浩獨秉
政屢請興師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
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虜分三路入江
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
修飭器甲今張俊軍三萬有餘裝甲萬副刀鎗弓箭

奏議錄卷五

三

族

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
三千雖不能如使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
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
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韓前忠統如崔增姚端張守
忠等軍亦二萬區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
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臣願肅斷早定命
世忠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忠由宿州光世
由徐青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阜
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
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

豪爲守虜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我出彼入擾
之數年中原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
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及
聞桑仲進兵乃議大出師身自將軍北向且言近聞
虜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未來舉兵必可牽制陝西
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世忠自京入
關亦一奇也又言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
世忠張俊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
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肅斷早定決策
北向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

奏議錄卷五

三

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
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
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
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
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爲何願浩再秉政凡二
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願浩連章待罪
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
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
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提舉洞霄宮五年詔問宰執
以戰守方畧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置制大

使兼知澤州時郴衛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願浩知臨安府行營留守八年上駐蹕臨安除知建康府行營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諡忠穆願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願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劾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初願浩上言金虜聞已渡淮北去然虜人多詐而難測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望鑒去歲虜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江東或據水鄉或阨山險邀而擊之萬一今冬虜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以撼鄆濮蓋虜之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初創沿海制置使以仇愈爲之建

司於浙西願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海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爲援不可深入惟救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資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海船以闕爲上廣次之溫明又次之今天既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援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虜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說海云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臣相願浩以大義論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例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宋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容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官所止爲行官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

宋史左傳卷十五

宋史

六

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關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勸德興文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

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

宋史左傳卷十五

宋史

七

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審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除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又食盡棄

城走襄陽竟陷召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飛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飛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飛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飛都督川陝諸軍事飛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飛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諸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賞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言行者會邊報沓至飛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飛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計鼎足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飛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

卷之五

六

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飛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飛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飛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飛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飛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飛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飛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飛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飛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飛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飛真宰相天

卷之五

六

七

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順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劉豫遣子麟猷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山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猷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猷戰破之。麟猷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

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亦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玘副之並聽叅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玘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鼎常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浚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寬。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抹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癰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問招河南守將壽堯陳蔡之

間往往舉城或率曲部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北數百里備禦虛空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曰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矜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

宋史卷五

宋史

三

甚怒既而子諲奏他事反覆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終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頗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曰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

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先是貴州防禦使瑗在官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自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改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官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使

宋史卷五

宋史

三

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善資之用可謂得人矣及是御筆防禦使臻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負瑕昧之謗今不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鼎奏

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璫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臺左臺主

臺左臺主

臺左臺主

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數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

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藏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玘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姑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

臺左臺主

臺左臺主

臺左臺主

臺左臺主

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來去有旨召鼎至越馬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繼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緒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開謝容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

方誣其受賄屬潮守以放編置人務吉陽軍門謝表曰
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
檣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
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檣
知之今本軍月具存亡申與遣人語其子汾曰檣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
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
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
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
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
宗附廟以賜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賜爲文
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有視草有擬奏
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
相以賜爲稱首云

開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
賜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管使司事權既分
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興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
體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樞
密院鼎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難救若兵
其鋒不可當立孤墨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亡

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
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邦本未固而宿
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俊曰江東新造
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
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
臣願與之偕往可詔岳飛掩擊虜寇襄陽京西安撫
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
棄疾聞大欽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
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
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劉洪道果拒
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
橫猶未入而鼎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鼎復以銀犒
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鼎自
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當何之惟向前
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鼎曰公
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
向前之議足矣蓋鼎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
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
留鼎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俊爲助者
乃寇準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

鼎之策遠矣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卽應之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襲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

卷之五

宋書

五

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初劉豫入寇鼎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樛謂鼎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鼎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樛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鼎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樛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陞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

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爲然於是張浚復用鼎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詰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衆所嫉胡安國亦師頤者也聞之以

卷之五

宋書

五

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樛耶乃敢託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是伊川三龜之目以鼎爲尋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選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體歸一無前入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也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

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一二大臣不與聞者又曰范溫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鼎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官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上曰然弗既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在官者以三年爲佳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浸不可長今與官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譴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

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閣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而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畱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字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檢以爲破和議深恨之詔修徽宗實錄以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今有未盡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臯

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土民墳墓甚衆大中額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群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

卷之五

宋高宗

三

官觀公議亦必以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莊吏一身取錢爾繆吏爲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於莊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今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貪贓土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中丞詹大方論鼎移吉陽軍時鼎子汾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札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請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辭

去不可却既至虔將邊嶺呂頤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死何恤汝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汾護喪歸葬于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襲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窺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鼎之家賴以紓禍總領一司乃鼎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世忠岳飛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其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爲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卷之五

宋高宗

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六

宋張浚附李寶魏勝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間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弗相意除知興元府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畱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畱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

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畱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今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傅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輔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輔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磨聖

兩宮隔絕一日吸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
殿卿柳州朕不覺羹覆於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置
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王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
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閫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
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
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
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

卷之六

宋史

三

七

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
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憐
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
與韓世忠鎮淮東今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
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
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
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
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
武昌而願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郾延驍

將婁宿李童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
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賊以搜攬豪傑爲
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
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
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
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
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
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仗其
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
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

卷之六

宋史

四

八

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
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
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案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
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
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
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挽之
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
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
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
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郿州吳玠復永興軍其

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僇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足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蘭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玠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玠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自邠州退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

卷之六

宋史

五

蜀

仁

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陞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募其類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

卷之六

宋史

六

蜀

仁

日泉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
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追逐帥臣王
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
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起用端已而
罷其兵柄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還稍復其官
徙蘭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
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
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
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
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
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
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
尤數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
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恨有叛去者會有言浚殺趙
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
王似嗣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
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
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
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
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人攻高

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
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
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
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畱鎮
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
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
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
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
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
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
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
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矣時巨
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
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
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
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
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
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
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

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為謀臣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過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為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覲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眾而來此必豫兵也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覲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境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

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裏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眾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覲攻沂中沂中大破之覲麟皆拔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寬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功者時趙鼎等議曰踴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

起三歲之間陞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警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為都統制鄭瑗副之瑗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為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瑗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為然復謀之岳飛曰王

參謀參末

大參謀

二

仁

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瑗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瑗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之浚慨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瑗輩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搢用軍禮謁拜瑗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驕勇自

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瑗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憂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駐肝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鄭瑗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瑗等叛爾祉復至廬州瑗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兄小嫌耶當為諸公辯之保無他虞瑗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瑗兵柄書吏漏語

參謀參末

大參謀

三

仁

於瑗今人遽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祉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辟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也祉拍案嘆曰麗消死此樹下諸將謁祉瑗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瑛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瑗所執瑗被殺瑗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注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瑗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下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鄭瑗去乎衆頗感動凡

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鄭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疑望者

臺諫集卷六

入奏

三

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鄭瓊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

事恐貽母憂毋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毋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

臺諫集卷六

入奏

四

論以害已今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墓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繫用兵而國家滿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憂矣浚爲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

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爲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

聖鑒

入奏

主

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辦得有坐困之勢於是陳屯盱眙楚泗以扼

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入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充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今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聖鑒

入奏

主

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誓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叅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搖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鄆商

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衆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為與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參

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為不若養威視衆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辯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起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

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畱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况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警未復

卷之六

六

九

高

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

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專托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邊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顯忠入城

卷之六

六

十

高

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宏淵取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初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

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絲縵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旣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晉人無鬪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却之李徽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

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議譴和乃以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

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
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枋奏
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
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枋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
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
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
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脇之昉等
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

孝宗在位

六

三

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湯思退闕之太駭
陽爲乞初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
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
江兩軍凡萬三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
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
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增置江淮
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爲
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徵兵歸淮
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
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徽

孝宗在位

六

三

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令尹穡劾浚跋扈
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諭督府參
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
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
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解都
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除醴泉觀
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
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
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
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
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
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
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
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
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
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
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
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
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

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珪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浚事母以孝稱學遠

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

說海云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媼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汜水之勲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浚督師子栻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問曾見盧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皆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守職是謹此事者廟堂之臣同議但願審之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下莊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愆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盡財屈兵

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告內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并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爾及辟查薦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

宋史李綱傳

入奏

主

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掇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枋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鄭瑄之

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浚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三十一年李寶爲浙西路副總管駐劄平江兼提督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

宋史李綱傳

入奏

主

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

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以粗備事急矣臣願發
徵陸辭賜膏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實自行在
遠江陰即謀進發軍士洵洵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
之非利實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
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
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
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
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
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
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

李寶集卷六

宋史

卷一

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
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犬
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發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
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澤請逆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
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
人云女真在船中惟餽而膳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寶
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澤黃端禱於石白祈風助順得
上如期楫師歡忭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
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樞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
引帆握乃俄頃過山薄虜敵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

失措驚呼分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爲
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成搖兀無復
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帆煙焰隨發延燒數
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其士登其舟以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
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
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
書印記征南行程層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
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太

李寶集卷六

宋史

卷一

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
勝餉道十一月至石闕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
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
勿追止守摘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
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
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旣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
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
中軍民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
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
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什鼓肅然若無

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勝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實寶以上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先帥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港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部郎中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璪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克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槍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

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閱軍約程在江池
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
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
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
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閱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
通爲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
魏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
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
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
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
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
悉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
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
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
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
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
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

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
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王麟堂先濟
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
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
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
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
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
官軍亦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
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
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
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
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殺之怒其不出江
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
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
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
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
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
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

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
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
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
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
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徵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
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
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牓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
海鹺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
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
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
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
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
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
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
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
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
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

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遜巴者給之
曰淮東子女王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
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已亥奏聞召允
文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
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
奏收兩淮三策不報克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
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
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
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
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叅知政事史浩議
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
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
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
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
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
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

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寬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

史鑑卷六

不憂文

志

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璘卒即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遯巴以副軍中人為言允文嘗

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遯道訴緊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華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

史鑑卷六

不憂文

志

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刺裹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今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議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

遂召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覲金主
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
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
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
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
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
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
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
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
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

卷之六

八

七

雷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上謂其言
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
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
故薦之久不報曾親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
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諭
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
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還回卽朕負卿若朕已
動而卿還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
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
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

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
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
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
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
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
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
賜諡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
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
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
二焉

卷之六

八

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七

相之三 守成

漢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令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新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

君釋之鄧通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血歐而死謚曰節侯

史纂左編卷十七

漢書

二

漢公孫弘 附齊厲正 卜式 郭解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
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
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
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
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
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遊于沼河洛

聖賢集卷十七

漢公孫弘

三

三

卷十七

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
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喟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
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
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
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
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
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
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
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

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遇民
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
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
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
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
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

聖賢集卷十七

漢公孫弘

四

卷十七

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
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
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
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
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
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
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
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
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
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時對
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入轅固
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
固遂以老而罷歸也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
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
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
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
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
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

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
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
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
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
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
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
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
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咸毀西南夷無所
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
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
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
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
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
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
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
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奇多聞常稱以
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
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
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

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每朝觀奏事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常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祓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

書左編卷七

漢書

七

弘

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祓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修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祓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

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

書左編卷七

漢書

八

弘

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齊厲王次昌孝王將閭之孫也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官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欲嫁之于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欲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堯王后官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官備具且甲齊之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克後官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于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于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于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官宦者爲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

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的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爲齊相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容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論客棄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忍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

史纂左編卷七

入漢書

士

霍

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

史纂左編卷七

入漢書

主

霍

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繼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議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寔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

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史纂要編卷七

漢魏相

圭

四

高

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忤木趨末或

史纂要編卷七

漢魏相

圭

四

高

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林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平原渤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民餓死千道路二千

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
今歲不登穀果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
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之曰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宜廣教化陰陽
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至
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
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
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
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
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緣麻遂草木茂鳥獸
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
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冠賊奸究所繇生也
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
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
議春秋夏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
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
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倪湯
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裏章奏制曰
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
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
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
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
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疏廣爲太子
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
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救相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疆壯姦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高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案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之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事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等待詔金馬

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漢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未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擊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二年武帝疾徃來長楊五祚官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

史纂左編卷七

八漢書

九

七

不訥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毋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

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于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庭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

史纂左編卷七

八漢書

十

八

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詰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耿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處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藏不稱職

史記卷之七

漢書

王

列傳

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遽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

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群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闢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聞相殺死傷長安今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

史記卷之七

漢書

王

列傳

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卽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

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爲

晨夜去皇孫教盜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察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文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奸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擅鄉制五枝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足夫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東漢伏湛

東漢伏湛

三

五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輾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北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卽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

東漢伏湛

東漢伏湛

三

五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
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
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闕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
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
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
徇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
才學洽聞義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

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
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
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
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
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荐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
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選賢士馮翊桓梁三
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譏見御坐新屏風圖
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東漢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率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于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根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譏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不凌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也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戒能盡忠于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

東漢韋彪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于進趨三輔諸儒莫不慕仰焉肅宗即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尉數陳政術每得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于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鄴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疏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以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

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
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于選
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
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
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
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
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
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
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尚書尚書之選豈
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

史記左編卷十七

東漢書

三

四

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
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
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
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
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
才審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
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
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新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
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
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

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
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
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
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
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
萬布百疋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
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史記左編卷十七

東漢書

三

四

五

東漢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國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謂州將也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贏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解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派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東漢第五倫

居職任康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

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

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熙熙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今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真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繡籍不修威儀亦以此

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關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刺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

史記卷之七

八 東漢書

聖

簡

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以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謫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此虜遣使奉獻和親旣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

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竇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捐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

史記卷之七

八 東漢書

聖

章

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曰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

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昃已功欲結恩
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
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田太常
丁鴻光祿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
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
得扞禦北敵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
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
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
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
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

史集卷十七

八 夏漢安

聖三

陸漢

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
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
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
遼東太尉宋由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
討伐席捲北庭此誠宜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
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衆歸德自蒙
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
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
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

建立於無功由秉安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
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
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
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
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
而非進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
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
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

史集卷十七

八 東漢安

呂

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
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
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
乃除安子宣爲郎策免宋由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
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
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
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焉

東漢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遣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卷之七

東漢書

聖主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常聞語曰峴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煖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徵錯等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

卷之七

東漢書

聖主

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待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齋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

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漢以戶邑爲制不知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沛水先定傾危以典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節岳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災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辭石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識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期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大尉以師

卷之七

東漢書

七

傳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加鄉侯邑千戶翼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

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執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譴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大挺繼統興業創基氷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士衆愚之中奮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

卷之七

東漢書

七

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宰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麗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靜謐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戾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收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

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貴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謀圖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說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殺負囊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書卷之七

八書卷之七

星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年三十襲爵時人謂之王白巖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趨還是不所願遂爲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殷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殷下昔用安遠該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該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殷下若起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殷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衆已構欲作匹夫豈有

書卷之七

八書卷之七

手

堂

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怨怒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東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黜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更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有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渺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

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關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煩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臻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朝官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管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

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平其第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網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網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

史纂左編卷七

八 晉書

五

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項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動色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

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上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太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國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請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

史纂左編卷七

八 晉書

五

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于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又自可便少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並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

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
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
殊爲儉陋元明二年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
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
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
補而已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
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
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家寧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
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
年卒年七十三謚曰簡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
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
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
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穆
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塵
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
而言之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

給事出爲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除丹陽尹王導
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整有萬夫之望必能
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
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
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
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
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
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倖人主慮易世之後
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
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

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良計故武王不授聖
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爲虧
亂典制拒而弗聽今琅瑯殿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
其將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
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
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
出爲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
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
居相位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揚州刺
史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

史纂左編卷七

晉何充

五

附

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
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病篤冰翼意在簡文帝
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
以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
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
錄尚書事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士
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子
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
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
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

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
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
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
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溫足能
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
將軍楮褒太子妃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褒叅錄尚書
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楮褒爲方伯殷浩
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
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
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史纂左編卷七

晉何充

五

附

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
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
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
宇宙勇邁古今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
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却惜及第曇詔於道
充及第準倭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琰所貴琰每云
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
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

晉蔡謨

蔡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謨弱冠察孝廉渡江元帝拜丞相辟爲掾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閭顧衆頌慶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遷五兵尚書遷太常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

史纂要編卷七

晉書

卷九

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現然猶存斯誠神靈保佑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

史纂要編卷七

晉書

卷九

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

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所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所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河水之險不及大江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河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擇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至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河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迭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

卷之七

晉書

卷之七

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瑯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令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

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
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
長也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
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
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
守中洲并設募若將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
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
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
宜防備甚有算畧先是郗鑒上鄒下有勲勞者凡一
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
史纂左編卷十七
入 晉書
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
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代殷
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
屢敦逼之始取祿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
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
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
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
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
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哂義不敢拜也皇
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
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
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
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
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顛殛尺不敢奉詔寢
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
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
當竟君臣俱疲倦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
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影官簡文時爲會稽王
史纂左編卷十七
入 晉書
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
上大義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
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連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
立俯儀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上退自宜致辭闕庭
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
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
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
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
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
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

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閭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之禮一依太尉陸抗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于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蜺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蜺後詣謝尚而

史記左傳卷十七

不義

聖

初

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十八

相唐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鳧葉貴產不啻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畧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歸計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拜為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

史記左傳卷十八

不義

聖

初

安往往潛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
帝曰爾行安論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
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
人並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
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
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
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
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
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
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
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
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
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
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
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
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
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

卷之六十八

二

異侯景向關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
雍蔽而下情通矣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
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
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
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頻塞州縣
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
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
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於是帝卽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
錢先是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
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
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
論其應如響春月而可蓋不甚難封德彝曰不然三
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
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
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
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
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
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
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封德彝不能對然

卷之六十八

三

金史

憊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
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閭不閉行旅不
資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
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郡公帝晏丹
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
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
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
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
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
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
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
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素不
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病辭職帝曰公
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冶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
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
朝章國典叅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閑並同職事文德
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
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

史記卷六

八

四

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
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
責不獻食或供養不精爲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
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吝若以
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
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
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
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
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
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
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於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
則小人道長實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
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
敦尚孔老至於怒威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
而鍤薄之風先播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
禹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
罰人或以供張不贖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
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
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况今之資
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累

史記卷六

八

五

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易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

卷之三

六

六

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滛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諭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

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貲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志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切諫他日宴羣臣帝曰貞觀

卷之三

七

七

七

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卒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

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寔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惟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科物比來從欲

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所惡以舉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經屬於屋遮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業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

邦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昔持

卷六

八

十

使管仲無志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資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不拜皇

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寒貴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筭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憫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養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

卷六

八

上

郭景言

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

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責育弗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闡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次不已鷄竟死懷中始喪亂後典章湮散

史記卷六十八

六藝

七

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彙然完整嘗以少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其將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也故徵侍宴奏被陣武德舞則僂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諱玩無數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爲徵嘗薦社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讎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王昏而仆所爲碑頡頏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誅鞠犯陣李勣等力戰破

通

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

史記卷六十八

六藝

七

五

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王周天元皆重飲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

自嘆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三王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故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虞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謔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授人與辭爲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殘而哀歎不息有國之弊當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徵徵對曰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惟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徵等濫進何也徵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卽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甘心桂州督李弘節身沒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救按之徵諫曰陛下平生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

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小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門曰北門近何營繕德素之上怒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

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令侯君集案之徵奏稱無阿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救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服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自臨治兵

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徵諫曰大將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上欲立皇子明母楊氏爲后楊氏巢刺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承襲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曰此等官職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

史纂左編卷六

六

乎何見李靖王珪等如此見我宮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官人及李靖等徵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不敢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言者過悞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除掃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官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惟得供其飯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益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

史纂左編卷六

八

九

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克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爲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尅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顧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氏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疎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氏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復自陳不足多惟

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至卽太宗之妹也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

卷之六

八

十

十一

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謂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勿爲形迹也蜀王妃父楊舉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列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尤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卽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徵進諫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爲其所憑恃除之不易況外家公主

舊號難治漢晉已來莫能禦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奮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備預不虞爲國常道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示懲肅管三十放之太宗又謂蕭瑀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瑀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徵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燕則曰

卷之六

八

十

十一

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彼將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十二年春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止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衛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

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為孝則天子之孝也徵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太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饌旁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徵等以激怒太宗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見即非天子兒邪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躡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邪我若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立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為公卿若不為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紀綱替壞巨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

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于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為華陰令徵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霆怒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為給使夜行遂出敕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宦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納其言闡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闡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上嘗止樹下愛之字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

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書徵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堅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昇殿顧延之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謁見道人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知無不言上皆

史集全編卷八

八 卷

高

四

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

結

史集全編卷八

八 卷

五

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二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惟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嘗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曷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太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歲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缺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蒙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奈何云反形未成邪徵曰馮盎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突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戢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

人親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
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旣懷誠信又喜免禍必
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
叔諧充使旣至益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
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
兵威言者旣多不能無惑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
爲鼯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
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遂
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于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
乃賜絹百匹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土俗

史纂左編卷八

太宗

手

對曰最愛肉珠以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爲愛重

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交絡身太宗哂之徵曰此物
誠不足重各有所惑西域諸胡愛重珍寶若遇好
珠則傾家市取乃劈肌膚藏之於身內此人有所經
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聞皆以爲笑然
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卽以我爲一胡也
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旦磨沉水等諸香用
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爲虛費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
何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李靖李
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陀或投西域而

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之徵諫曰匈奴自古至
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
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讐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
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
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
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
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
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
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
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覆滅餘落歸附陛下

史纂左編卷八

太宗

三

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心臣愚
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
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徵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
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
言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
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彥博又曰
不然聖人之道無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
鬼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之禮
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
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部爲漢藩翰終

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彥博計其後十三年四月
上幸九成宮突厥實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因結故
部落飛行官騎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
折衝孫武開率衆奮擊之乃馳退入御廐盜馬二十
餘匹北走渡渭奔其部落追獲斬之言者多云突厥
留河南不便據以右武侯大將軍李思摩爲可汗突
厥及胡在諸雜安置者並令北渡還其舊部俾世作
藩屏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劉根幹
以奉枝葉草本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復狼高
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
王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
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
撫之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
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
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雜別
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聚尺
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
宗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置安
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十七年西突厥入寇
帝悔之曰魏徵指遂良勸我復高昌不用其言今方

卷六

魏徵

夫

百

自咎耳新羅國獻美女徵諫曰臣昨在內署聞新羅
國更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恠但今日
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
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
不得已然後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會林
邑獻五色鸚鵡徵亦以爲不宜受上喜形於色曰鸚
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況二女遠離親戚乎各
付使者而遣之高麗等三蕃偕求學至中國遊萊州
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覘國家
虛實耳徵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
善雖拒發夷亦無益也

卷六

魏徵

无

唐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爲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素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

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金

任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

手

亡

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官

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

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

下

視

聽

且

孝

孫

妙

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

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一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倫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

卷六十八

王珪

五

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于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闢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饑寒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餘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

卷六十八

馬周

五

者四輩敦趨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願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三千里歸于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

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三十年幸九成宮竊惟大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卽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幸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覓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衆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騫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以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典成孔乎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

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人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皂隸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騁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建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哉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

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

卷之八

馬周

奏

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物器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

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半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念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以資寇邪

卷之八

馬周

奏

四日 金法南

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

畧振王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耳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其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密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

史纂卷十八

馬周

天

四

其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父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至於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

教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覽不見周即恩侍中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繼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晉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思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周病消渴連年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彙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

史纂卷十八

馬周

天

四

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自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難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眾後置鼓代之俗曰蓼蓼鼓三品舊服止朱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

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
形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
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
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
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
孤故吏歸千緣贈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
崖畧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累
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汎江道大總管處俊
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
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宿簡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御史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
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
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邈婆兼案其方書爲
秘劑取靈蘄惟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
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
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咸亨初幸東都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
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
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
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俗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

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此來者必王脩也此由脩察機變故冒法赴難向若居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望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惠博類非一臣之第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僕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鴈翔閣時赤縣與太常皆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雅

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祖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臨亡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塚自是法司每將

刑人必先以木九室其口然後加刑訖則天世

唐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又不調整
屋人江融曉兵術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成敗用
兵之事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
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賞者禮之
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
其死刑正則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
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
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消
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
少豈止一二人乎太宗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
賊斬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
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過於廣大過
在于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
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
入前無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
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
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
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圖當以知筭取之

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歛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上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統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五十萬卽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

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籍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旣而隱客至宜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恩正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詔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遷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

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馭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戢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大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諧元忠與戢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天子爲父長太后怒下元忠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有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追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通臣

史纂左編卷十八

元忠

史

史

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思元忠冤寃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至自元忠下獄里巷怙怙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賊從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

史纂左編卷十八

元忠

史

史

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觀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賁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賁曰魏公以忠獲罪賁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畧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

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當朝用事羣臣莫敢訾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敕曰衣錦晝游在乎斯日散金施惠諒屬茲辰元忠到家竟自藏其銀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官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幹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今皇子旣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猶樹而忘根枝

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則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

史纂要編卷八

入

聖

聖

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士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缺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

主所賞傾府庫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干人也天下今因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欺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

史纂要編卷八

入

聖

聖

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欺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固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過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等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

史纂左編卷十八

元忠

忠

忠

忠

遺愛薛萬徹齊王佑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知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宥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奏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

如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於州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至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睿宗詔陪葬定陵開元六年諡曰貞

史纂左編卷十八

元忠

忠

忠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九

相唐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儻尚氣節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叅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

史纂左編卷十九

八

一

空

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兼相王府長史復兼夏官尚書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

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叅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中書令崇與宋璟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初中宗景龍二年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母鄭氏尚宮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等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減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員外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李朝隱爲吏部員外郎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除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一無所顧景雲二年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

史纂左編卷十九

八

二

上以爲然制諸綠斜封別勅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一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基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徙同州刺史先天元年玄宗卽位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璪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權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手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侯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宜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

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間染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勅紫微黃門覆按崇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從之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府參軍上許之崇上言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傅劉幽求太子詹

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崇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果州刺史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三年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於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新興王晉爲雍州長史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攜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崇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爲相

擢爲尚書郎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待以師傅之禮或上言按察使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尚書左丞韋瓘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爲刺史宰相奏舉擬冀州初改小州崇奏言臺郎實怠及不稱職瓘稱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瓘卽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相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伏望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極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

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蝨賊此除蝗
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
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
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
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
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
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
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
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
萬石時議者誼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
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
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
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
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
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
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
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
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
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
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

崇第餘卿因近舍客廬會懷惓惓崇病殆移告凡大
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
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
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曰遣問飲食起居高
鑒尚食踵道崇以館漏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
不處禁中此何避是時止初卽位務脩德政軍國庶
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
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
少卿彞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
所譏久之紫微史趙璘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
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璘不原崇惶懼上還
宰相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
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時睿宗崩未踰歲帝問宰相
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
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至譴
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
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旣久來枯木自當摧折但壞
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
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旣
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蓋奉神主舍太極殿

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折貴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有共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爾夫厚葬之家流俗以奢靡為孝今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

卷之九

九

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有破費狗彘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讎而與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魏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齒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

兒曹慎不得為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崇崇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任之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

卷之九

十

中監丞姜皎言於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崇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疑阻張衡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

吾身歿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歿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

史集左編卷十九

八

十一

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知古憾焉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

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史集左編卷十九

八

十一

唐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耿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誣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

宋璟左補卷五

宋璟

主

登

激於義不悔后不懌宰相姚璩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宜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數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

宋璟左補卷五

宋璟

主

額

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賊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丞寵數有請於璟璟厲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俟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官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行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嶠南詔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遷洛陽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

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嶠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帝命黜河南尹知頻使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遂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

韋

不

事

意

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聯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宋璟言皎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里官勲封皆如故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臣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

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帝嘗命璟與蘇頌制王子名與公主號遂差以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子愛恐傷鵬鳩之平昔袁盎却引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是時勅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

錢

不

去

意

錢銘之更鑄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璟與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倫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實孝謹故事

墳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
孝謹者環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
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
冠衣裳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中官若
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
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
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
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
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兢務靡葬今以后父重
戚不憂之用高塚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
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
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
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
言公等乃能之卽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
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
之務環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
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餘修刑日餘修
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止女謁杜譏夫此所謂修德也圜圜不擾兵甲
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

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取言
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上以岐山令
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環奏故舊恩私則大
有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鼎綠舊恩已獲優改
今若載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
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畱請依資稍注擬
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徵官事下中書門
下環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畱以懿親之故
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勅處分謂之斜
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
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惟聖能行嗣先幸預
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勅
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齋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選
官環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八年環疾負罪而妄訴
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
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
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
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
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環與蘇頌建議
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環以監察御史蕭隱之

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頗爲禮部尚書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西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畱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餐優渥進兼

卷之六

卷之六

五

青

吏部尚書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厄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

賦三傑詩自寫以勸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員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

卷之六

卷之六

五

青

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嘉貞相繼爲相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

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史纂左編卷九

六 宋錄

王

唐張說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

史纂左編卷九

六 宋錄

王

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訖秋未還說上疏曰官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堦坡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糧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鋒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局禁內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桑扈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蠟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后不省握

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件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慝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

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菴即軍中論譟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

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說代張嘉貞爲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

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以張說爲學士徐堅副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卽奏行之遣使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十一月上至泰山行封禪禮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

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薦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十四年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以日知爲羽林大將軍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於是與說有隙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大夫宇文融之爲人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畧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張九齡言於說

史記卷之九

八書

手

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脩說曰鼠輩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

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妃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爲相時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詞旨倖慢帝怒之返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部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

史記卷之九

八書

天

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後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書州關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又移社就千秋節十八

年五月以忠王駿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吳契丹命駿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卒年六十四謚曰文貞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乃詩益悽惋人謂得

卷之八

不

弄

江山助云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蘇頲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徙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

卷之八

不

手

若漏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入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殊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

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畜重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條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烏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嗣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

奏案左編卷九

入奏

三

四

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白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襁衣未嘗殺畧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狠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

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伯頌輒助成之有

奏案左編卷九

入奏

三

四

不會意頌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劔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頌收劔南山澤鹽鐵自贖頌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頌直開井置鎰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肯予因上言遣使衛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謂頌公在遠止得忤上意頌

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雋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類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羞愧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類聚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

唐書

卷九

五

七

唐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今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忘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遑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蹶蹶乃小小者爾此而不革雖

唐書

卷九

五

七

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諸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俸廩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

史集左編卷九

八 虛懷

三

高

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燄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盡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拊貲訖無悔心明

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還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兇猾吏乎臣請以臆論廢者削迹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

史集左編卷九

八 虛懷

三

明

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餞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畱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

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
帝後還京因校獵樗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
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繅帛
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
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
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
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
始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
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
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
經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
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
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
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
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
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
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
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
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
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
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毗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
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

銷夢絲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
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
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
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
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
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遠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
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卷之九

八

五

約

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微倖
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
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
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
緣茲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條遺忘爾今反求精於
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
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錄主簿與丞此執
文而知官大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繆哉夫吏
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雖
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

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
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
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
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可官
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
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
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
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
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不以次用之豈
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

卷之九

八

甲

約

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
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
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能得苟求
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載變而成朋黨矣故
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
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
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
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
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

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募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駭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倚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

卷九

八

聖

約

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章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爲不可上乃止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

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遂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

卷九

八

聖

約

陛下必冀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

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秦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要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

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謬謂有大臣節當是

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謬謂有大臣節當是

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謬謂有大臣節當是

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謬謂有大臣節當是

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

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廨劬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說如休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

史纂左編卷九

韓休

聖

三

史

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

史纂左編卷九

韓休

聖

唐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君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縷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偏倚，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廷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

史記左傳卷十九

八張嘉貞

聖

史記左傳卷十九

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辭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郡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綴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

史記左傳卷十九

八張嘉貞

史記左傳卷十九

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聰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朱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強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令以賍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讎，染促有司速斃，以滅口。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尤勲貴在八議，乎事往

不可咎。倘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賍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設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坐慢罵。說源乾曜王駿共平解。乃得去。以疾丐還。東都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至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

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子。實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楊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今縣令取行著卿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

唐書

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譏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克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與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貶貶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詣使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楊

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位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營菜者謂之團結又定府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劔貧險雖大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縮素癩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邪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縮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馭百數省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

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唐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同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乎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食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工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袞亦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畧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畧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

宋

數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初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為罔上是日群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賜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敵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負疑畏推至公以行朱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常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今臣進擬廢官大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

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
內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
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
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
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
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
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疑其謀謀謂
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
承旨若還第卽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
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
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
列遣以繒帛救粟受而緘鍋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
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閩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
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
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叅軍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
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以蜜裏書間道邀泚
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
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
俄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涇原
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
捕取以從無爲羣寬得帝倉卒不及聽旣行欲駐風
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所領皆朱泚部
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帝亦記
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
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脩廬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
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勸泚奉
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
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
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
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爲塋壙宜令造一碑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事但問理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

史纂左編卷十九

姜輔

元

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再三救護帝怒不已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屢爲公擬官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他日又言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賞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

唐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臺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文叔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增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遂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宦官俱文珍用事文珍以黃裳舊人故引用之于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西川節度使韋皋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以闢爲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未能討故也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

益驕求兼領三川

上不許關遂發兵圍東川

半康於梓州上欲

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
裳獨曰關在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
關必可擒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
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大軍與山南節度使嚴礪
同討關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
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
者當以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
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
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
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
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
朕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以治亂云云
黃裳知帝銳于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
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
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
見強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
晏聽政衛士傳食太宗笑

擇人任而責成

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

子之稱帝舜恭已

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矧神
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
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
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
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
卒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
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
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
不怒謫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以是
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
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
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
流憑昭州原載不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
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驛塞不通直令
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
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
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
進及第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兄弟
寧河東軍皆以勇敢聞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

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一
幹吏寄錢數千繩并輓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
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
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
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唐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以父御史大夫栖筠蔭補左
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
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官虛卹禮廢缺吉
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
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
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
益重其厚坐是不徙者六歲改楷饒二州會前刺史
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居吉甫命舊除其署以
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
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
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
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
領鹽鐵又求宣歙間吉甫對曰昔韋臯畜財多故劉
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
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異為鹽鐵使高崇文
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間以攻
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
伐燕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錄江道者四且
宣洪斬鄂强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

其兵構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關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年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瀆塞停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咀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惜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惜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阮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宜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第詠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

請間効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塞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鄭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關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吉甫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三年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僧孺等久不調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唐書

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強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寶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

裴垫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通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垫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于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賈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唐書

大曆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妄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開劇稍增之使相通濟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開劇之間厚簿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殷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及奉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

史纂要卷十

李肇

十一

沈祐

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以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緡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言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今有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蕡舊軍屯普潤數畧掠近縣吉

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京城諸僧有以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寬緡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民必不可許憲宗乃止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脩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承徽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應造滕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脩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

史纂要卷十

李肇

十一

夏竦

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卽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脩之于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八年十月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

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援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掩其黨會計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材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接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縣唐許當蔡西面兵

嘉慶壬午年
卷之八
唐書
十三

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喜于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何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獲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蔡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緣五百卹其家日大欲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國淮西地未及上

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衰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垕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焉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本法不忤害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服物食味必極珍

嘉慶壬午年
卷之八
唐書
十三

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聖公論以此重之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盱帝今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奸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縣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註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訖其成敗損益大端目為

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吏各寫其圖於篇首爲五十四卷號爲元和郡國圖又與吏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爲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爲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於代前卒一歲榮感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脩亦有志操實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唐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爲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扈侍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卽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藉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于是京師多盜至騷衛殺人尸溝中吏視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

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于進且近名兄措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誼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誼所構挾過失誣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慶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可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不敢辭揆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

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

鄂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唐李揆

唐李揆

十六

唐李揆

唐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召拜比部員外郎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睦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旣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幣募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緩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

唐武元衡

唐武元衡

十七

唐武元衡

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還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初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兵輔侍郎許孟容言于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皆嘉珍

二人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導其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

唐裴垪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垪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任賢使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垪卽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垪方直以爲任公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列傳

二十

附注

薄其過春信弭厚吉甫罷乃拜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垪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密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瓘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瓘欲有關說帝憚垪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垪官而不名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允官垪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相効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垪權因探帝意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列傳

主

漢

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說獻征討計垪固爭以爲從史也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垪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垪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垪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矍然徐乃許之垪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垪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及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賦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垪奏禁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垪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

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宰號名臣自他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飢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

裴度字中立

唐裴度

三

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武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裴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乃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唐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為河南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堂節度府書記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謁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

裴度字中立

唐裴度

三

張網羅于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于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地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震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震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震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震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震無罪即決五方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震度對曰案罪誠如

聖旨但以裴裳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實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賊曲兵帝嘆度知人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絕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騎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閤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家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鐸死家奴告鐸子稷易

父奏末冒遣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貴度諫曰自鐸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悅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建言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裴裳爲令

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寔疑問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

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
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亮沮出之外度屯郾城
勞諸軍宣朝廷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
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
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
先入蔡明日統酒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
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
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闖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
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
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

裴度

入唐書

王

王

已擒人皆吾人也衆咸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
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
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如詔度固
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勳策進上柱國晉國公
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修麟德殿裴度因奏事
言之上怒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戶
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鏐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曉
其意數進美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鏐又以厚賂結
吐突承璀鏐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
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嘆之裴

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
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鏐異皆錢穀吏伎巧小人
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鏐在度支專
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
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
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鏐入相
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
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鏐資性狡詐天下
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
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

裴度

入唐書

王

王

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
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
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又三上書極
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鏐初蔡平王承宗懼度
遣辯士栢耆脇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論程權
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
離李師道估强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合諸節

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
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
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
劉深抵鄆以管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
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陟負五
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
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脇不承又獲盧大夫
通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崇坦子上訴朝
汶譖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度極言中人暴橫時方討
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

唐書

卷三

三

唐書

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
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
澄肅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
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
也帝嘗語度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惡夫樹黨者度
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
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
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
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而卒爲
異錙所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

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光顏烏重胤
不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
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
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
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以爲逆豎構亂
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
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
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
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

唐書

卷三

三

唐書

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
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
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
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
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
進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
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
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
一至於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計自平

若朝中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
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
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
積宰相積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
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
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
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太
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
畔誤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樂流涕伏未起
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畏
史纂左編卷十 唐憲宗 手 擢

置直謂今日柰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
獨斬承階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
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
可悟果出承階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
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
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逢吉險賊善謀
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
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
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
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
史纂左編卷十 唐憲宗 手 擢

之引所厚李訓張權輿等內結宦官外種支黨醜且
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
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覓賊熾肆
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
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
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
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慎
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擅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
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帝雖孺蒙然注意度

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實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與作偽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與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志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趨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

卷之六

唐書

五

陳通

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又端奏稱衣段疎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又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

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言到彼稍失去就待到我富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已令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微發須

卷之六

唐書

五

金

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正祇是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和平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即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

納為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葉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可奏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說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勳業人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患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煙賓客史筆左傳卷下 唐書 五十五

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聞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謹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臥獲北門可也趨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白

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槩以備貳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太初中詔配享憲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子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非管城逮今廟食初度平淮西後憲宗賜王帶一條度臨薨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當度意因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於泰左編卷下 唐書 五十五

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者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唐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
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
誅憲宗將輦取其髻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
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
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
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
付度支鹽鐵急遽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因引故事
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
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

奏左編卷十

唐李絳

五

四

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
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
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
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
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
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
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
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羣
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掾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
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

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
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
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
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
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
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
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又
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
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論絳襄陽裴均違詔書
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

奏左編卷十

唐李絳

五

四

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
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
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
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誘詛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焚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
諫亡夫人臣建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加有電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千二何
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今天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

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
正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裴垕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
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
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
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
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
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
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
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

史家述事

唐書

三

朱文正

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
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
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
而勞費之病成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
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密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
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
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
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

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
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
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
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問今劉
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
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
東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
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
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

史家述事

唐書

三

朱文正

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
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
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
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
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
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
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
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
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

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
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
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固
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
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
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衆勢可
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
赦承宗則思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
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
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

裴武

臣

臣

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日三軍見迫不暇俟朝
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
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
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
度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
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授節鉞承宗
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
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
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諧之者曰武使
遽先宿裴垪家明旦乃入見上怒其以語李絳欲貶

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
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
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
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
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
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
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
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垪武父處朝
廷諸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
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垪

臣

臣

臣

臣

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
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
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
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
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
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
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
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
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
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德

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初吐突承璫計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璫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璫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葉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

唐書

唐書

三

唐書

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璫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京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孽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廸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府匱竭稍

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輕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衆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性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

唐書

唐書

三

唐書

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成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易美餘以為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烏有美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帝每有

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璫寵方
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拜
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
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璫李
吉甫欲自托於承璫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
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
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
謂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
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
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
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
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
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超
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
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
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
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
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
水旱無年倉庫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累
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貞宰相

也遣使者賜醢醢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
請襲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
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
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
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
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
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
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
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
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
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
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
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
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
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
列將起代主帥隣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
援以自存則立爲隣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
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
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

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自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笑

文憲左編卷十

唐李絳

聖六

王昭

威聖德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

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則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論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顯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

文憲左編卷十

唐李絳

聖七

陶忠

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

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貨財止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鄆蔡恒遣游客見說興百方興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

唐書

唐書

元

沈

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違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終居中介特尤爲

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美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

唐書

唐書

元

王

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

城以避河患李絳廬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
積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
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
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
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
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
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
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
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
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
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
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
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
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
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騷
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
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
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

史集左編卷十

唐書

李絳

李絳

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祿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
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閹良子
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
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
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
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此命訪閭里
以貲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李吉
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
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
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
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
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
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
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
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
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
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
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
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

史集左編卷十

唐書

李絳

李絳

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曜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覷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曜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鑄惡絳故簿其思議者不直鑄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

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宦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閒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効君兼錯忤去恨

李藩字叔翰

唐書

五

李藩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詰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

李藩字叔翰

唐書

五

李藩

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之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及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

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均然人物清楚是其流亞云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瓊八世孫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鄒十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啜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求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縑自代及爲右補闕縑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

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楠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効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均曰奉教事果見聽均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

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
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
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
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
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
勣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
二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
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
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
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

史纂左編卷二十

八

唐

陶忠

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
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
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
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鑄張宿皆以幸進
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
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搆之貫之
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數請
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時國用不
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异諷州縣厚歛以
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异意因取屬內六州

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
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
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
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有僧造門曰君
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
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垏子持萬緣請撰
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
故家無羨財

史纂左編卷二十

八

唐

王鼎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一

唐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

唐李德裕

一

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損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

唐李德裕

唐李德裕

二

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松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庾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盪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敕令禁止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徧急今所須脂盪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絲綾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京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鵲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角於益州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

夫鵠鵠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
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
下拒不納也且立鵠天馬盤絲擲豹文彩恠麗惟乘
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絺元
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
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
矣優詔爲停目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
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
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
勅秦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則不復
募差差集三 人臺集

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剔髮規
影隄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
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
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遊幸狎比
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退
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
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按自先聖徧荷寵
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
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
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

欽求珍恠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
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
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
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獎然爲
逢吉排竿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
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
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
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往者日
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
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
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感佛老禱福祈年浮屠
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
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
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
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挫子精乃可長生
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
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
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
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

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奭生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

卷之三 八 屋簷

五

黃

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舊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阜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瘰癧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

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獠老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舊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考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

卷之三 八 屋簷

六

黃

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

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何況天子乎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絲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絲

卷之二十一 八 唐書

七

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王堂厨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搆遂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

人旣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喻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琴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威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

卷之二十一 八 唐書

八

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令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

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奔熱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

史纂左編卷三

八 唐德宗

九

聖

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構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冤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

以深察古誼母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傳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絲窻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德裕等請上

史纂左編卷三

八 唐德宗

十

聖

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微稱非所當敢凡五上表乃許之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入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

以爲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難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

奏案左集三

八卷卷

士

李

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

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是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雷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今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奏案左集三

八卷卷

士

李

下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往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

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懇巧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

東坡志林卷三

八 慶曆

三

敬

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幼冲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髦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年使黨人李咸斤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尋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旣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滴清

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徙邠州餘子皆從死貶所後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德裕嘗言

東坡志林卷三

八 慶曆

四

敬

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勸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因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王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

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制必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續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

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鼎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行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聚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羅州司戶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當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其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額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會帝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帝秘其事外人但恠帝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竟以是崩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守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觀察節度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奏誅妖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

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三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崇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開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吏曰有遊僧入境則卽斬之

長慶元年德裕爲翰林學士以李宗閔牛僧孺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

卷五編卷王

王

下

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出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心竊微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時人

多義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裴度元稹皆罷相時兵部尚書李逢吉陰結近幸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公武爲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亮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私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以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入

卷五編卷王

王

章

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逢吉爲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減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以上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穆宗旣留紳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願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

陽川及從父耆爲右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李訓等同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貞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

卷之二十一

唐書

元

傳

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政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

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夏四月以布衣姜洽爲補闕布衣李虞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訓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與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爲武昌節度使群臣上尊號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

卷之二十一

唐書

元

流

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卽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訓坐事流象州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以李逢吉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以宗閔同平章事以德裕爲義成節度使宗閔惡其逼已故出之四年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宗閔引薦

僧孺僧孺爲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德裕之黨稍稍逐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初裴度征淮西奏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德裕因其謝病以度兼侍中充山南道節度使以德裕爲西川節度使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僧孺居中沮其功詔德裕以城歸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六年以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附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亦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欲別求大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至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

能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嫌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問曰更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旨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

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
閔謂樞密使崔潭浚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浚
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憫愀然而止未
幾以宗閔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初李訓流象州遇赦
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訓自言與鄭注善
逢吉使訓厚賂之注引訓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
訓善易義上召見之訓儀狀秀偉儼尚氣有口辯
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上欲以爲
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訓豈宜寘之近侍上曰李
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進姦

嘉慶集卷三

唐書

重

高

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
可上顧王涯涯聞上欲用訓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
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訓爲四門助教九
月徵昭義節度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訓鄭注皆
惡李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詔
徵宗閔於興元以爲同平章事是日以李訓爲翰林
學士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
互相排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
難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
申錫事故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
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
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
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以
德裕爲賓客分司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
海節度使趨之鎮不得面辭坐救德裕故也制以上
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奔問起居德裕不至又在西蜀
徵進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京
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
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

嘉慶集卷三

唐書

重

高

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
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
上怒叱出之貶明州刺史貶楊虞卿處州司馬初李
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義結女學士宋若
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再
貶處州長史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
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沈義爲柳州司戶
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時注與李訓所惡朝
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
誦誦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撓勸上下詔應與德

裕宗閱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貶死開成元年以德裕為滁州刺史以李宗閔為衛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開成二年五月授德裕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楊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為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為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

卷之六十一

五

德

關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月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舍人魏謩曰宰相諍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以宗閔為杭州刺史文宗崩武宗即位楊嗣復等罷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

楊欽義人皆謂必知樞密德裕侍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床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命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會昌元年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充淮南節度使德裕怨僧孺宗

卷之六十二

唐李德裕

五

德

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賊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循州刺史宗閔長流封州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兩事左遷為太子詹事

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繼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常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六年前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秋七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七

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卒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柳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以德裕爲東都留守初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

此時
外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諸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請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向之邇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申宣武缺帥議徙劉從諱于宣武因拔出上堂

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摧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謀效河北諸鎮以從子稹爲牙內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唐憲宗

元

都知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董可武等分將牙兵從諫華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救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人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

計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鄉以何術制之果見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唐憲宗

三

命

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計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

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達弘微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入兵馬使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積贈直數千緡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積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積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王宰爲忠武

唐書卷三

三

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

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醜以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疆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偵實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繫穽穽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與

唐書卷三

三

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三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誅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劉沔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成德王

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制削劉從諫及子祺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時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沔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閭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王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茂元爲賊將薛茂卿大敗於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四越巢湖況其下哉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趣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併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閼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緇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

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晏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處河陽非何德裕等奏茂元習史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卒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州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異氏取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軼石雄受代

之明日卽引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願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

卷之三

唐書

三

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平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遂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寨村茂卿人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

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將軍賈群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感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使內自生變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

卷之三

唐書

三

林

雷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邠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

積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背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唐憲德裕

元

唐

須自取其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降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兵用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

爲張拙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番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

史纂要編卷三十一

唐憲德裕

甲

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視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并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

可得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劉沔爲河陽節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

及兩官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連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兩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訶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挾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

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謀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

唐書卷三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聖

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原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

安王言其有二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水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克皆怙恣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募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敵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軍士人絹壹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唐書卷三十三

唐書卷三十三

聖

堂

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從兄中軍使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周諭之使稱疾不入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長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李德裕

五

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大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

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唐李德裕

五

史記

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塲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塲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遠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今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遞救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四十五

德裕

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子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四十六

德裕

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戰即奏言

崇奉在編卷三

唐德裕

元

陳

曹操破袁紹于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為其渠長黠戛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速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繼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

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回鶻王子盟沒斯殺回鶻相赤心降於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立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符澈修杞頭峯舊

崇奉在編卷三

唐德裕

辛

陳

戍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脩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盟沒斯等以盟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間門山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慮無親致內離

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盟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河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帥衆過把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盟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黠戛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羗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河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

卷八

唐書

五

史

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淵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歲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夾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河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竝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昭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河屯廐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調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一云仲武破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儁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河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

卷八

唐書

五

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迎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追回鶻十月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王畧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劉河張仲武固稱威塞未可

卷之三十一 唐德宗

重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請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河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千騎襲其牙帳河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龜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杞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尔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漠兵嚙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畧授劉河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

卷之三十一 唐德宗

重

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延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王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耶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

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
恐加可汗之名卽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
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
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
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
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
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
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雲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
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
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
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等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
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論懷待趙蕃回日
別命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
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
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徙
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賜詔諭以今

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
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
給事中劉濠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調吐
蕃守兵衆寡又今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
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濠與節
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謂知
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
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
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五十六

六十六

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立功
初回鶻爲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
可汗者旣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夷
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卽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
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誇後世冊黠戛斯爲宗英
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爲朔方
靈鹽節度使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
不可不爲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此則亡逃
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以此無由禁戢
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

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
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詞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
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
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令齊詔往安撫党項及六
鎮百姓

唐鄭榮

鄭榮字蕤武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
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
表還經淮南剽掠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
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僖宗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歲
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
揚行密爲刺史送所寄於京師還榮榮善爲詩多侮
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歌後體初去廬江與郡
人別云唯有兩行公解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
此類也王徽爲御史大夫奏榮爲兵部郎中知臺雜
史集卷三 唐李德裕

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
弘微爲中書舍人榮以弘微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
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榮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
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闕無不上章論列事雖不行
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議以榮匡諫而
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光化初昭宗還
宮庶政未愜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
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許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
注云鄭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
謁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

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杭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歎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諆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潘朴蔡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二

相宋沈倫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各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為戶部郎中遷為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為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親

宋史卷三

宋史

宋史

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痺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為毋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索圖督工為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為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

恣收納嗜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要閭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閭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閭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竇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

史纂左編卷五

文忠公

二

東坡

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寶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

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克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史纂左編卷五

文忠公

三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昉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叅知政事質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我

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謚文正公

宋宋琪

宋琪字似寶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帥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然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

宋琪字似寶

宋琪

六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貞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勿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

宋琪字似寶

宋琪

七

宋琪

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涿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非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達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瀾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入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霜部

時日
亦宜
出計

卷之五

宋

八

五

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霄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于燕境

邊岩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種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椅戒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芟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會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

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廊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

宋史

宋史

十一

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安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乘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卒謚惠安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于人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

宋史

宋史

十一

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

次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
需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
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
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
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
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
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
諸子冲勿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
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
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
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
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
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
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
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
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
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
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
之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
至於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

陽必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蒙正曰
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
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
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
之道也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
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
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
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
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
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愛善惡窮之則姦慝無所
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嘗燈夕設
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
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
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
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
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
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
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
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
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

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
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
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
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
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
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
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
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
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
大臣體戚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
史纂左編卷三 八 呂蒙正 古 旨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
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
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
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
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
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
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
賊蒙正不辯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道中貴人將命
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
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
史纂左編卷三 八 呂蒙正 古 旨

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
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爾蒙正夾
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
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
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
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
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
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
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
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
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
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
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

史鑑卷之三

張齊賢

十六

掄選上不悅。一楠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
還。會親往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
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
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
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
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
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
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
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
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

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
人。欽。祗而至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
荆湖。四川。嶺南。河東。九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
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
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
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
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勤究民

史鑑卷之三

張齊賢

十七

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
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卽授給事中。知
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
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
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
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
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
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
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

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弁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賁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趙普薦齊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齊賢

八

可大用淳化二年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所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耆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具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

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欸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爲踈闊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齊賢

九

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覲覲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計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

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汧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

史記左編卷三

八張齊賢

三

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祿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襄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為動搖乖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聚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

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而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冥于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

史記左編卷三

八張齊賢

三

賢子太子中含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熾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為吞噬臣方

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連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

奏集左編卷三

齊賢

三

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入或以此少之齊賢爲布衣時個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

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龕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杯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牠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狻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奏集左編卷三

齊賢

三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石諫議大夫許元王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堯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呂端

五

定

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飢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泰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今許王薨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穎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

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寇準亦拜叅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呂端

五

相位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北方之色兔卽陰類中國陽也將有夷狄解辯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

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
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
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
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
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
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
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
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卽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史鑑左編卷五

三六

三六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爲太子端日與太子問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有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紿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
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
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
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
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阼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
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史鑑左編卷五

三六

三六

宋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官侍以師傳禮真宗卽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

史鑑卷三

李沆

三八

三

史鑑

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閭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茲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宋初
拾局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史鑑卷三

李沆

三九

史鑑

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官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

史鑑左編卷五 八 李沆 三十一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直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盱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腐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龍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

所謂寵暹寵暹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息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憚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

史鑑左編卷五 八 李沆 三十一

廟庭沆性直諫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置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至於垣牆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第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
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盛暑停
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沉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
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沉沒後
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
如此

宋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諱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
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入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
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
獨不受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
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
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
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
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

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
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
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
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
之云其書尋納甯中座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
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起擢如此時西
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

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寔猶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肯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達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婦柴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疏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知永興軍先是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書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爲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饗有告禁卒欲倚饗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暮中明日盡召宿衛兵官置酒

閱無一人預知者命離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蕃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偶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復用之意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者何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贈中書令謚文簡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兄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于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

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簪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于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

宋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修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

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爲相中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浞遼攻高陽不得還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關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

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索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辛年六十八謚文簡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誨督甚力皆不悛重

東坡左編卷三

寇準

早

和

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辱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候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準由是得名轉鹽鐵判官

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

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

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

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

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

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

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

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

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河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

東坡左編卷三

寇準

聖

和

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河內頓首謝

於是切責河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

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

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喉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

今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

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

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

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不少忘聞準

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

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爵

準不準

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取與準抗故得以任胷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數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關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

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規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准

宋史卷三十一 八 卷五

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譁歌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

軍捷覽出戰時威虎軍張頭瓊守牀子弩弩機發矢中捷覽額捷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

宋史卷三十一 八 卷五

士他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遠酌

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
準蒼拜曰衆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
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脩齊
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或云欽若數進
疑辭于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準自
澶淵還頗矜其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
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
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
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

卷之三

八

四六

金

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
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
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
庶保終吉也出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
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
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
先是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
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

卷之三

八

四七

賦詩六篇殊屬詞敷膽上深歎賞宰相準以殊江左
人欲抑之而進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
家豈限遐邇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遐陋而棄置
邪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及是上御崇政
殿覆試得進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故事當賜第
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
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
重上意已屬之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
遂居第一上喜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
爲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
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林特爲三司使以河
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
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
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
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
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
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永興軍是時上
方崇奉天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
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
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

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憚揖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丁謂遂合謀

卷之三

寇準

四

陳

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曰固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請準罷政事上不計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既受樞密領使者凡

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遷曹利用或丁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旣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間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

卷之三

寇準

五

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聖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鬪蓋自此始以生曾

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零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趨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紉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劔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迎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

宋史卷之五

八

五

金

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惜綠衫着之短纓至膝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下主參政事準甚謹管會食中書部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此

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大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

宋史卷之五

八

五

金

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櫟詠亦不敢爲也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駢鄧州花蠟燭名著天

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準燭法準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成堆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人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初處士魏野謂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在雷州踰年旣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

叢書左編卷三 八 羣 聖 四百 天恩

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節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毋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衾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

破壞命補茸或以公孫私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二

叢書左編卷三

八 羣

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三

（相）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相公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恠憑矣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史纂左編卷二十三

宋王旦

一

應鑄

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其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為遠大之器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為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制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死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

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

史纂左編卷二十三

宋王旦

二

應鑄

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音諭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縣

此意決遂召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美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受詔撰祠壇頌四年祀汾陰又爲大禮使仍撰祠壇頌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又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第以問寮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官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安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相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

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官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爲太子太子諭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

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事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計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

東坡志林卷十三

八 宋史

五

夏竦

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

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畧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

東坡志林卷十三

八 宋史

六

夏竦

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所言旦爲兗州景靈宮朝脩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

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
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
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
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
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
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
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以復
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
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
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

史纂左編卷三

宋主旦

七

知

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
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
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
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旦嘗至自兗州言
張士遜等蒞事幹集望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
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
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旣
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
嫌也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
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

史纂左編卷三

宋主旦

八

知

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過可畧邊
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
黜邊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
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
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
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
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
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遣旦
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上與輔
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
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拍
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
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固世所不能絕
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
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
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
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
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
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矣有變更矣知

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問曰：誰當代瑋者？旦薦李及可任。衆議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亦以爲言。帝竟用及。及至秦州，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副。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嘗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卽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倣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旦曰：今四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初處士魏野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至是以詩贊旦曰：從前輔相皆頽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廻好伴赤松遊。旦覽之，喜形於色。以疾復求避位。帝親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初旦以宰相兼使，令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

沒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煮茗漬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臥內請撰遺表且言泰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悵悵不樂旣寢疾遣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前之爲也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庭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毳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旦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

安用許多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門東司呼二人者責限爲旦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旦旦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旦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皆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桶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以銀易之具白於旦旦頻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再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旦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宋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也迪深厚有器局嘗擢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關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

史記左編卷三

宋李迪

主

李

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峭厲欲入寇且關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問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

禁中矣未久峭厲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峭厲羅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其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迪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

史記左編卷三

宋李迪

古

李

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傳止兼太子賓客詔太子禮賓客如師傳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同平章事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迪與宰相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間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

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
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
寇準旣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
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
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
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
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旣而帝御長春殿內
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
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下
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于殺人事

史纂要編卷三

宋史

主

卷三

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
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
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
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
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
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
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
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
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
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

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由官
意爾仁宗卽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
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
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办自
劉子東之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
迪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
鄧餘怒曰堅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
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
憚之迪由是得全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
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

史纂要編卷三

宋史

主

卷三

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
昔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
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重
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太后崩召判
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
張洎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渚知岳州先是迪除二
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
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
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
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

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軍司馬罷籍降知亳州先是罷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佑諷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請辯乃詔即南京置獄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復為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夷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王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既而為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迪夷簡交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

卷之八

宋史

七

七

元儼嘗為補門下僧為鑒義夷簡請辯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知密州復知徐州迪奏所部降兗州欲行縣因祠嶽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文定帝篆其墓碑

曰遺直之碑又攷所葬鄧侯卿曰遺直鄉孫明復遷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卷之八

宋史

六

應鑑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
出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
盡曾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
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
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
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
易遷右正言時瑞應香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
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

宋王曾

宋王曾

宋王曾

宋王曾

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小
莫敢言者曾陳詛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
欲重之特命曾臣謂曾曰欲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
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
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
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
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
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
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以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

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
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
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
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
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
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憎
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
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蹶蹈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
度矣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
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
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
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后宗人劉美者也時
爲樞密交通官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
能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
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
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曾奉命入殿廡草
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
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

宋王曾

宋王曾

宋王曾

宋王曾

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嘗謂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衡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蹴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

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

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
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
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故事敘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
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
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
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
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太學士玉清昭應宮
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
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閣門惶惑莫知

皇朝通志

宋書

王

附注

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
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相樞密使
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利用
于內降恩多所奏抑三抑而猶下常勉強從之或求
恩于太后已三抑矣揣其再下而利用不敢違因欲
以是傾利用又求之于太后太后曰已三下而利用
不從奈何或于是給太后曰利用雖屢却而臣求之
于其家媼已陰諾臣太后試下之請其必可得矣再
下而利用果從之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會利用從
子洎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洎坐

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萬歲且傳致洎辭云利用實
教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
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
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貶利用
知隨州杖殺洎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
副使宦者必欲置之死地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
至襄江懷敏曰侍中好一江水諷其自投也利用不
從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纆而死利用性剛
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
于禍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

皇朝通志

宋書

王

附注

新霽崇勳穿泥鄴直登堦曾領之不以常禮延坐崇
勳退劾奏其失迭宜徽使問狀翌日對上請傳詔釋
罪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
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
仁愛歸于上而威令肅于下矣帝曰比聞天下奏吏
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
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於民宜少澄其
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
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相執方晨朝
未入俄有旨放朝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

等獎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皆覘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務推醋請推其法天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爲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王

王

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曾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其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親執政

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曾見而偉之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克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貽曾書曰聞旣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爲諫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則遂啓成亂階恐無及矣會左右引茶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王

王

陳氏女入宮欲立爲后曾以爲不可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久不用曾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耒上爾耒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

諡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同年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令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他人書簡後裁取者也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旣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緯爲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旣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史集左編卷三

宋李

王

王

宋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旣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卽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曾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中方真宗祔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

史集左編卷三

呂夷簡

王

王

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為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官觀使初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樊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夷簡曰臣待罪

宋史李綱卷三

李綱

元

王明

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輿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諡章懿甫畢章獻殿殯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

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憐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荆王為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后寤即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官庭有變

宋史李綱卷三

李綱

手

王明

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為脩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辦伎士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訥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

簡請留之至是漢以前疏自言帝擢漢右正言額謂
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漢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
漢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
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初郭后恃太
后勢頗驕橫後宮為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
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
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
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
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
止以怨慙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教有
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
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
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
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
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鐸大呼曰皇后被廢奈
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
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
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
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皇后

三

史記

夷簡
之
才

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
諫自今母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
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道輔等
楊太妃為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
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為之弊中外憂懼楊
太后亟以為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
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即命輿車載二美人出
初蔡齊力爭削遣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
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上方年少恐禁
中事其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
排遣之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
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
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
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
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
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
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
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
統一宗室子益眾為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悉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皇后

三

史記

諸衛官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三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

卷之六

六

王

沈

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憂寇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遷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三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

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救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諡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

卷之六

六

王

沈

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緡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閭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

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
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
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劄奏
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譎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
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
已間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
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
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
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
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老
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
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
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
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
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喜曰是吾
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
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

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
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裏行自
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
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
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
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諫不
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
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
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
盛嘗爲其門僧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既而夷簡遂在
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
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
求復用宋綬爲叅知政事甚善夷簡爲曾言曰孝先
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
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
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
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
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二人

又不協。璽獲于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迪去意。因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夷簡面詰之。夷簡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曾乃請罪。求去。蓋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

隨

附

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敗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卽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官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輦官千餘人。廷等相樞密使。喧訴

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鼎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

隨

附

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夷簡曰。夷簡豈敢以舊事爲念。邪。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叅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開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

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蒼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楊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

史纂左編卷五

八 晏論

堯

堯

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舉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

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卽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

史纂左編卷五

八 晏論

平

堯

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竇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諂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

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

李淑左編卷五

八

聖

王

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三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爲正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

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兵藏貨恃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默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

李淑左編卷五

八

聖

王

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仲淹經畧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揜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四

相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行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畱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為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

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四

杜衍

杜衍

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而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為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脊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為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

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

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

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四

杜衍

杜衍

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樞密

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過絕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衍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盆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叅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

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旣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
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
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瑗曰
邪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
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
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
一枕一席小墳厚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畧曰無以久
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
人心語不及私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

史纂要編卷五

六 荅

五

荅

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嘗戒門生曰
天下惟浙人褻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
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
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
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
曲之顯謹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
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今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
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
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
某以此何也行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

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
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
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也又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
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
也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衍曰
適見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
見於色門生未及問衍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
人進用社稷之福也衍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

史纂要編卷五

六 荅

六

荅

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
未能忘國爾門生嘗從容問衍曰公在相位未期年
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衍曰衍以
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
門生曰公之恨何也行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
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去此所以爲恨也張
方平奉佛甚謹衍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
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衍行久而未獲一
日衍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卽往既至衍怒曰
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衍覽竟索

餘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方平責其不早以告方平曰譬如失物旣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衍自此卽若有得大加崇信石介聖德詩云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難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難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今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

辛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鑑計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鑑凡鑑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鑑督諸將築距闔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

史纂左編卷五

文彥博

九

經

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

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已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燾介下殿介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

史纂左編卷五

文彥博

十

經

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叅知政事明鑑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

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雷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

彥博

入彥博

十一

彥博

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畱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

彥博

入彥博

十一

彥博

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今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法以陳圖方畧授鈴轄李信等趨使出戰及敗乃妄書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寃寃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寧豈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驟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史集左編卷五

八

主

彥博

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把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把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史集左編卷五

八

主

彥博

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未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許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丙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

光

文

主

也

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遣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觀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無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卑

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光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彥

光

文

主

也

博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本有壻爲縣巡檢幸公庇之又曰本非獨奉干亦有以奉助本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警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彥博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辯之矣於是彥博盡得其奸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懷畏實元中河東閼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嘉洛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退夷簡歎曰此大有

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彥博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叅政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當避之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廢條也即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彥博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官以言彥博謫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還相位卽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彥博言起叅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彥博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彥博門下後薦以爲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彥博之德度絕人如此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

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宋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養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

卷之六

范仲淹

元

五

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

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毋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

卷之六

范仲淹

手

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畱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某爲序遷如此爲不

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濟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

卷之八

八

三

據

榮亡極朕曷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

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冠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

卷之八

八

三

四

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有據要害屯兵營

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若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羗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

卷之六

范仲淹

三

夏

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羗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羗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

卷之六

范仲淹

三

夏

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今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滅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衆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

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揔之孫沔亦可辦集
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
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
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
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
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
儒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
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
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
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

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

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

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

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

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
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
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
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
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
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

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一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
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
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
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今
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
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
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
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
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
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墾

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

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

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今有

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

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
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
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
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
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自直給以州兵其
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

嚮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今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
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
稅仲淹以爲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
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
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
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
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
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
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
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
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
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
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
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
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
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
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
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
然卒不果行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
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
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
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
罷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
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
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
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
夜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
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
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
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
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
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
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
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
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
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
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
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
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

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廼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克而好施予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

史纂要編卷五

范仲淹

元

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其卒也羗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晏殊畱守南京仲淹遭母憂殊請掌府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令訓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常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爲法由是學者輻輳晏殊薦爲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不可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

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爲罷黜內侍去寶元間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彈也士遜復相一日仁宗語士遜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士遜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士遜曰其罪

史纂要編卷五

范仲淹

手

罪

大無他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卽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旣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

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還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荒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仲淹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為龍猛指揮使方仲淹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率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慶曆二年南郊赦書應因公事受到諸處

行軍司馬副使司士文學參軍仰逐處並具到任月日員犯依分析聞奏候到令刑部子細勘會元犯因依申奏委中書門下別取進止者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歎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人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克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崇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若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主高延德為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言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為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為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為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

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餓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

崇寧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七

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述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淹領浙

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

崇寧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七

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

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秋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

史鑑彙編卷五

八 范仲淹

五

四

天恩

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軒鼻孰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來問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

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旣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

史鑑彙編卷五

八 范仲淹

五

四

天恩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旣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緜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

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雷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曼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曼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婿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

史纂左編卷五

范仲淹

十一

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爲婿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微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勿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宗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及宗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文未嘗

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畱道德經而還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某竊以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也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出詔曰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

史纂左編卷五

范仲淹

十一

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爲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三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滄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曰世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

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闥爲予京兆聖予譏訕賊叛予夏往予式曷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二十五

相宋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

史纂左編卷二十五

韓琦

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奸名於國事何益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

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管元昊來求盟琦曰無

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戎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

史纂左編卷二十五

韓琦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

時登用中外政想其熟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獨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有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蔭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知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

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

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上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之共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是時先

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鄒璠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遠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皇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

乃天安排此見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太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答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乎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卷五十五

七

七

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嫡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侯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請上回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

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

卷五十五

八

八

家更足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否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

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官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

卷之五

八 韓琦

九

四

韓琦

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旣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三年殿前都虞侯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答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琦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僣琦哭之勸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

卷之五

八 韓琦

十

四

韓琦

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

史纂左編卷五

八 韓琦

士

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入大王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種諤擅取綏州西邊倣擾敗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稟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

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武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擇一

史纂左編卷五

八 韓琦

士

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

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論者惜之詳安石記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素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

峯左傳卷五

入韓琦

王

下

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願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琦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琦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創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爲人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關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初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

峯左傳卷五

入韓琦

王

下

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某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其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

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改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

皇宋編年三

大書

五

下

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旣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安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狀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

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予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

皇宋編年三

大書

五

下

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瑩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

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兩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對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術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

卷五

八

韓琦

七

下

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耶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卒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

卷五

八

韓琦

大

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
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遠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琦
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
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
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
歛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
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
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以益利路人
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

卷五

八

九

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
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糧食爲甚
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
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
等以下戶逐貪錢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餽
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
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
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羌
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卽
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
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
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
蔽蕭關鳴沙之道旣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
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
輒有功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
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
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入
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
中兇爾章旣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

卷五

八

十

知不可敵亦歛兵不敢近塞琦駐延安忽有人夜携
匕首至臥內遠舉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
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
元夏聞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
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
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
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
威今乃受其帶是墜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
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
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

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是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期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復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

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糺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不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琦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僚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生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王祐享祿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道諸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

卷之五

八 韓琦

主

瑞

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東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以省疑獄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琦所論議施行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詒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

某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夏人疎服濃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曰太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穎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

卷之五

八 韓琦

主

之制下又設置東官官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爲相
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
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
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
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又持四方士人見責退書
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許
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
州有哀求待還之語琦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
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
指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
此琦請冊英宗爲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官有就問
者琦曰後官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琦有以
處之矣然安石當英宗世屢詔不至實自嫌也琦改
判大名安石行青苗法琦上疏極諫帝已大悟亟欲
寢罷安石引疾在告唯參政趙抃等對論欲罷之意
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
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
苗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
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
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
安石遽曰只此可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
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
貶公著誤也琦旣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
因琦益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
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初新法下曰琦舊臣也義
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
不如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
書至達旦累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

安石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史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

卷之三

韓琦

三

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蓋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琦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琦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嘗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又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嘗謂大臣以李

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琦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也琦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

卷之三

韓琦

三

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琦旣解相印王丞相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修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太明白琦與范仲淹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仲淹拊股謂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歐陽余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

仲淹爲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琦琦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蓋二隻云耕者入

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土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琦寬厚不已琦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琦鬚琦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格清偉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

大獄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實怪蓋自然也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琦平日獎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爲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琦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琦平日謂成大事在

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此謂裴度黜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丁謂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失終不

受其籠絡琦與文彥博俱嘗鎮北門琦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琦前問云汝罵官長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琦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彥博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彥博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彥博亦判處斬以此見二人之量不同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彥博臨大事全是威何如琦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尤妙觀琦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鵬鷃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或問司馬光呂公

卷左編卷五

韓琦

无

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環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

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槩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

卷左編卷五

不韓琦

手

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賤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終來遠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琦琦指數事共一太祖惑一官製視朝晏羣臣有言太

祖寤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慮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千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千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歛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陳而豪

嘉慶五年

六 韓琦

至

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琦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善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於有心也琦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怒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實之妻師實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

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授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實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

嘉慶五年

六 韓琦

至

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棍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

史纂要編卷五

富弼

重

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弼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相論之

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頗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

史纂要編卷五

富弼

三

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

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

卷之八

入富

五

金

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卽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

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昏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荅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三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

卷之八

入富

五

金

以行中使夜齋誓書追及弼于武強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料卽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上亟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對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旣至契丹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固不若歲增

金帛須於誓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于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譴弼奉使不了

乞斬于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敝中國爾上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上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雖出不貲非若今之經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之何上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耶拱辰言塞遠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

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諫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

契丹書

八富弼

宋

新

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弼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龐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契丹書

八富弼

宋

金

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謫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禱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

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
毋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
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
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
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
內東門小殿令其手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
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
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
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
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

卷之五

富弼

弼

弼

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
辭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
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
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
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
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
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
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
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
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

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
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
契丹使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
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王安石用事雅不
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
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
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
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
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
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

卷之五

富弼

弼

弼

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
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
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
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
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
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
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叅知政事時當仁
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
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
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

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
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
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謹論無
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
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
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
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
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
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
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

史纂左編卷五

八富壽

聖

郭

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
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耶帝
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弼性至
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
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
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
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
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仁宗
廟庭哲宗築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

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
康初詔復舊典焉

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
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
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此疏
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繳還詞頭封命遂
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
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
人之不相喜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
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

史纂左編卷五

八富壽

聖

郭

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聚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歐
陽修貽書司諫高若訥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廉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
乃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
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
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
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
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感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此矣竦深銜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用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畧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畧曰臣

卷之五

八

四

金

惠膠固朋黨邇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旣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遽罷知鄆州向若遠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政事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遠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

卷之五

八

五

金

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曾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秦檜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譏者謂石介謀叛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七年又譏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須衆乃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上意果釋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變一契之詩

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爲樞密相怪琦不關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衆政首議退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

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弼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無材行不可

卷之五

富

果

金

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文富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間歐陽修修具以朝議爲對上曰彦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察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料英宗一日

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欄下弼慨然指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也熙寧初琦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

卷之五

富

果

金

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夔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禹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禹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

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弼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弼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弼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

卷之五十五

七

小人弼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弼致事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

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偁問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遷弼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弼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卷之五十五

七

七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入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

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克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

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

時論者皆謂弼精力克壯必未肯決去至是乃服弼

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

偈戲弼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况茲紙上影妄

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弼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其精詣弼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石介聖德詩云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厯竭

契丹忘義橋杭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變一契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

契丹忘義橋杭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

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二十六

宋王安石

附呂誦 唐介 鄭俠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

史纂左編卷二十六

宋王安石

一

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

史纂左編卷二十六

宋王安石

二

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而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齋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闖鴉其僭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疆者則挾上旨以造冷

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穎邸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卷之六

宋史

三

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千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臯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卷之六

宋史

四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

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羅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

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過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爲聚斂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哉戢亦笑參政參政所爲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絀爲知縣于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

史鑑彙編卷六

宋書

七

林

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九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

史鑑彙編卷六

宋書

八

林

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奸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強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此之共讎

靈臺卽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韓英
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
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
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
以抑兼弁爾於官何利焉閱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
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
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
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
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
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

史鑑卷六

宋書

九

宋

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
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玉帶賜之安石子雱爲人慍悍陰刻無所
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鐫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五年置城
遷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史鑑卷六

宋書

十

宋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侂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憲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起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京白爲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郊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獄引寧意欲有証讞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

年又有雱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神龜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術如神龜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騰寫僞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舉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

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是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志疽發背死安石梟縮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遠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

卷之六

八

主

周

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或云安石子雱處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爲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爲僧寺蓋爲雱求救於佛也哲宗立加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師紹聖中諡曰文忠享神宗

朝廷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安石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安石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况賢輩於是皆散去學士祖無擇與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

卷之六

八

古

周

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于此食粟粟盡棄之而去安石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安石判金陵納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

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港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末被疾秦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安石嗜佛書曾鞏欲諷之未有以發嘗一日

史鑑卷六

宋史

五

蘇

會於南昌少頃潘興嗣亦至興嗣談禪安石問所得輦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抨鞏曰潘君老而逃佛亦可一抨安石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鞏笑曰前言第戲之耳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坐西廡之小閣安石語次忽矚感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揮而入安石再爲相承黨人之後

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雋謀議而雋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間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遷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

史鑑卷六

宋史

六

蘇

至門下云捕人而誼忿于庭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遠杖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安石謝以公阜生疎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

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竄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爭

卷之六

六

七

八

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遠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

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

均輸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卷之六

六

大

八

蕞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需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亦迄不能就是年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已而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凡諸路得廢田萬七百餘處三十六萬餘頃而民給役勞擾

青苗初陝西轉運使李紘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

史鑑彙編卷三

宋史

九

初

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一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

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

史鑑彙編卷三

宋史

十

初

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耶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錢復常平舊法

光役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

募人克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
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
分五等輸錢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
直多少隨戶等增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關
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
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
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
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
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
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

史記卷之六

宋史

三

置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
光言上等戶自來更立克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
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
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
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
之所鑄民之所不得而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
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東穀牛賣田得
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
窮且日甚矣帝不聽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
其弟典陽縣尉和卿計劃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

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貸畜產價自占凡居錢五
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首實
以三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
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
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
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工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
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
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
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
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矣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

史記卷之六

宋史

三

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
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
已蕩折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
其勢安得不犯徒使鬻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
忍辱而已詔罷手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
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
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
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
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一皆仍舊募入
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

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遠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免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

差法

宋書

五

德

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助

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

差法

宋書

五

德

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遠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譎諛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

後果如其言安石主雇役光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顧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役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聽顧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

宋史卷之六

六 李常

重

列

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部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入帛置市易務于京

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輪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輪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并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

宋史卷之六

六 李常

重

列

卽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入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六年先是京師百物行官司所須俱以實辦下逮貧民浮販頗有倍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

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乃行之七年呂嘉問提舉市易運以羨課受賞先是內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令只依魏繼宗元肇畫施行於是王安石留身白上曰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權貨賣米致民賣雪都不售又聞買梳朴卽梳朴貴買脂麻卽脂麻貴又聞立賞錢促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歛誤陛下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卽

宋史卷之六

宋史

宋史

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陛下治身比堯舜實無所愧至於難任人疾譏說卽與堯舜實異故也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可以省廢興治乃創置上曰卽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卽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厘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早故命韓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

宋史卷之六

宋史

宋史

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駭駭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神宗崩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

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訢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

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熙寧八年十月張方平嘗論錢禁曰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

卷之三

王

三

李

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剛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迴錢本中國寶貨乃與四夷共用又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如此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畝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又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虜

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閣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閣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黜

卷之三

王

三

李

方田熙寧五年帝患田賦不均詔有司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季縣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管收感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益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

衆所食利山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西浙米七百萬石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石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曰對糴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

卷三十六 王若

王若

王若

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趨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稔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賈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兌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

熙寧七年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唐自天寶以後海內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方鎮皆留財自

卷三十六 王若

王若

王若

贍其上供者殊少五代疆境偏處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太祖周知其弊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於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精密吏不得以售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初吳蜀江南荆湖南越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天下生齒常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倣效故上下給足府庫盈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盡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民亦稍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緡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

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爲定式

熙寧二年安石獨奏事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賣祠部所剝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史記卷五十六

入主卷

主

郭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謂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

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

熙寧二年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七年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至是詔三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法益密矣

史記卷五十六

入主卷

主

郭

熙寧四年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徙西何利之有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一害也治之始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安石格詔不下六年以范子淵爲都大提舉河溢北京夏

津帝問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苦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黃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臣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

卷之五

王若

王

魏

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河川耙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繩兩端矧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浚或謂水深則耙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木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于帝曰開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耙濬之水當隨耙改趨直河苟制數千耙

則諸河淺淤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開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帝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與堂除以耙法下大名令虞部郎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

卷之五

王若

王

魏

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壩元豐三年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埽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開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之而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尤以河事自

任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

科舉熙寧二年帝用呂公著始以策試進士而罷詩賦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三年詔舉賢良親策之台州司戶孔文仲策力詆新法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學士范鎮言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四年廢春秋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

卷之六

入

堯

最

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不但如明經墨義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

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

卷之六

入

平

最

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居下劉放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撫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晉事斥通判泰州放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七年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

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爲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爲比于文王誠無所悔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

誦王氏章白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獵暴之民收

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游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畧人傳習妖教蓄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因其材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成邊父子聚泣語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時韓維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合而聽之則

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間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

卷之六

王

聖

州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會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母過三千匹五路母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內界者免體量擇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數曰

卷之六

王

聖

華

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旨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卽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穰都大提

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軍器熙寧六年王雱言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歛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熙寧六年初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從之遂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選文武官知兵者爲

奏竊卷三六

王雱

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廕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官三年具藝業考試第等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十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成習武技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爲優等補上舍生母過三十人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六斗策一道孫吳義十五通補內舍生焉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審察試用雖不應格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

武累試策優等悉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畧累居下等復降外舍凡武舉試義於貢院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千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使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上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處見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則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正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

奏竊卷三六

王雱

王雱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代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

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檄邊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遣邊人習戰法于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七年上與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爲先務安石曰雖然若不悖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爲陛下盡力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卽是事尚有可思處是年契丹遣沅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大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勅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忱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舉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

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船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濠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材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際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

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
畝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
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
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
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
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
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
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
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
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

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

至

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
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
不可持此造端墮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
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
愛力選賢任能疎遠茲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
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
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弼皆主不與之
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
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

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
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
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渭州
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寨上
將恢復河隴故命建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上又
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
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卽止衛霍輩至天下
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
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

方畧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才故也上曰漢武至不

至

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
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
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
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
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
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卽以注知桂州經
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
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
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一月初

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生
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尋代之尋至奏罷正兵而用槍
仗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
來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
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
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賊安置郢州而
除募名九年正月交趾圍邕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
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
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
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

卷之六

六

五

五

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郭達爲
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
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
安石怒自草勅牒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爲招
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
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
而高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憲鼎言達
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
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
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

能濟趙鼎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
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
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
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
源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柳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
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
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極
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
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
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卷之六

六

五

五

安石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在政
事堂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
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
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
下殿出來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更留不住
平生不屈也奇特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
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
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
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
仁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

神宗知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元豐七年安石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爲善而已執葉濤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叙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安石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

卷之六 王著

死應尚竭力修爲陳子聞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初李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司馬光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安石知制誥妻吳夫人爲買一妾安石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

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安石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安石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光從龐籍辟爲大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妻爲買一妾光殊不顧妻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光一顧也妾如言光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籍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人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上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

卷之六 王著

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克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

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謫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法

史纂左編卷三六

王安石

五

何

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諗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安世嘗與馬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篩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

史纂左編卷三六

王安石

五

何

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
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
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
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
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
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
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
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
行止無一點浣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
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
卷之六 王季子 五
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
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
安石知明州鄞縣起陽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
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
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安石
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
法使者皆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
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
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
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

宗之法一變矣獨徇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
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
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
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
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
有驩堯共工之姦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
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
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
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患臺諫多橫議
故用公著爲中丞旣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公
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叛已怒之尤深已
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
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潁州後公著居
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不堪命矣雍曰介甫者遠
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
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
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八柰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

嘉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見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寃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魯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

卷之八

王若

王若

王若

尚可爲若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忍死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弄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魯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聞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

卷之八

王若

王若

王若

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馬拯等
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
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
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
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
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
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
詔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
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
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
之變色是時富弼會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
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
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
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
疽背死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
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公
亮老弱病介死抃苦也鄭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
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
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
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

史纂要編卷五

入王著

奎

史

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元
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市
攤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
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
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
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
城外饑民市麻粃麥麴爲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
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
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
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會布
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
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
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懽呼相慶越三日大
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
下皆謝罪安石遠力求去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
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
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
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
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
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譏大臣甚衆

史纂要編卷五

入王著

奎

史

并詆臺諫皆如錫靈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誦詆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誣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辯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囊得王堯臣所贐銀三十

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蒙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吳無至請檢院投縣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

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

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頌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

意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
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會布誤
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
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誡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
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
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
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
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
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
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
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
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
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
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
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
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
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
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
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

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
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氏肝心底劊子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二十六

上卷分編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歷代史纂左編卷二十七

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吾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繫纓以

史纂左編卷二十七

司馬光

一

天

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繫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

史纂左編卷二十七

司馬光

二

瑞

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職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足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署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謾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秦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素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刺陝西義勇二萬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便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

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或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

卷之三

司馬光

五

道

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穎邨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

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策昔何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

卷之三

司馬光

六

道

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

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龜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

卷之八

司馬光

七

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遠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

卷之八

司馬光

八

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剛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

愚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
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
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
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
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
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
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
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
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
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
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
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
請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
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几連安石者如蘇
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
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
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

者矣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
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
薨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
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爲
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
豈不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
欲用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
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櫓悉
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
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
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各路獨得免徙知許州
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
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
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
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
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
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
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擢
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

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

東坡志林

不可見

十一

華

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今近臣於郡守

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官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

東坡志林

不可見

十一

華

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未罷而不可

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能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

東坡志林卷三

八司馬光

三

光曰此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

食以終其身程頤曰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匠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常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謫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

東坡志林卷三

八司馬光

志

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彼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謫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謫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

竟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
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
之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遣
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云
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
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
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
未有談禪者偶富弼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
大本木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
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翹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
矣

卷之三

八司馬

五

漢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
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
偏聽獨倂之弊而不生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
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

卷之三

八司馬

五

宋

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
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二年爲
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
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
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
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
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
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
安石安石益怒詆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
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

卷之六

七

七

七

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
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
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
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剗
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
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
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待讀
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
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
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

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
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
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
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
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
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
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
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
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

卷之六

八

六

革未暇與華而宋憲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薨
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
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
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
者轉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
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
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
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貴公著以爲言止罷知懷
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秋
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

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史集卷之三

八

九

籍

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詰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

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釐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

史集卷之三

八

十

籍

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

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
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
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
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
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
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風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
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
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
或半途思其言而止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
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
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
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
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
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
故頌後歷政畧似衍云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至
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
本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
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
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

制衣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
議若猶未也卽請考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
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祇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
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
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
異乎

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
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逼矣公
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
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
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
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
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
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
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

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聞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
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
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
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
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
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
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
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
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
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
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
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
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廢茶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
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
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
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
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

升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
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
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滿其意哉執奏不
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上天下謂頌及敏
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
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
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
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盡繫雖

蘇軾左編卷五

入蘇頌

五

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
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
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
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
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
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
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
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

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
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
自中華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
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
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
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
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臥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
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

蘇軾左編卷五

入蘇頌

六

持喪當厚餉汝輩旣而母爲婢所弑開封治獄法吏
謂李不明言使弑姑法不至死或諧頌欲寬世儒夫
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
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
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
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
罪何傷乎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頗以爲疑
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
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
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

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
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
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
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
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
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
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
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
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

臨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
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
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蔽竊
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
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
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
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
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
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
以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憂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勿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
敕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

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遠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
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
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
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
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
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
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
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
局闊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
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
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
壺壺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
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
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
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疑
之

卷之六

入奏

光

元

宋陳俊卿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
如成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
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
屬方飲其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
詰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恐
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
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
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

卷之六

入奏

幸

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
卿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
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
詔俊卿治淮東堡砦也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雅新
立申舊奸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
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
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
六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佐俾察軍
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

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燭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

史稿卷之七

陳俊卿

五

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檣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檣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吏部侍郎同

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戚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

史稿卷之七

陳俊卿

五

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為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按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

右相俊卿為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酒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指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觀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觀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陞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

史稿卷之五

入虞集

三

懷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

曰向士大夫奔競非之而十緣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觀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劄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

史稿卷之五

入虞集

三六

四

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于五人宥有志於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

奏卷之五

八

三

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救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卽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

奏卷之五

八

三

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昔日以錄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令怒者也曩者加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

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

奎案卷五十一

八 禁範

五

郭

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欲望陛下母以小恩廢大誼母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閫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

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

奎案卷五十一

八 禁範

平

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益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

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
奉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
疏自辯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
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
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
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
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
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
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啓
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

史集卷之五

入范

三

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
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
卽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卽範奏臣論
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
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
廷之紀綱斯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
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三
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曠若臻人無粒食
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遂輔
野苑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畧成風已聞

美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
原羣盜假名而煽起擣我巴蜀掠我荆襄擾我淮堦
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
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
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
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
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
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
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
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

史集卷之五

入范

三

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
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
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
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
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
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
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
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
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
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

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然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惑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六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

史鑑卷三

八 范

聖

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遠力疾入覲帝親書開心誠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有誤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用之而久於職毋使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

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園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指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弊抵牾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以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以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

史鑑卷三

八 范

聖

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
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
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
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
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
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
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
中外各修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
私而廢法勲舊之家卹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
重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

史集左編卷三

入桂

五

天恩

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
幾卒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
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
義三卷

史集左編卷三

入桂

五

元哈刺哈孫

哈刺哈孫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逃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衆擢啓昔禮爲千戶賜號答刺罕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刺罕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

聖鑑錄卷五

六

星

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十八年拜湖南行省平章政事初樞密置行院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帝善其言三十年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詣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

爲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

士卒而饋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稅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徵拜中書左丞相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五年同列有以雲南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

聖鑑錄卷五

六

星

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及次順元深嘗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疋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者纔十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孫曰微名首戮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

近用多不得其人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職罪十二章及丁憂婚娣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帝寢疾篤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乘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皆陰爲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哈郎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

卷之三

八

元

知通政院事察乃謀先日署文書給馬去阿郎開脫脫已去方詰問吏閱案牘乃止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知三月朔刻牘請署戊戌決以三月三日御勝聽署乃立署之衆人喜莫知所爲阿沙不花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不若先事而起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卽執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奸臣仁宗以太子監國

卷之三

八

元

與哈孫皆居禁中遣使迎武宗而武宗遲迴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醢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悅解衣衣之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卽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初仁宗之入阿忽台有勇力人莫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三宮盡幸其第賜與甚厚以慶元路爲使邑哈孫力爭之曰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制哉帝不聽禿剌因諧於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孫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以太傅右丞相和林省事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書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所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沿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王禮十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行省之務汝曹勉之母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

元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獵於燕南使歸獻其獲世祖見其骨器沉雄步履莊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卽命入宿衛成宗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大破其衆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投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語及之朶兒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

史集卷之三

八

聖

文

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丞相哈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京師卽俾馳告武宗以國恤時仁宗奉輿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太后以兩太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重光太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爲武宗年幹旃蒙爲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言遣近臣朶耳諭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疎陰陽家所言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進脫脫而言曰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爲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

設使我卽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姦謀動搖大本耳脫脫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卽行武宗親率大軍由西道進接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聞太后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深愛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時諸王禿列等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無二

史集卷之三

八

聖

文

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致言殆有譏間汝歸速爲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爲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卽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所報効矣先是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羣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趨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

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
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
弟之力爲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
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
未見爲扈從之臣撓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
敢祇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
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
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
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
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
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
凡大宴必命近臣數宣王度以爲告戒脫脫薦只兒
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憐爾忽憐爾
木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卽以所進之言授脫
脫及諸王大臣披宴服就列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
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
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太子脫脫方獵于柳
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
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寔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
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

卷之三

八

元

史

卷之三

八

元

史

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
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
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
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
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不能奪其議
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
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
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
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
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
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
中臺有賦罰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
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爲不軌脫
脫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秃徵其舊民於齊王
人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秃齊王懼
奔牙忽秃以避之遂告齊王反脫脫簿問得實乃釋
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大赤請以新軍萬人
益宗王丑漢庭議俾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
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秃忽魯二人
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爲中書左丞相仁宗卽

卷之三

八

元

史

卷之三

八

元

史

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

相是時鐵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

子英宗爲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

南人譖脫脫爲武宗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牀兀

兒失列門傳兩宮旨諭脫脫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

召汝今知汝無他其遠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雖

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深豈敢昧

所從乎還江浙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

召拜御史大夫時帖赤先爲大夫陰忌之奏改江西

行臺御史大夫帖赤噤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

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

薨年五十六至正初追封和 土諡忠獻脫脫嘗

卽宣德別墅延師以教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

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卽其中祠

之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

睦遜各有傳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二十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海運務前在卷坊有司誤纂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嘉興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宣興主 草

武進左 孫校正

相之四 被難

漢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

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

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

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

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

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

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索持句句光聞之告吏勿

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

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

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

玉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見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電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祭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

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廢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

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
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
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
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
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
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
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

東漢書卷之八

不義之徒

四

五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
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
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
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
兵行二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
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辜以誅

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
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
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
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
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
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
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

東漢書卷之八

不義之徒

五

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
贍故金帛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天絕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
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
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奸邪橫暴
盜賊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克滿山谷吏不能禁明
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
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效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
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遠不
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
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
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
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
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
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
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
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

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
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
貴中國之仁義如遠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
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
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
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
姓或因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
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止光
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
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
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
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
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
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
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
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御史自給車馬
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
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
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

號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傲慢不遜止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咎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

卷八

八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上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向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窠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

藩朝正朔朕之承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今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

卷八

九

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而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及見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錄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容以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自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

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宴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管宴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反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安

卷之六

八

十

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待詔以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

稱舉數譖訴太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

卷之六

八

十一

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速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寔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關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能師傳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懷則聖朝無所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夷

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止乃
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
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
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
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
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
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三

百

年

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也有詔加
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
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
殿門失關免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
察廉爲長陵尉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
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爲人剛直嚴毅
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
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
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
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三

百

年

后舅伍宏謀弒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
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
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
本章擢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
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
后父孔鄉侯傅宴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
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
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
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

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上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古

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倖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使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

私橫求恩臣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慙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寃獄有餘辭奏欲傳之長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古

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畧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

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
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
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
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
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
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
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
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
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許永信

卷之三

漢書

六

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
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
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
罪各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
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
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
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
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
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

薄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盃以擊地
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
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
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
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
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
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憤
置駟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

卷之三

漢書

七

漢

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
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
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
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
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
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
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
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

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
新甫侯追諡嘉爲忠侯

史記卷之八

漢書

大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
封赤泉侯高祖敕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
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
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
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大
常相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
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鶴雀銜三鱣魚飛集講
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
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
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
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人知
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
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
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
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史記卷之八

漢書

九

三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
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
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
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實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
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
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以爲失教夫女子
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
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

史纂要編卷五

後漢書

三

四

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
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大東
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指王豈不
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
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
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
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
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

上

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
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
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
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太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
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
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
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
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
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

史纂要編卷五

後漢書

三

四

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
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
故竟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滿
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
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
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
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
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
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
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

豐王求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鋼
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
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
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
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
為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震前後所上
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豐樊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

史集左編卷天

八 後漢書

三

豐

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
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
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
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
刃犯法有差乞為蠲除全騰之命以誘勸堯舜與今之
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
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
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悲恨之心及車駕行還
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
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
罪懷悲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
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古遺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
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

史集左編卷天

八 後漢書

三

樊

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
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
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
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
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倖臣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
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
中牢具祠竟而有靈倘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為象
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收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膺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催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

卷之三

八

三

七

不受以廉潔稱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政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綏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太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權秉稱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召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衆穢宜絕橫拜以塞覲覲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備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城頃者朝廷

卷之三

八

三

七

并除恩加監諫賈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
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
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
州刺史累有減罪梟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取受罪
臧累億并牝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
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
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繩治以謝一州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
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

參在臺天

六書

美一

林

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闕司昏守夜
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
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
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統素雖季
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衆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
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侯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密臣

近乎覽宜急屏去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所宜宥
請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掾對曰春秋
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
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規諫多見
納用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遠不復娶所在以淳白
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八年薨時年七
十四賜塋陪陵

史纂左編卷天

八後漢書

毛

林

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
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
初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
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為少府光
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維蛇女子之祥
故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

甫之權制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二年拜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五年拜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諫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緒和元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婚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克先師之末累世

史記左傳卷六

後漢書

天

見寵無以報國復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蜺者也於中平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譁誼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按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

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雕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蜺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恠則修德諸侯見恠則修政卿大夫見恠則修職士庶人見恠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

史記左傳卷六

後漢書

天

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榮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現苑賜復上疏諫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

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
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師
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
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遂成其患且欲
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
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
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
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四

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
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
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
三后成功惟殷於民陶臯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
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為司空薨

子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
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
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賜
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

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
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
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
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
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咨怨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
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
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
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四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
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
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
大兵驅之可令諸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
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
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
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執也
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
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

等詣闕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選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拜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

史記卷之八

後漢書

三

高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掛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永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蹙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

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惟其速使靡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

史記卷之八

後漢書

三

袁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後漢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取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援自困殆龍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

後漢書

卷八

李固

傳

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

後漢書

卷八

李固

傳

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等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
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
朝號令豈可踰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警啓

史記卷八十八

奏

奏

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
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
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
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
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
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

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
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
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
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
中郎商以弟父輔政而柔和自己守不能有所整裁災
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
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賤無駭以閉利門夫
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

史記卷八十八

奏

奏

朱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
道者帶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
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嬙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自乳養無委保安鑒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棄望
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
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官省之內窳有
陰謀孔子曰智者見幾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
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於端門之側月者太臣

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
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
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
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舉與之更
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欲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
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
罪遠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
愈急冀遠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
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
留任職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遷將作大匠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
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
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
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
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

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
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
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固以清河王
蔣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
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祭周霍之
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
年八歲是爲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
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
幼小可起陵於憲堊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
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
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
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
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
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藉古無以承天
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
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朱臣
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
自隆枝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
先舊或富室賄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
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

出入踰後輦輦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繫旋偃仰從容台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損傷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諍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繫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進鳩帝苦

卷之六

後漢書

一

汗

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使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惡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恐有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

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

卷之六

後漢書

一

知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

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
害乃更奏前事遠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
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
以古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
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
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
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樊
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今有敢臨
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
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
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
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
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
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
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竭地厚不敢不踣耳目
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
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棨
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
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

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述以爲德行一篇
煖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煖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煖託言
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平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煖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今煖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煖從受學酒
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煖煖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
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煖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煖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舉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舉主上
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煖謹從其誨後王成棄煖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愛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
 角賊所畧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熒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熒以謗毀宗室輪作
 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熒爲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旣以
 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爲鄴
 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
 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
 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熒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撻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誅貴賣友
 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熒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ZW 21181888515389